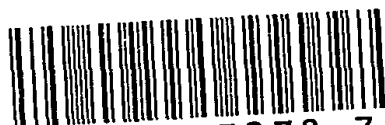


寿
福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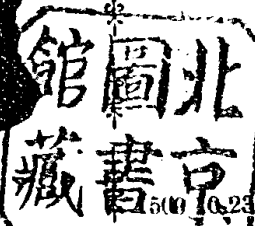
627.88
078
2:1

拳禍記



3 0649 3278 7

No 731



A073150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姚大司牧准刊

土山灣印書館第二版印

拳禍記序

古人有言。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循環之理。千古不磨。故八埏無常治之民。五洲無永安之國。災害流行。何代蔑有。以堯之神而有九年之水。以湯之聖而有七年之旱。他若蝻蝗疫痢。內寇外仇。聿考古今。何堪悉數。大抵禍之生也。非天宰之降殃。卽人心之乖正。遠則強隣侵逼。近則邊省詭謀。從未聞事起朝臣。初無貳志。以忠義爲美名。以宗社爲孤注。直至大難不可收拾。如光緒庚子之禍之巨且異者。何謂巨。曰來攻者八國。被灾者十

省。京師淪陷。

乘輿播遷。人民死者十數萬。官吏亡者千餘員。舉國驚惶。勤王勞瘁。褻大內爲軍營。割禁城爲租界。停州縣之考試。撤津沽之礮臺。賠款之繁。四百餘兆。竭四十載民膏。始足以填此壑。嗚呼。民力憊矣。國恥張矣。謂爲巨禍。誰曰不宜。何謂異。曰當此之時。

太后無縱匪之意。

皇上無專制之權。惟三四愚臣。素志仇洋。一聞拳匪神術。克避礮

子。不畏刀鋒。以爲洋人所恃。火器已耳。今能挫其所恃。何不可逞我欲爲。遂思用民力以逞私忿。張民氣以壯國威。不知邪不勝正。人盡知之。況以不教之民。突列行伍。無械之衆。深入鎗林。非人至愚。皆云不可。而孰意上而王公。中而官紳。下而民庶。其以拳術爲可恃者。十居六七。以故喧動一時。決意與洋人爲難。不自量力。冒昧造災。謂爲異事。誰曰不宜。今幸轉環有日。和議早成。特恐痛定思痛。不久卽忘。故其禍不可以不記。記之而臥薪嘗胆。今日之禍。卽他日振作之機也。記之而僞術愚人。咸知

鑒戒。覆於前不復蹈於後也。記之而匪徒仇教。教民無悖亂之跡。可以明也。所惜者措詞不文。無以供法眼。加之各省來稿。雅俗不同。雖曾僭墨。不獲馬入一軌。世有知我者。其亦諒我也夫。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南沙李杕識

光緒皇帝御容



拳禍記

凡例

一。是編載光緒庚子年拳匪之禍。因名拳禍記。按禍之巔末。事端疊出。亂若積麻。茲分上下二集。上集專記國難。顏以拳匪禍國記。下集專記教難。顏以拳匪禍教記。

一。是書宗旨。錄天主教被難情形。與教中致命事蹟。但不載國事。後人不知教難之由來。故二者兼及之。

一。庚子被難有天主耶穌希蠟三教。希蠟教人數無幾。被難亦鮮。故不必誌。耶穌教被難。彼教已有專書。不待予贅及。是編錄天主教諸難。最詳且確。

一。書中所載國事。概錄中國明文。并譯西國藍皮書。駐華公使被圍記。聯軍東西員戰事記等書。舉皆切實可憑。非浮言泛辭之比。其教中事。均錄各省 主教教士之函。或自西報譯出。其原文亦教士

所作。自可深恃。惟地名人名。間有不知華字而僅譯其音者。尙待更正。

一。書中措詞清淺。恐非文士所忻觀。然事貴率真。藉資考鏡。若夫詞章之雅麗。末也。非本也。重其本而畧其末。是所望於閱者。

一。西書西函記拳匪亂事。其年月日均從西歷。是編悉改華歷。用見各事相乘。無稍顛倒。

一。各省教事。煩簡不一。因難之多寡不同。無由歸之一轍。

一。是書載各省教堂教士教民之數。均自羅馬傳教部庚子年清冊譯出。藉觀教務之盛衰。用測受禍之巨細。亦比例之一法也。

拳禍記上編拳匪禍國記

目錄

拳團原始

見一張

拳禍緣起

見四張

奸臣禍國

見八張

政府被惑

見二十六張

拳匪偽術

見三十六張

拳黨橫行

見三十九張

客使被戕

見五十四張

華洋決裂

見六十五張

大沽失陷

見七十九張

薛軍敗績

見八十四張

華兵攻天津租界

見八十八張

聶士成殉難

見一百三張

津城失守

見一百九張

忠臣冤戮

見一百十四張

南數省相約保護

見一百三十五張

軍士勤王

見一百五十三張

使館被圍

見一百五十七張

俄侵東三省

見一百七十一張

聯軍進京

見一百八十八張

兩宮西巡

見一百九十六張

官紳殉難

見二百十六張

聯軍剿匪

見二百二十二張

懲治罪魁

見二百三十張

中外議和

見二百五十四張

會議賠款

見二百七十二張

議定約章

見二百七十八張

中俄新約

見二百九十張

國書

見二百九十五張

拳禍記

目錄

回鑾誌盛

見二百九十八張

慈禧皇太后御容



拳團原始

義和拳昉於 本朝初葉。雍正五年冬十一月。

世祖憲皇帝諭內閣。聞向來常有演習拳棒之人。自號教師。召誘徒眾。鼓惑愚民。此等多係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而強悍少年。從之學習。廢弛營生之道。群居終日。尙氣角勝。以致賭博酗酒。打降之類。往往由此而起。甚且有以行教爲名。勾結劫盜竊賊。擾累地方者。若言民間學習拳棒。可以防身禦侮。不知人果謹遵國法。爲善良。尙廉恥。則盜賊之風盡息。而鬪訟之累自消。又何須拳棒以防身乎。若使實有膂力。勇健過人。何不學習弓馬。或就武科考試。或投營伍食糧。爲國家効力。以圖榮身上進。豈可私行教習。誘惑小民耶。着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拳棒一事。嚴行禁止。如有仍前自號教師。及投師學習者。卽行拿究。庶游手浮蕩之徒。知所儆懼。好勇鬪狠之習。不至漸染。而民俗可歸於謹厚云云。

當時地方官奉行不力。未將拳會盡絕根株。故嘉慶十三年七月戊寅。

仁宗睿皇帝。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眾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眾。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等名目。橫行鄉曲。欺壓善良。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緝辦。清查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鬪之案。拿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靜閭閻。不可養癰遺患等語。

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軍機大臣。又奉

上諭。王秉衡卽王景曾。其族分住直隸灤州。及盧龍縣等處。以大乘教清茶門。分往外省。傳徒斂錢。着那彥成卽派委幹員。前往灤州及盧龍等處。將王姓族中傳教之人。全數收捕。勿令兔脫一名。解至省城。嚴行審訊。訊明後。將爲首傳徒者。問擬絞決。其爲從者。分別發遣流徒等語。

旋經

那彥成覆奏。大乘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郅老爺門下。其郅老爺係首先傳教之河南商邱人。郅生文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等語。

據此則義和拳乃白蓮教之流亞。邪術惑人。顯有確証。

已上見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拳禍緣起

光緒二十年甲午。中國日本以高麗事失和。輾戰疆場。華軍敗北。日已得遼東數州縣之地。顧俄國垂涎於東三省。由來久遠。今爲日人所得。何以遂素懷。因謀于法德。從中出阻。不許日人割取滿洲。以臺灣易之。日人畏三國之力。不敢誰何。忍氣允之。非甘心焉。德人以阻日有功。索廈門以爲謝。

上不允。德皇怒。乘丁酉十月。山東鉅野縣大刀會匪。殺天主教德教士二人。立飭水師登岸。奪膠州澳三炮臺。暨四周百里之地。無何。英索威海衛。俄索旅順。法索廣州灣。無厭之求。層出不窮。朝臣皆切

齒。庚子五月二十五日。上諭有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之語。即指此。往者遇有戕殺教士。焚燬教堂重案。恒以賠銀了事。從未罪

及大員。近歲以來。西使不肯遷就。必欲懲禍首而甘心。前年川匪火省城教堂。川督劉秉璋近在咫尺。坐視不救。法公使堅請。中朝褫劉職。

上允之。此次鉅野之案。東撫李秉衡先接教士告警函。置之不理。因之匪胆益張。戕害二命。德公使請

中朝革李職。

上亦俞允。但封疆大吏。望重綸扉。乃以西人偏而黜退。冤死狐悲。群臣震怒。於是惡洋之意益深。近年西教盛行。從者日衆。其間以教士爲護符者不乏其人。以致怨家忿恨。局外不平。向以西教爲眼釘者。至是更甚。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四日。總署奏定地方官接見教士章程。明言無關教會之事。教士不得干預。惟教民因教被壓。教士亦可代白。於是奸紳劣董。有爲教士所控。大受恥辱。咎雖自取。而忿恨何能自己。會己亥春。山東清平縣大刀會。改名義和團。以仇教爲宗旨。時值山左饑荒。貧民乏食。聞仇教可以發財。羣起附和。動輒千人。祇計桂平一縣。是年習拳之廠。多至八百餘所。他處可以類推。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嚴禁拳會一摺。上年山東巡撫電稱山東義和拳會。以仇教爲名。到



目頭匪拳

處滋擾。并及直隸南境一帶地方。叠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壓。此種匪徒。私立會名。聚眾滋事。恐無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廣。迨至釀成巨案。勢不得不用兵勦辦。所傷實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隸山東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聚眾滋事。係屬違禁犯法。務須革除積習。勉爲良民。倘仍執迷不悟。復蹈故轍。卽行從嚴懲辦。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地方官如遇此等詞訟案件。卽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論民教。勿許稍涉偏倚。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欽此。

三月初二日。又奉

上諭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誼。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與教民爲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所當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忿。致起釁端。自干咎戾。著各該督撫嚴飭地方官。隨時剴切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久相安。庶無負諄諄誥誡之至意。欽此。

按拳匪爲烏合之衆。無紀律。無軍械。旣奉剿辦之令。何難發一彈。舉一刀以芟除之。乃竟蔓延十餘省。遺禍不可收拾。豈匪力致然哉。要惟毓賢李秉衡創禍於前。剛毅端王趙舒翹裕祿成禍於後。致有此難。

皇太后素重邦交。以大智臨萬民。恩德洽中外。詎不知外衅之不可啟。特以拳禍方興。倒持太阿。遂致勢成騎虎。欲下不能。亦意外患也。事平後。北京樊國樑林懋德兩主教入覲。

太后

皇上。

太后慰言拳匪之禍。此後必不復來。爾曹儘可安心等語。其悔忿之心。躍躍於言表。

皇上自光緒二十四年秋。奉

皇太后訓政之命。一切幾務。悉置不問。故滅洋滅教之謀。未嘗與知。故其禍實昉於端剛諸人。事祥後

章茲姑不叙。

奸臣禍國

上章余言拳禍創於毓賢李秉衡剛毅端王等。茲以若而人之事。分析述之。

李秉衡○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李秉衡撫山東。壹意仇視西人。聞齊魯有大刀會。以誅鋤西教爲本旨。李心許之。坐視其滋長。二十三年丁酉。大刀會存在興謠。行將燒教堂殺教士。李秉衡不惟不禁。反以爲義民。教士乞援於地方官。官知中丞意。不之理。是年十月初七夜。大刀會殺二教士。傷至二十餘處。德以六款要。中朝。其四曰須將東撫李秉衡革職。中朝不允。升李爲四川總督。以張汝梅撫東省。德人滋不悅。向總署爭辨。不得已。始將李開缺。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山東鉅野縣有盜匪傷斃教士之案。開缺四川總督。前山東巡撫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預防。以釀巨案。着交部議處欽此。德廷聞之。謂議處不能蔽辜。請將李秉衡革職。永不叙用。總署

王大臣向德使再四乞情。刪去永不叙用四字。惟不准日後再蒞大員之任。於是李以西人爲切齒仇。不能共戴天矣。李與毓賢交善。毓則依剛毅爲護符。三人皆守舊。痛憾西人。峻拒變法。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慈旨以剛毅補授軍機。剛於召見時。讚李秉衡才。謂其果決有爲。當世不可多得。不久果

召見李秉衡。着查辦盛京巨案。事畢後。

特旨授爲長江水師提督。李過武昌。訪張孝達制軍。謂曰。北方已備不虞。

太后命僕南來。料量諸事。孝帥問有何舉動。李曰。除外人。孝帥未悟。對曰。此間延用之西人。已陸續辭

卻矣。李曰。未足。必使貴部兵士。同恨西人方可。李與朝臣早謀啟釁。於此言見之。庚子夏。毓賢抵山

西巡撫任。告司道曰。義和拳確是義民。其魁首有二。一係鑑帥。

李秉衡號鑑堂

一卽我毓賢也。斯言由親聞

者傳出。確實無疑。是年五月。北方匪勢大熾。南省督撫會銜電奏。力懇剿匪。請李署銜。李卻之。後兩

廣總督李鴻章擬剿匪之摺。請李會銜。李不得已。陽順而陰違之。後秉衡密奏。

自請募兵北上。謂西兵專尙水攻。不能陸戰。我國有億萬勁旅。不難一掃而空之。既奉

朝命。着帶兵來京。卽向江督劉制軍坤一。索兵數營。用勤王事。劉以北亂熾昌。恐土匪乘機起事。無餘兵可撥。辭之。李在金陵。自招湘勇十餘營。渡江而北。及至清江浦。部下兵皆散。李回白下。領他軍北上。轉輾遲延。多費時日。比到京。西人已陷天津。

皇太后焦灼萬分。一再

召見。李猶言可保無虞。藉慰

宸注。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李秉衡着幫辦武衛軍務。所有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營。均歸該大臣節制。欽此。

未何。洋兵自天津起程。節節進步。華軍不能敵。逐漸退舍。李於初十左右出京。駐楊村河北塢。所統

三十營。見西兵至。不戰而潰。李自維不可對。

朝廷無顏見僚友。羞憤交生。仰藥自盡。死前作書別僚友云。

諸位兄台賜覽。弟刻自馬頭退抵張家灣。此衡死所也。馬頭已失。萬本華尙一戰。傷亡數十人。張十營僅剩一營。早間敗後。只數騎。頃云已集三營。夏猶在馬頭西南。未退。陳則面稱亦有數營趕到。勉強列隊於西。大約不戰自潰矣。馬玉崑僅於十五早。在楊房村口一晤。晤時見賊卽退去。昨亦退在馬頭。晨起請議戰事。則又北去矣。軍隊數萬。充塞道塗。就數日目擊。實未一戰。村鎮巨鎮。如河西塢、張家灣。俱焚掠無遺。小村亦然。身經兵火屢屢。實所未見。宋則總未得見。頃聞已在通州。兵將如此。豈旦夕之故。衡上負朝廷。下負斯民。無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無心人矣。天下事從此不可問。罪臣罪臣。弟秉衡叩別。謹上。李亡。朝廷曲諒愚忠。從優賜卹。

八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幫辦武衛軍事務。前四川總督李秉衡持躬清正。辦事公忠。起家牧令。洊陟封圻。所至去弊懲貪。民情愛戴。經朕特擢四川總督。旋因事降調。因病在告。上年召見該督。因其精力未衰。特命前往奉天查辦事件。旋命巡閱長江水師。藉資整頓軍務。初起特召來京。該督冒暑過行。受命督師。甫及到北。倉皇出戰。以致師出無功。此實由於兵額素缺。將士不能用命。朝廷並未加該督失律之咎。乃聞李秉衡以兵敗潰退。竟於七月十七日。殉節於通州之張家灣。雖尚未見奏報。考訪業已確實。悼痛之懷。曷云能已。李秉衡着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着加恩予謚入祀昭忠祠。派廷雍前往奠醑。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子幾人。現在有無官職。着盛京將軍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軫卹忠盡至意。欽此。

自來大惡必昭。僞行終當敗露。李秉衡建議滅洋。以義和團爲羽翼。卒致京師失陷。奇禍靡倫。雖朝廷曲宥其愚。而各國指爲首禍。因照會慶王。李傅相。請重辦罪魁。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內閣

奉

上諭。李秉衡好爲高論。固執釀禍。應定爲斬監候。惟念臨難自盡。業經革職。撤銷卹典。欽此。自是李秉衡仍爲百世罪人矣。

毓賢○毓賢號佐臣。滿州正黃旗人。光緒己亥二月三日奉

旨補山東巡撫。抵任後。循李秉衡轍。一意護大刀會。某日道出兗州。會匪持械出迎。毓賞以銀兩。并云善習爾術。將爲國家大用。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毓不之禁。無何。匪黨大張旗鼓。在在與教民爲難。毓飭各州縣。凡教士來函。悉視爲廢紙。匪乃高張紅旗。大書保清滅洋。山東撫提部院毓等字樣。教士請彈壓。毓答以教民自惹其禍。被害亦其應得。九月初五六日。平原岡李莊等處。匪聚千餘人。滋擾教民。蔣邑尊出外彈壓。匪開鎗擊之。斃官役數名。致傷尤眾。毓懼。委濟南府盧太守帶兵前往。匪

知虛聲恐嚇。愈肆猖狂。十四日。朱紅燈王之邦遞書營官。請一戰。旋即傾巢而出。殺官兵二十餘人。傷三十餘人。毓不懲匪。反欲參盧太守。及袁統領與藩臬兩司。代爲乞情。始免。平原役總陳德和拿匪四人。毓大怒。下陳獄。紳士八十人環求釋放。毓不允。欲置之死地。匪首劉曰清等。糾匪二百人。建保清滅洋四旗。搶教民數十家。請撫憲釋前拘之匪。毓盡釋之。出示改大刀會名目爲義和團。十月初。桂平之匪。樹毓字黃旗。禹城西南有一僧。爲大刀會首。是月初四日。率眾燒苗家莊教民十六家。及西式教堂一座。此後連日燒劉家集。王官屯。鄭家營等教民家。多不勝計。濟南馬主教致書楊令。楊答以撫台面諭。教士之函。當作廢紙。不准理案。各州縣所答畧同。既而桂平梁莊王香爐莊姚家莊吳官屯小張莊八里莊等教民。多被搶殺。總署以法公使畢大臣之請。行文山東毓視爲具文。未辦一匪。由是匪胆益洪。鬧教更烈。教士稟報法使。轉報總署。十一月初四日。奉

旨毓賢着來京陛見。山東巡撫着袁世凱署理欽此。某京官著原匪一篇。云此次變生意外。實由毓賢

起而毓與剛毅爲莫逆交。前者剛劾江督。廷對時。以毓賢爲証。毓開缺入京。極口揄揚義和團忠勇。剛毅端王莊王皆信之。飾詞朦奏。遂有着毓賢巡撫山西之命。入旗子弟之顯要者。以端剛爲柱石。望風承旨。交口稱義和團神術。風聲所播。舉國若狂。上自邸第。下至寺人。靡不習拳。毓得撫晉之命。迅速出京。於四月初抵任。自稱義和團統領。藩司李廷簫。素恨洋人。嘗謂洋人若來。我藏刀靴中。與之拚命。與毓相見之下。深爲契合。五月初。平陽府團民焚燬教堂。府縣詳報。稱以團匪。毓斥之。自是屬吏皆唯唯。五月中。毓命機器局造鋼刀二百柄。分給拳童。街上有二師兄等。紅巾紅帶。騎馬遊行。一人持刀隨走。六月初一日。大師兄進撫署。密談良久始出。午後四下鐘。山西富主教以大同教案赴轅告急。毓不見。主教回後。毓往滿城飭備硫磺火把煤油等引火之物。至晚八下鐘。英教堂起火。毓賢偕司道府縣往觀。袖手不救。有營官三員。欲灌水。毓不可。任聽軍民殺人搶物。一時火燄飄飛。英教士無容身地。拚命逃出。向眾云。光緒初年。晉省大祲。予儕捐銀五六萬。活人無算。今如

此無情耶。一英婦抱孩出。聲言予行醫。歲治都人三四百。今求留我一命。眾人不之憐。一兵當頭一棒。立即倒地。兵推入火中。婦再三爬出。仍復推入。以火椽壓住。卒與孩同死。

毓害天主教情形。詳見山西教難記。毓有

老母年已八十餘。與子婦孫女。日夜啼哭。勸毓勿惹奇禍。毓悍然拒之。慘殺如故。團民以仇教爲名。遇富家殷舖。搶掠淨盡。殺其居人。曰。我見其額上有十字。故殺之。平民無端冤死。多不勝計。團民將所搶衣物。灘滿街頭。公然呼賣。亦有將箱籠送入撫署者。毓黑夜出署。短衣微行。令標兵夜住署中。藉資防禦。上房外院。恒有勇丁駐守。諭民間多懸紅燈。違者遣兵撲責。緣是初惟省垣中。紅燈滿街。未旬日。山西全境。遍懸紅燈矣。各戶用黃紙朱書一聯云。義和拳神用。功成扶大清。六月終。毓自請帶兵勤王。奉

旨着帶兵來京。不料毓有是請而不敢去。促藩司李廷簫兩次奏留。

上未允。諭李廷簫護理撫篆。不得已。毓於七月十六日帶兵出城。遲遲其行。直至聯軍入京。事不可爲。

遇

兩宮於途次。李廷簫於二十九日前往迎。駕。李鴻章與各國議和。德皇令將縱亂罪魁。先正典刑。然後議約。遂於閏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毓賢着開缺。另候簡用。山西巡撫着錫良補授。欽此。事聞各國。以未懲罪魁爲詞。不肯議約。駐德欽使呂鏡宇侍郎。駐俄欽使楊子通侍郎。駐英欽使羅稷臣京卿。駐美欽使伍秩庸京卿。駐法欽使裕朗西京卿。駐日欽使李木齋閣學。均於閏八月初九日。電參釀禍諸王大臣。以李秉衡爲禍首。次毓賢。次剛毅。次趙舒翹。次董福祥。次端王瀾公。措詞殊形忠懇。李鴻章亦電參首禍諸臣。南省劉張兩制軍與盛京卿宣懷。皆先後彈劾。九月初五日。盛京卿附片。謂此次拳匪流毒畿疆。不三月而宗社顛危。

乘輿遷播。非常之變。禍根實伏於山東一省。撫臣毓賢前在東省。倡爲義民之說。縱令會匪。仇殺教民。

去冬在京。結徐桐剛毅等。多方煽惑。自稱拳首。並捏稱義和團不畏鎗砲。一派虛言。徧傳都下。及其在晉。誘洋教士五十餘人。至省駢誅。身爲疆吏。一味任性。竟不一念天下大局如何收拾。義和團實倡自毓賢。王大臣之所以縱庇拳匪。皆惑於毓賢之說。朝廷制律議罪。以謝天下。並以謝各國使臣。毓賢爲社稷蒼生所不容。實難稍事姑息。臣爲大局計。不敢再事緘默。疏上。於是月十九日。奉

上諭。已革山西巡撫毓賢。在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爲。情節尤重。着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欽此。各國公使以此懲爲未足。堅請以端剛董三人正法。用杜後日之禍。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今爲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已行抵甘肅。著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欽此。

此諭自西安行在發出。除夕抵甘肅省城。署督李廷簫讀後。轉告毓賢。毓賢自知王法難逃。對曰。爲國捐軀。亦屬甘心。其如執事何。李循思良久。自知山西之禍。已亦力助釀成。因於元旦服毒死。何福堃代理督篆。定初六晨斬毓賢於北門什字觀後。蘭州紳士聞之。初三日張貼告白。大旨謂毓大人犯罪來甘。今奉旨於初五夜出斬。實係冤曲。如有願救者。明日請至什字觀商議。毓賢聞有此舉。發出一紙云。嘗聞君子愛人以德。成人以美。賢獲罪朝廷。死固宜也。既無所悔。又無所懼。身爲大臣。理當奉法。頃聞有人在本城各處張貼告白。約會大眾。代賢請命。此事萬不可行。賢在山東山西巡撫任內。辦理教案。未能庇護彼族。實有辦理不善之咎。前者朝廷謫賢荷戈出塞。洵屬格外保全。奈彼族要挾不已。必欲殺賢而甘心。故今者置賢於法。非出朝廷本意。實有萬不獲己之苦衷。賢所仰體而默喻者也。以故死而無怨。且琴操有言。天王明聖。臣罪當誅。爾等讀書人。諒必知之。俗諺亦曰。君教臣死。不敢不死。爾聽書看戲者。亦必知之。若如公等率行妄請。不惟無濟於事。朝

廷必加賢以買民沽譽。不遵典刑之罪。公等思之。是愛賢乎。抑害賢乎。且糾集千萬人。品類不齊。保無哥會匪徒。混跡其中。乘機滋事。此又賢爲貴省過慮者也。務祈速作罷論。使賢光明正大。守法以死。是爲至感。是爲至幸。如不聽鄙言。賢惟有刻速自請執法者行刑。是大眾速賢之死也。大眾之心安乎否乎。區區微忱。伏惟諒之。再賢以罪臣。謬蒙貴省仁人君子過愛。凡有來者無不接見。惟近數日精神不支。且料理身後一切事宜。無暇更見。果承矜憫。俟賢授命。卽魯酒一杯。紙錢一陌。賢魂魄有知。無不含笑謹領也。毓賢謹白。毓又撰對聯云。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愛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二宮心。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髦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我殺人。朝廷殺我。夫復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空嗟有負。聖明恩。毓有三妾。一妾隨侍老母。留住太原。一妾有七齡女。毓令其撫養。又一妾則逼其自盡。聯中有妾死

臣三字。卽指此。正月初六日早。天未曉。何廉訪率武員某。至什字觀呼毓賢出。甫及門。毓自跪地。武員舉刀斬之。因不慣於殺人。心爲之餒。傷其頸。首級未墮。毓連呼不行不行。一价在旁。憐毓痛。取刀力斬。頃刻首墮。役人收葬之。禍首之事遂終。故相李鴻章於議和之際。猶瀕呼毓賢國賊。此言信然。

剛毅○剛毅滿州正白旗人。號子良。歷任山西江蘇巡撫。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補授兵部尙書。兼軍機大臣。四月十二日。奉

旨往江南一帶查辦事件。旋往廣東。舉辦團練。斂浮賦。索捐於紳富。甫匝二月。捆載回京。聚銀不下千萬。每見洋務人員。動斥爲漢奸。金陵儲才學堂。爲劉制軍坤一所創。專攻格致之學。剛不悅。立命閉之。戊戌夏。

上銳意維新。欲有所改。剛必力阻。

上怒。謂左右曰。朕召見大臣。每言變法。剛毅獨盛氣言不可。朕他日事事革舊。採用西法。看剛毅更作何語。中國交外。垂六十年。向來定約。在戰敗之後。欲有所振。不得不求進步。以開民智。內治既修。國勢方強。此後更條約。改稅則。挽利權。皆易從事。若壹意守舊。不思革弊。何能濟事。剛毅則斥西學。惡西人。嫉變法。慫恿端莊。執持舊制。保定涇水縣祝召棠大令。到任未久。以嚴防民間習拳爲首務。時有北高洛邨生員閻肇修。與教民涉訟。積恨在心。遂聚眾練拳。思所以洩忿。大令親往開導。閻不服。并聚眾與南高洛邨教民爲難。大令馳往彈壓。爲匪徒所圍。幾將不免。幸有紳董勸解。始得回署。大令電請張觀察蓮芬。楊副將福同。率兵至涇。獲匪數十名。匪愈忿。指大令爲教黨。率眾攻撲。大令與之接仗。斃匪數十名。擒獲定興姜邨大師兄蔡培等數十名。未幾。涇州拳匪勾惑涇境石亭驛頑民。聚眾肆擾。楊副戎率隊往勦。反爲匪困。亡於陣。大令請聶軍楊副將慕時。率隊至新城高碑店。與匪交戰。斃匪二百餘。大令欲約期進剿。適剛毅來涇。斥楊副戎誘擊團民。斥祝大令擅殺義民。均予撤

任。按剛毅來涿州。奉有初九日

上諭。着剛毅趙舒翹同往涿州。勸解拳兵。不復與聶軍相敵。十一日剛到涿。召四匪目。再三勸散。匪目不從。欲聶軍先退。剛然之。十二日武衛中軍前路統領孫鎮軍萬林入見剛。剛面諭致函楊副戎飭將高碑店營隊撤回。不再與義和拳相抗。楊得函覆稟剛毅。謂卑職於前月二十七日。由蘆臺出兵。暫駐高碑店。二十九日。遇拳民焚燒鐵道之變。情形甚於叛亂。當時若非以兵力從事。京西之鐵道。無寸軌留遺矣。然亦未嘗放手痛剿。所殺不過十餘人。至初二日。奉相機剿辦之旨。剿辦既須相機。未敢輕舉。然拳民以卑軍在此。不能任其鴟張。日日有撲營之信。卑職祇嚴爲之備。而不進攻。初九日。突有大股三四千人。分作三道。意圖越過卑軍。卑職伏思若不與爭持。則孟浪有罪。覆沒亦何嘗非罪。且戕殺武員。焚燬電杆鐵路。諭旨已謂與亂民無異。據理準情。不得不向前阻截。此後畧與創懲。遂未敢再來。足見其技止此。中堂幸勿誤信人言。致朝廷受其禍。百姓被其殃。實爲大局

所係。中堂命將營隊撤回。其撤至何處。抑或回防。應請明示。方能奉命。此十二晚間之稟也。十三日早剛毅下札抵楊文。曰本閣部堂奉命前來查辦事件。本月十二日。路過豆店地方。風聞初九日有楊分統在高碑店誘擊拳民百餘人。拳匪滋事。固宜示以兵威。但內中良莠不齊。亦當分別首從。且蚩蚩之氓。皆係國家赤子。本閣部堂不惜舌敝唇焦。正在剴切曉諭。宣布朝廷德化之際。忽聞該分統有誘擊拳民之事。恐釀成巨案。更不易了。是以先令孫統領致信該軍。暫勿進兵。該分統應如何布置。本閣部堂既不能節制。惟有查明是非。據實入告云云。當晚楊又遞一稟。大旨謂京西自蘆溝橋以迄涿州一帶。皆拳匪之淵藪。卽卑職之寇仇。中堂於此。採聽人言。豈有以卑職爲是者。卑職自駐高碑店。匪燒鐵道。騷擾日甚。卑職祇以理論。迨至理論不可。始以鎗炮從事。拳匪退後。三出示諭。以期解散。奉初三初六諭旨。尙未進攻一步。初九日匪糾三股來撲。相隔半里。若再不抵敵。則三營器械。盡付塗炭。且如省城大局何。不得不遵旨相機剿辦。後亦並未窮進。蓋本意在解散。

不在剿辦也。卑職一舉一動。皆遵 朝廷之諭旨。上憲之指揮。未敢自有所主。今既奉中堂申飭。又未奉示撤兵之處。惟有仍駐高碑店。以俟大命。聞中堂即日來此查辦。幸勿以拳匪相隨。拳匪與卑軍爲讐。如其無端生事。卑軍亦不能束手待斃。是益重卑職誘擊之罪。而於中堂撫局。亦大有礙也。剛毅連日勸匪解散。無濟於事。乃發告示數紙。返京覆 命。二十日 召見。剛奏稱義和拳忠勇。且有神術。

太后心爲之動。是日未初。 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商議戰事。許竹簣侍郎曰。現在各國兵艦雲集。萬不能戰。剛曰。有團民足恃。二十三日。榮中堂接南省督撫。請剿匪之電。呈示軍機大臣。端剛皆面斥之。六月初六日。剛奉統率團民之 諭。亦未展一籌。坐視其糜爛。七月二十日。洋兵近逼京城。太后召見五次。末次已在亥刻。見面者。惟王剛趙三人。二十一日早。

兩宮西徙。剛毅隨 駕。八月十七日。抵太原。二十五日。李鴻章密參肇禍王大臣。外間無有知者。二十

六日。

兩宮召見端莊。面加申斥。剛毅在旁。不敢出鼻息。閏八月初八日。

兩宮幸西安。剛亦隨扈。行至聞喜縣。剛病。折回侯馬鎮。延至閏八月二十八日逝世。先二日。法使致書慶邸。請以端剛董三人正法。剛以先故得免。亦其幸事。十二月二十五日。

皇上降罪臣之詔。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並曾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著追奪原官。卽行革職。欽此。是卽剛毅之所終云。

政府被惑

仇洋之意。昉於毓賢李秉衡剛毅。然三人之力不能起事。因煽惑莊邸端郡王徐桐趙舒翹諸人。相與計議。早定毒謀。己亥四月。法員鮑能君因事往蒙古。謁見蒙古王。瀕行之際。王曰。非今年。卽明年。亂事將興。敝境天主堂。勢將不保。請先報貴國。勿以予保護不力爲怪。此言見法國黃書。是年夏。江

南徐州府一帶。已有東省拳師徧歷各村。教授拳技。其所坐之車。插一小旗。上書義和拳師字樣。庚子春。禍機未發。有人致書字林西報云。余非戲言。實知中朝之意。欲盡殺西人。將歷年讓於西人之險要。及各埠租界。盡數收回。是謀莊親王端郡王剛毅趙舒翹李秉衡毓賢六人主之。今京中練成新兵七萬二千人。爲發難之計。北省義和團爲大軍羽翼。何西人茫然不知也。西人閱是函。笑之以鼻。目爲謔語。初不料其言確有憑也。五月初。駱殿撰成驤放貴州主考。往見禮部尙書啓秀。啓秀謂之曰。汝回來消差時。北京無西人踪跡矣。相傳宋慶於陛見時。極言釁端不可輕啟。前年中東之後。僅與一國戰。尙不能支持。況與八國開釁乎。加之目下軍火不足。臣營中子藥僅敷三戰之用。過此卽不能開仗。望爲寢議。

太后聞之。有憂色。綜已上數端以觀。攻西之舉。謀有日矣。王培佑奏請發給團匪口糧。卽授順天府尹。督辦鐵路大臣許景澄侍郎。以拳匪焚毀鐵路。奏請撥款修理。奉

硃批。着毋庸議欽此。何乃瑩上摺言團民宜撫不宜剿。驟升副都御史。五月二十日未初。召見王公

貝勒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先召王公貝勒及榮祿剛毅。近前密議。後各漢臣進見。

太后宣布開戰之議。王協揆許侍郎袁太常曾襲伯胡京堂惲閣學毓鼎朱閣學祖謀滿員那侍郎桐聯閣學元皆力爭。云昔與日本一國戰。尙不能勝。今與各國戰。豈能勝之。那桐云。城內不可爲戰地。惲云卽欲開戰。宜照公法保護使臣。朱云宜召近省知兵大員入京再議。王協揆徐侍郎用儀皆以保護使臣爲是。許袁聯三臣之奏見後章剛云無論如何。現在以阻截西兵入京爲第一要義。許景澄識洋務。當可派往。

太后允之。并加派那桐同往。而開戰之議決矣。二十三日。榮相接南省各督撫請剿匪電奏。持往軍機處。出示端王剛相。端剛面斥之。嗣見

太后。端剛大聲曰。與各國開戰。我等肩其任。言訖。悻悻而出。君臣體制亦不之顧。二十七日。奉

上諭現在中外開衅。業經諭令各督撫招集義和民團。藉禦外侮。各省現有快鎗快炮。僅能供防營之用。着各督撫將軍分飭各營旅。將舊存鎗炮刀矛各種軍械。趕緊修理。並添造子藥。酌帶專件。以備民團領用。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二十九日。奉

皇太后懿旨。神機營。虎神營。義和團民。著各賞銀十萬兩。甘軍武衛軍。前曾賞銀四萬兩。着再各賞銀六萬兩。該軍士等同心戮力。共建殊勳。以膺懋賞。欽此。三十日。奉

上諭團軍與洋人爲難情形。曾迭諭李鴻章張子洞李秉衡等。會同籌議覆奏。茲據奏到。言兵衅萬不可開。團軍急宜剿除等語。誠老成謀國之見。無如此種團軍。津京一帶。已不下十數萬人。聲勢赫翼。誓與洋教爲難。甚至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勦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尙可轉危爲安。此乃天時人事。相迫而成。各督撫無得再行觀望。徒事委蛇。務須振刷精神。籌餉練兵。各保疆土。倘有疏虞。惟各督撫是問。特此通諭知之欽此。六月初六日。又奉

上諭。義和拳駐京師天津。未便無所統屬。著派莊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並派左翼總兵英年。右翼總兵載瀾。會同辦理。印務參領文瑛。着派爲翼長。督飭團衆。努力王室。同仇敵愾。總期衆志成城。始終勿怠。欽此。初十日。

太后派倉場侍郎劉恩溥至津。以東門內電局爲行館。召義和團頭目。稱以師兄。面加獎勵。開讀

懿旨。其文云。此次北省有義和團民。同心同德。以保護國家。驅逐洋人。爲分內之事。實予意料所不及。予心甚爲喜悅。茲着劉恩溥帶出內帑銀十萬兩。交裕祿發給該團民等。以示獎勵云云。劉曰。諸師兄果能竭力抗阻洋人。以助朝廷。

太后必有不次之擢。

徐中堂桐附和于朝。迎合莊親王端郡王之意。力言團民可恃。直隸總督裕祿素與西人交善。迨庚子禍起。爲莊端所攝。亦酷信拳術。有船家女名黑兒者。拳匪尊之爲黃蓮聖母。僞稱通神。代宣冥

旨。一時附會人稠。皆問兆于黑兒。裕祿爲一品大員。以八人轎延黑入署。朝服拜之。詢以與西人戰。能否勝捷。黑曰難。急時。只須向西北叩頭。神自戾止。不難掃蕩妖夷也。裕心乃定。一意滅洋。發帑濟匪。與匪目相見。行賓主禮。及天津失陷。西人入制府署。搜得統帶義和團王成德領白麵六百包。及團民死後。其家人受卹之據。并義和團首名片百餘楮。皆護匪實証。榮中堂祿初無攻西之意。嗣見廷意已決。端莊勢盛。遂亦附和同聲。其致聶士成電音。始諭剿匪。後諭撫匪。聶進退維谷。不知所從。稟商直督裕祿。則令請命榮相。未出一謀。聶云以武衛軍事言之。大人不作主。可也。然團匪作亂於涿州。直隸地方之事。大人亦不能作主耶。裕多方推諉。終不敢言剿字。聶乃發電請命於榮祿。旋奉覆電。不准進剿。匪勢因之愈盛。董福祥帶兵駐京。一切舉動。皆受命于榮相。其發兵攻使館。想必得榮相之唯諾。觀其往返之函。便知其主意所在。

榮祿函云 星五仁弟。得書已悉。具見忠憤。各夷欺凌我國甚矣。近來尤多干預挾制。令吾辦內事



董 福 祥

不便。尤可憤恨。講時務者畏之如虎。其實彼地小民少。但攫中國之貨以爲國計耳。彼除船堅礮利。鎗製頗好。可以恐嚇外。更無他物。今其鎗礮我已有了之。諸軍近來訓練漸精。所有義和團之義民。法術神奇。不畏刀鎗。極熱心嫉惡洋人。真天助也。去年三門灣事。我力却意國。彼卽無法。故我今宜大張兵威。然後諸夷不敢挾制。彼族醜類。在此無多。誓當盡屠逐之。弟以忠勇將才命世。所部精銳。素抱屠滅諸夷之志。今有義民相助。可善撫用。助以軍械。俾之拒敵。建不世之功。無失機會也。此問籌安。榮祿頓首。

董福祥函云。中堂鈞鑒。敬稟者。昨蒙鈞諭。教以各夷欺凌太甚。誓當盡加屠滅。以絕脅制。並以團民忠義。可撫用拒敵。仰見中堂捨身爲國。忠憤激昂之至。福祥不才。久存此志。今奉中堂之令。敢不努力。所幸義和團民。咸皆忠勇愛國。奮不顧身。勇不畏死。將來掃蕩夷狄。驅除洋人。必有其效。此皆中堂明決卓識之功也。福祥奉命後。已戒備一切。相機行事。惟有以一死報中堂。務祈中堂隨時教

示爲幸。所有軍情。自當隨時稟報。謹請崇安。福祥稟。

迨京師失陷。西人勒革罪魁。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甘肅提督董福祥着卽行革職欽此。董心不甘。致書榮相云。中堂閣下。敬稟者。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承手書慰問。感愧交併。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一切舉動。皆仰奉中堂指揮。無一敢擅專者。此固部將之分。而亦敬中堂捨身體國。故敢竭駑力。犯衆怒。冒不韙而効馳驅。戊戌八月時。中堂爲非常之舉。七月二十九日。電飭祥統兵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囑撫李來中。囑攻各國。祥以事關重大。猶尙遲疑。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奉命。後又承鈞諭。及面囑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礮。祥始尙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是武夫。無所知識。但恃中堂而爲犬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祥雖愚駑。竊不解其故。夫祥於中堂。其効力不可謂不盡矣。中堂命行非

常之事。則祥冒義從之。中堂欲撫拳民。則祥薦李來中。中堂欲攻外國。則祥拚命死鬪。而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議中堂之反覆者。祥以報國爲心。自拚一死。將士咸怨。祥不能彈壓。惟中堂圖之。

榮相見拳民不足恃。深爲焦灼。建議 召李傅相與各國議和。 召袁慰帥力剿拳黨。六月初。拳禍熾昌。不可收拾。榮相致南省各督撫文如左。直隸藩臺。轉送李欽差。劉制臺。張制臺。鹿撫臺。王撫臺。松撫臺。俞撫臺鑒。來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爲邪匪所惑。輕于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至九重。下至庶臣。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旣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爲詞。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爲勉。力疾出陳。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群臣內對。皆眾口一詞。諒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

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

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眾。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俟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在總署會晤。冀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爲神機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尙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爲萬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慟慟。本朝深恩厚澤。惟有仰

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尙希密爲布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中西議和後。西人知榮相發兵攻使館。實出於不得已。故不爲深求。相好如故。閱二年。榮相病歿。卒獲善其終。



拳匪偽術

自來邪教惑眾。必藉詞於通神。此番拳團起事。亦以通神爲言。其大旨以降神爲主。降神者。謂神附人身。不畏鎗礮。降神之法。先設壇場。令學術者。俯伏於地。匪目稱大師兄者。爲之焚符誦咒。名爲請神。復令其人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其人起。執刀棒舞弄。直至氣喘而止。後不論何時何地。能如法請神。神降有明體緣體二式。明體者。神降後。尙自知覺。不至昏迷。緣體者。人與神有因緣。不需作法。僅一頓足。一存想而神卽降下。愚民見其流沫。驚訝不置。以爲真有神術。實則合齒呼吸。白沫自生。跳躍既久。氣喘自見。無關於神術也。明體緣體之說皆虛妄。爲惑人地。匪徒僞飾神附。持刀出巡。闖入民家。強其童稚入壇。家人與之爭。則佯作神語。令人不敢抗。於是四方之民。皆被羅致。又揚言立團宗旨。在滅洋仇教。以洋人教士教民。以及通洋學諳洋語者。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等名目。此三等人。墮其手中。必殺無恕。匪所念咒語。連篇累幅。鄙俚不文。匪首禮

神以頭頂着地爲敬。叩首既多。頂髮禿脫。平時練習。有渾功清功之別。渾功以百日練成。謂能避鎗礮。清功以四百日練成。謂能飛升上天。匪中黠者。恐一旦臨陣。爲鎗礮所傷。徒黨行將離散。因創一說曰。神以心正爲主。貪財好色之人。神皆不附。拳民有戰而死者。以貪財好色故也。其生還之衆。皆神力所致。愚民信之。附和愈繁。匪臨陣時。身帶小黃紙一。上畫一像。非佛非鬼。有頭無足。指尖銳。眉眼開展。頭之四週有光。耳際腰間。作狗牙屈曲狀。心以下書字一行。文曰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口中誦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荒誕不經。姑弗盡述。匪則信之。持爲護符。謂誦此可避鎗炮。不料誦聲未絕口。已中鎗死。其愚亦良可憫矣。匪縱火燒屋。亦言恃神術。隨所指。火從刀出。或屋中自發火。實則大言欺人。絕無其事。每使人先入屋中。潛以洋油澆壁。或積草成堆。懷中出火燃之。大燄始騰。匪著紅色衣帶。頭戴紅巾。大師兄與自稱得道之人。臨陣執香。叩拜求神降附。此男匪之大畧也。



拳 匪 戕 楊 統 領

匪又惑閨女入隊。謂爲紅燈照。亦須練習。以四十八日成功。揚言旣成功。能飛行空際。縱火焚西人之樓。其始今年老嫗婦。設壇授法。以閨女數十輩。環立受法。旣受法。稱爲大師姐。轉教他女。千百成群。愈聚愈夥。設壇時懸紅燈於門簷。按人數以定燈之多寡。喧傳道成之後。燈卽不見。旣而身臥床上。數日不食。一時舉國若狂。雖王公貴族之女。亦多習法。此女團之大畧也。

或問拳黨果有鬼助否。曰西人不肯輕信鬼見。然蒙古某教士致書西國云。觀拳民之所爲。實有超出人力。非鬼附不能行者。竊意此說甚當。當時王公大臣。亦信拳法。苟無一二奇異之迹。徒託空言。情同海市。安得靡然相從。至於斯極。惟邪不勝正。鬼能附一二人。不能附千萬人。故殺敵致果之功。卒未成於拳黨。世俗不察。輕信胡言。愚矣哉。

拳黨橫行

拳匪起於山東。以仇教爲本旨。雲從蜂起。焚殺兼施。不數月而教堂教戶。舉皆靡爛。已亥夏。平原匪與官軍開戰。各有死傷。東撫毓賢。不懲匪徒。反將地方官參革。故拳勢熾張。託詞於扶清滅洋。糾合東直兩省匪類。及貧民之餬口無資者。廣爲羽翼。庚子二月。保定府遵化州錦州一帶。民人羣起習拳。三月初京中亦有習者。初爲幼童。繼則強力壯丁。相率習拳。鄉野村莊。十人而九。未幾。迤北數省。遍地皆是。因知朝廷收用拳團。故明目張胆。無所顧忌。四月間。保定匪徒以各教堂悉付一炬。壞鐵路。燬車站。截電線。無在不肆其毒手。洋工師稟報北洋大臣。請調兵保護。裕制臺派馬隊統領楊軍門帶馬隊百人。到保彈壓。楊見團匪愚蠢無知。初則勸之。繼則威之。卒以練拳二孩。拘至營中。謂之曰。爾等能使鎗炮不入身。今日請一試其技。隨即放鎗。二孩立斃。義和團一聲號召。數百人洶湧前來。將楊軍門圍困。楊倉卒無所措。與馬隊百人均爲匪所殺。朝廷知拳民焚殺橫行。不遵紀律。



拳 匪 拆 鐵 路

連發 諭旨數道。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因拳匪滋事。業經明降諭旨。分別辦理。此等鄉愚。良莠不齊。其辦法不外乎嚴拿首要。解散脅從。現在直隸附近京城一帶。到處人心浮動。若不迅速剿辦。何以靖邪慝而絕根株。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隸總督。嚴飭各該地方官。並統帶各員。如拳匪中實係滋擾地方。甘心爲亂者。均當合力捕拿。從嚴懲辦。不得互相推諉。如再因循。惟崇禮等是問。決不寬貸。其有隨聲附和。並無滋擾實跡者。亦應剴切曉諭。立時解散。無任再起釁端。欽此。 初十日。奉

上諭。西教傳播中國。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爲善。而教民等亦從無恃教滋事。故民教各行其道。均克相安。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遍查優劣。而該匪卽藉入教爲名。欺壓平民。武斷鄉曲。諒亦非該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迭降諭旨。飭令各地方官。妥爲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

匪。如有藉端滋事。極應嚴拿懲辦。是教民拳民。均爲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卽有民教因案涉訟。亦令地方官持平辦理。乃近來各府廳州縣。積習相沿。因循玩愒。平日旣未能聯屬教士。又不能體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妥爲辦理。致使積忿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爲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入其中。藉端滋事。拆毀鐵路。焚燒教堂。至鐵路原係國家所造。教堂亦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情焚燬。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實出情理之外。昨已簡派順天府府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撫。曉諭該團民等。應卽遵奉。一齊解散。各安生業。倘有奸民會匪。從中慫恿煽惑。希圖擾害地方。該團卽行交出首要。按律懲辦。若再執迷不悟。卽係亂民。一經大兵剿捕。勢必父母妻子離散。家敗身亡。仍負不忠不義之名。後悔何及。朝廷深爲吾民惜也。經此次宣諭之後。如仍不悛改。着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等。各率所部。實力剿捕。仍以分別首要。解散脅從爲主。至派出隊伍。原所以衛民。近聞直隸所派各軍。不但不能保護彈壓。且有騷擾地方情事。卽着直隸總督

裕祿派員訪查。倘有不肖營哨各官。不能嚴束勇丁。卽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此旨着卽刊刻謄黃。通行曉諭軍民人等。一體知之。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團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愍不畏法。其與亂民無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卽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卽相機剿辦。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搖動。遇事生風。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當實力保護。俾獲安全。而弭禍變。欽此。二十

二日奉

上諭近因民教尋仇。訛言四起。匪徒乘亂。燒搶迭出。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着榮祿迅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卽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護。不得稍有疏虞。如使館眷屬人等。有願暫行赴津。本應沿途一體保護。惟現在鐵路未通。若由陸道行。防護恐難周妥。應仍照常安居。俟鐵路

修復。再行查看情形。分別辦理。欽此。二十四日。奉

上諭。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爲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兵麇聚津沽。中外釁端已成。將來如何收束。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受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盼之至。將此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

此諭本旨。惟逐亂民。非斥拳黨。此意於六月二十二日之諭更顯。其文曰。

義和團民。爲國宣力。人數旣眾。良莠不齊。甚且有意尋仇。肆行無忌。本月竟有偽義和團。戕害副都統慶恒家屬一案。當經該都統率王大臣查明。將該偽義和團正法五人。乃聞尙有人嘵嘵不已。竟將慶

恒凌辱至死。殊屬不知法紀。着該王大臣確切查明。務將真義和團眾。勉其恪守誠規。義以和眾。其有匪徒假託義和團之名。尋衅焚殺。着照土匪之例。卽行嚴辦。經此次淘汰後。義和團之真心向善者。益當愛惜聲名。同心禦侮。其僞托之匪徒。自無逃於顯典。從此涇渭攸分。當亦該團所深願也。欽此。朝廷拳拳之意。欲收義和團忠勇之效。不料蚩蚩愚氓。罔知法紀。因聞朝廷有仇西之意。遂以爲愈猖獗愈美。於是直入長驅。勢同萬馬。不久而數省幅幘。無在無拳匪踪跡。不特近畿之教堂鐵路盡數燬滅。而外省亦靡然一轍。筆舌莫宣其兇惡。入京師之匪。日有數起。每起百餘人。不數日而京中拳壇。觸目皆是矣。先是

皇太后以拳民不法。命尙書趙舒翹。府尹何乃瑩。馳往涿州。勸散拳團。剛毅奏稱。趙舒翹此往。恐不能濟事。請自往。

太后許之。遂於五月十一日馳至涿州。然亦無益。惟發告示數楮而回。十三日端邸以京內空虛。檄調

董軍自南苑入。先鋒差弁。持有令命。揚言奉

太后命。剿滅洋人。以義和團爲先鋒。以吾軍爲接應。是日

兩宮回西苑。十四日。義和團殺提督姚軍門。姚皖人。遊行於市。見街上多紅巾紅帶之匪。聲言殺鬼子。姚叱之曰。昇平世界。烏得妄言。汝輩欲殺鬼子。恐爲鬼子所殺耳。匪譁然曰。二毛子來矣。二毛子者。匪稱教民及西人僕役之名。姚力辨。匪不聽。拽之下馬。爲焚香一炷。燒紙一張。皆未盡。匪曰。姚真二毛子。香紙証之矣。將殺姚。營官李某。馳馬至。力辨。匪曰。待大師兄至再說。良久。大師兄至。瞠目半晌。曰。此人當殺。毋再辨。遂殺之。李爭鬧曰。頃者汝輩已允不殺。何忽背前言。匪欲殺李。李懼。策馬馳去。旋有一弁撫尸痛哭。亦爲匪所殺。十六日。匪益衆。燒姚家井一帶教民房屋。及儀門外賽馬場。十七日。匪撲交民巷使館。爲西人鎗斃八人。尋至崇文門內縱火教堂。又燒燈市口及勾欄胡同洋房。直至天明火猶未息。十七夜。拳匪毀洋人產業。搜殺奉教華人。被害者以數百計。東城內天主堂。倫敦

會大教堂。美教堂。海關辦公各洋房。以及他洋房。悉數被火。各街道俱有團匪踪跡。腰繫紅帶。手持巨刃。凶惡之狀。令人生怖。通州各洋人由美國水軍護送抵京。其書院房屋。都成灰燼。

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昨因拳匪滋擾禁城。會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梭巡。前拿獲造言生事。喧譁惑眾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詎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掠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胆。沿途喊殺。持械尋仇。任意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日夕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至此。若再不嚴行懲辦。爲禍不堪設想。着步軍統領嚴飭各地面官兵。并着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並添派武衛中軍兵弁。會同彈壓。如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卽行正法。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卽嚴拿。不准再事姑息。其僅和附脅從之犯。自應飭令分別解散。其城內所設壇棚。應盡行拆毀。並派載瀛。奕功。溥良。載卓。巡查街巷。遇有隊伍緝捕不力。隨時稽查參辦。至各

城門啟閉出入。尤宜加意慎重。着派崇勳、祥晉、澧、深、伊、立、布、克、蒙、額、英、信、松、鶴、色、晉、徵、額、德、雲、分駐九門。監查啟閉出入。九城以外。着五城御史一體認真查辦。并責成中城御史陳璧倡率辦理。並着派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貝勒載瀛、大學士榮祿、督飭派出各大員及馬步各營伍。地方文武。實力遵行。如有疏懈貽誤。卽行據實嚴參。欽此。

此諭雖出。拳匪焚掠依然。二十日中午。前門大火。濃煙蔽日。延燒廣遠。東盡前門大街。西盡煤市。南至河沿。逾河而至月牆兩荷包巷。燒店舖四千餘家。數日之內。無時不火。無地蔑災。二十八日。戶部尚書徐桐之家眷。爲拳匪擄去。徐長跪匪前。幸免一死。戶部衙門亦爲匪所毀。是日京官十三人。爲匪人所傷。內有斃命者。六月初。兵匪合爲一黨。日事焚殺。內城日日火起。端王府武弁哈志爲董軍所殺。自正陽門至崇文門。三里內。民房概行燒燬。所殺平民教民不下六七千。屍橫徧地。在京大宅第。日被團匪搜查。雖一品大員亦不能免。初各壇之匪。漫無統屬。各爲一隊。尋讐焚殺。在在皆然。

自奉

上諭着莊王爲領團大帥。拳匪每有所獲。無論一二人至數十人。皆縛送莊王府。殺人之事。日有數起。不可數計。各部衙門焚燬後。諸京官紛紛出京。籍隸南省者。向團首領路照。保其至直東二省交界處。不遇險害。其路照之價。視購者資財之多寡以定。少則銀五兩。多則銀數百兩。此京中及近京一帶之情形也。

保定一帶。己亥秋拳匪已糾眾樹黨。勢極披猖。景州王檢予刺史。有通稟一稿如下。敬稟者竊查義和拳教。自鄰封蔓延卑境。由西南而至西北。經卑職三令五申。勸諭示禁。若輩竟視同具文。以現在情形而論。僅借仇教爲名。尙與平民無涉。將來羽翼既成。一發莫制。禍不勝言。本年自五月至今。拳教滋事之案。各屬接踵而起。卑州三個月以內。卽已兩起。雖皆未及決裂。實皆權宜了事。緣拳黨眾多。動輒聚眾千百。洶洶而來。無論欲拿不得。且實拿不勝拿。倘或冒昧從事。彼以官長袒護教民。

爲詞。激成眾怒。必致不可收拾。即使立刻請兵。亦已無濟於事。州縣限於權力。不得不暫以無事爲福。各屬所了教案。約亦大同小異。卑職愚見。此項邪拳。愈釀愈熾。及早懲辦。或尙可爲。倘蒙奏請明禁。大震霆威。選任忠勇廉明沉毅之大員。假以重兵。認真剿撫。誅首要而散脅從。然後責成州縣。搜拿餘黨。方可恩威並用。目下氣焰方張。燎原將徧。恐州縣之力萬不了。卑職秉性柔懦。處此厝火積薪之勢。禍發不定何日。卑職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如大局何。伏乞大人通籌全策。兆民幸甚。時局幸甚。藩臺廷杰。臬臺廷雄接稟後。仍以義和團學習拳棒。爲自衛身家起見。不爲深究。以故匪眾日繁。而仇教之風有加靡已。其在故城阜城交河等處。拳匪如潮湧。如馬奔。大吏仍不介意。反謂拳民有忠義之氣。於是拳民氣燄。日益鴟張。阜城臨鎮地方。有拳目聚眾豎旂。大書神助滅洋字樣。住持僧武修率黨毀臨鎮教堂。蔓延至景州之蘇古莊。黃古莊。劉八莊等處。洶洶其勢。不可遏止。范姓吳姓二營官整隊禦匪。遇於絳河岸。殺匪目二人。戮羽黨三四十人。是役官兵僅百餘人。攻匪如拉

朽梅統領督前隊而來。商之張軍門。將武修等正法。其他黨羽。或斬或釋。但拳民知朝廷不辦拳團。遂謀報復。煽動東光吳橋之民。屢出滋事。王刺史請梅軍常駐景州。相機行事。裕制軍惡王令力拒拳民。牌示調任清河。臬臺廷雍揭參。有吳橋張皇。景州荒唐。故城遲延。阜城顛預之語。由是各州縣袖手觀望。而拳民跡徧直省。無乾淨土矣。他省土匪。聞風蜂起。其仇教情形。備載下編禍教記。茲姑不述。

政府縱匪釀禍。江南湖北廣東浙江等省諸大吏。知拳民之不足恃。外釁之不可開。因聯名奏請剿匪。用全大局。其疏稿錄左。

兩江湖廣總督蘇皖鄂湘巡撫電請剿匪陸鄰疏 各國洋電皆以拳匪妄殺生衅。我不速剿。致動眾怒。日本電謂若肯剿匪。尚有轉機。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傳教煽亂。實不能避鎗礮。嘉慶十三年。久經諭禁。若真係直隸義民。何以陝西李來中爲首。是爲邪教應剿一也。不遵 詔旨解散。

內外亂殺。華洋均受其害。且要挾欽使。請殺新城。涑水兩知縣。目無法紀。是爲亂民。應剿二也。旗書助清滅洋。乃各省會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東至天津。西至河間。周圍千餘里。均被滋擾。勒派供糧。其中不盡教民。亦濫遭焚殺。畿輔災旱。民不聊生。是爲土匪。應剿三也。燬壞國家所設電線鐵路。值數百萬。阻詔奏。誤軍行。又焚燬京外洋房民房無算。是爲刦盜。應剿四也。卽不與國家開釁。亦應痛剿。況無故戕害洋人洋房。殺日本參贊。今海口已被佔奪。都城布滿洋兵。尙復增兵增船。且匪無械無紀。在東在直。皆不能敵官兵。近日在落堡被洋兵擊斃無數。在交民巷又被洋兵擊斃。未見其能避鎗礮。若謂烏合亂匪。能與大隊洋兵拒戰。斷無其事。仰懇

皇太后

皇上聖斷。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見。勿信妄言。明降諭旨。力剿邪匪。嚴禁暴軍。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館。力言決無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鴻章來京。李到當與各國妥商辦法。聞美國在大沽。並未開礮。

宜先託美使調停。勸令停兵息戰。我方好專力剿匪。並請速發電 旨述

皇太后

皇上之意。飭駐各國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參贊。優加撫恤。力任以後保護。

明諭各省保護洋商教士。眾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關。間不容髮。再過數日。大局決裂。

悔無及矣。焦思悚惶。坤一等意見相同。謹合詞籲懇 聖鑒。此摺請榮中堂代奏。劉坤一。張之洞。鹿傳

霖。王之春。于蔭霖。俞廉三。 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各電均悉。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開釁。奏中所稱中外強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國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剿撫兩難之際。而二十日各國兵艦。已在力索大沽礮臺。限二十一日二點鐘交付。羅榮光未肯應允。次日各國即開礮轟擊。羅榮光不得不開礮還擊。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原非釁自我開。現在京中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此都中

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難逆料。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懍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是爲至要。欽此。

客使被戕

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聞日兵來京。保護使館。乘車往迎。行至永定門。遇董福祥部下兵。自南苑來。喝問你何人。杉山彬以日使館書記官答。兵斥曰。書記官。僭坐紅拖帳車耶。卽提其耳。令下車。杉山彬知不可以理喻。善言請見大帥。當面謝罪。兵曰無庸。杉山彬曰。然則閱日請大帥到敝使館。敝公使代爲謝罪。營官喝破腹。一兵舉刀刺之。立卽鮮血淋淋。倒斃於地。事聞日使。飭人昇屍入城。在本使館殯殮。端邸見董軍門。伸拇指謂之曰。你真好漢。嘉其殺杉山彬也。

皇上猶顧大局。無異視之心。爰於十七日。降諭。有十五日永定門外。有日本書記生杉山彬。被匪徒加害之事。聞之實深惋惜。隣國在京。本應隨時保護。現在匪徒蠭起。尤宜加意嚴防。迭經諭令地方官。認真巡緝。密爲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旣未派兵巡防。兇犯亦未拿獲。實屬不成事體。著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兇犯。務獲盡法懲辦。如逾限不獲。定行

嚴辦等語。二十三日。午後五下鐘。駐京各公使接總署照會云。頃接直督電稱。據駐津領事函稱。准各國水師提督函。大沽礮臺。務須於二十一日早兩點鐘。交於西兵管理。否則將攻取等語。據此。各國顯已啟衅。請貴大臣率同眷屬隨員。及一切隨來之人。於二十四下鐘內離京至津。逾期則本衙門恐難保護。各使臣答以各國提督逼索礮臺一事。本大臣等實未知曉。況津領事無偏索礮臺之權。來函限二十四下鐘。爲時太蹙。本大臣等不能預備出京。并不知途中能否無虞。因請准西兵行抵京外。不必入城。本大臣等前往附之。乃可與西兵同行。方爲妥便。茲訂明日午前九下鐘。本大臣等同來貴署。與貴王大臣面議一切。總署接函未覆。二十四日早。七下鐘。各公使又致一函。請准用中國電線。發電各提督。請西兵來京。專護使館人員。由京往津。至大沽礮臺亦不難還中國。是晨各公使紛紛集議。德使克林德言欲親赴總署。問事之究竟。法公使云。昨已函致總署。訂於今晨面會。而覆函未來。不如靜候回音爲妙。德使云某已致信總署。訂九下鐘去。法使云君此行。不無危險。

使德云無妨。俟回後。來面報可也。言已卽出。甫閱一刻鐘。德使隨价奔回。報德使已爲華兵所殺。翻譯官高德士受傷。其被戕之處。去總署不遠。華兵鎗彈破轎上玻璃。中德使於首。故瞬息卽斃。翻譯官一聞鎗聲。隨卽起立。故傷於股。旋即出轎。奔赴附近福音堂。華兵連放多鎗。丸如雨下。皆未中。高德士裏傷後。卽回德使館。德兵五十名。聞信馳往。欲奪回德使屍骸。未果。午後二下鐘。總署覆各使一函。大旨謂京津之路。洵非安妥。本衙門左近之地。已出戕使重案。況他處乎。請貴大臣。示知各國之意。究竟何如。本衙門切盼與各貴國和好。午前各使臣聞德使被戕。立發一函。詰責總署。至四下鐘。總署又發一函。謂各公使與參贊書記等。不可前來敝署。致遭意外之禍。卽於此時。華兵向使館放鎗。是爲圍攻使館之始。其細情見使館被圍記。

皇上聞杉山彬被害。深爲憐惜。因致書日本皇。其詞曰

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中國與貴國。相依唇齒。敦睦無嫌。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之

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兇懲辦間。而各國因民教相仇。疑朝廷袒民嫉教。竟爾攻佔大沽礮臺。由是兵釁遂開。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大勢。東西並峙。而東方祇我兩國。支持其間。彼稱雄西土。虎視眈眈者。其注意豈獨在中國哉。萬一中國不幸。恐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亟應暫置猜嫌。共維全局。現在中國籌兵禦匪。應接不暇。排難解紛。不得不同洲是賴。爲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是書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發。日皇回書云。日本國大皇帝覆

大清國大皇帝。杉山書記生被戕之事。前已傳聞。未得確耗可據。頃接國電。始悉其事的確。良深悲嘆。邇來北省團匪。日益猖獗。妄動亂舉。無所不至。現駐北京各國欽差。暨各署人員等。被其繞圍攻擊。並聞某國使臣。已被擊殺。而貴國所派官兵。不能救護使臣。又不能彈壓匪徒。殊不知公法有言。外交官之身尊而無可犯之理。如於使臣之身。稍加冒失。已違公法。況殺害使臣乎。當此之時。貴國政府。如果

實力剿平匪徒。救護現存各使臣。則餘事自應易辦。此乃

大皇帝目下對中外應盡之責。斷不可躊躇。自上月以來。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調派兵員於該地。此係專爲彈壓匪類。救護使臣起見。並無他意。是以貴國政府。如能趁早將各國使臣等救出圍繞之中。足見貴國政府不願與各國起釁之據。自應減少貴國禍端。日本政府。與貴國政府。素敦睦誼。如有實爲緊要時。本亦不敢辭其效勞。因而貴國政府。如迅速力爲彈壓。以表救急實據。則日後與各國商議之際。日本自應從中出力。護貴國利益也。茲特具專電肅覆。惟

大皇帝鑒之。 閏八月初二日。奉

上諭大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前被亂兵戕害。業經降旨。深爲惋惜。因思該使臣駐華以來。辦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協。朕追念之餘。倍加軫惜。著賜祭一壇。派大學士崑岡。卽日前往奠醑。靈柩回國時。並著南北洋大臣。妥爲照料。抵本國時。著再賜祭一壇。派戶部右侍郎呂海寰前往奠醑。用示朕篤念

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大日本國駐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一事。前經降旨緝匪懲辦。因念該書記生在使館當差。理應一律保護。乃因事出倉猝。遽爾被戕。實深軫惜。著派禮部右侍郎那桐前往致祭。並賞給祭葬銀五千兩。靈柩回抵本國時。著內閣侍讀學士李盛鐸派參贊官一員。再行奠醊。用示篤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欽此。初七日。德皇覆一函。其文曰。大德國大皇帝覆

大中國大皇帝陛下。敝國使臣被殺貴國一事。顯違公法。非禮義之邦所當爲。近接

大皇帝電音。知已遵照國例。賜祭一壇。意在贖咎。但朕爲德國皇帝。亦爲奉教之人。不能以區區一祭爲已足。因敝使臣外。尚有與朕同教之主教教士。婦女孩子等。誼同昆仲。因其信奉朕信之教。慘遭誅戮。其魂至上主座前。能不控告

大皇帝。彼輩皆無辜之人。豈可以一祭了事。各國使臣從無可辱之理。而貴國辱之。況欺侮列邦。凌虐

各教并害與朕同教之華民。凡此惡事。朕不歸咎於

大皇帝。惟貴國王大臣實爲禍首。遺患至斯。天下在教之人。咸深公忿。該王大臣。理當獲咎。倘

大皇帝加以應得之罪。朕始視爲可以掩過。而天下同教人。亦一體翕然。

大皇帝果能奮力施行。刑彼罪臣。欲各聯國匡助不逮。朕忻願佐之。並望

大皇帝迅回京甸。用便措施。敝國提臣華爾德西。奉有朕命。不特以禮迎駕。稱厥尊位。且以兵力圍護

大皇帝。至剿匪一事。亦惟

大皇帝之命是聽。朕切願和好。惟須懲辦兇惡。補不義之虧失。力保在華西人之性命財產。并能隨意

傳教。方可和好。奇翁莫

德皇國號

議和後

皇上使醇親王往德國謝罪。醇王覲見德皇。呈遞國書。并自誦頌詞。德皇答醇親王曰。貴親王此次來德。非爲吉慶可喜之事。然爲可悲可嘆之重案。敝使臣克林德被戕於中國京師。殺之者華兵。而命殺

者中國大臣。此舉大違公法。各國同抱不平。同嚴誅斥。頃者貴親王白抱歉之意。并伸貴國

大皇帝哀惜之情。朕固信

貴國皇未預殺使之事。亦未預圍使館。冤戮西人之惡。然貴政府與軍機大臣。萬不能辭咎。該大臣宜知一言謝罪。不足以蔽辜。務須自是以往。一切內政外交。悉合萬國公法。乃可忘前怨而釋舊嫌。貴國大皇帝。誠親掌國政。秉公辦理。後必中德重和。爲兩國人民之福。亦爲天下人民之福。朕此意出自肺腑。并祝貴親王福。

皇上使戶部右侍郎那桐。往日本謝罪。其敕文曰。朕維交鄰之道。詳於古經。遣使之文。著爲令典。矧在同洲之國。尤切車輔之依。茲因大日本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在京被戕。朕心惋惜。宜示優榮。特授爾爲欽差專使大臣。親齎國書。前往呈遞。務宜殫竭忠誠。敬謹將事。於一切交鄰儀文。悉心經理。勉副皇華之詔。益聯與國之歡。爾其欽承朕命。毋負委任。欽此。辛丑八月朔日。那侍郎桐率五員覲見日皇。

侍郎致詞曰。使臣欽承敝國

大皇帝特命。奉使貴邦。恭維 大皇帝治功丕顯。德化維新。使臣敬仰光儀。益深慶幸。伏思貴國暨敝國同處亞洲。唇齒相依。至親極密。不圖去夏敝國變生倉猝。貴邦書記生杉山彬。慘遭非命。敝國

大皇帝。實深惋惜。茲特使臣親呈道歉國書於陛下。並躬祭杉山墓前。仍贈祭葬之儀。用表優榮之典。惟希 大皇帝念同洲之誼。嗣後交際益加親睦。維持全局。振興東亞。實兩國之福也。使臣謹祝

大皇帝萬壽無疆。國運隆盛。不勝頌禱之至。誦畢。捧國書。呈御案。其文曰。

大清國大皇帝。謹致書於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朕惟敝國與貴國。同處亞洲。海程密邇。自互相遣使駐紮以來。誠信相孚。情誼彌摯。去年五月京師猝肇拳匪之亂。兵民交鬭。致貴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戕殞命。該書記生隨公使遠來敝國。自當保護。不意變生倉猝。遽爾捐軀。朕自維薄德。不能先事預防。竟令友邦館員。慘遭不測。有傷睦誼。彌切疚心。宜派大臣致祭。並發帑以示優恤。茲特派頭品頂戴戶

部右侍郎那桐爲欽差專使大臣。親齎國書。前詣貴國呈遞。該大臣忠誠素著。朕所深知。定能敬謹將事。以表惋惜之忱。藉達優榮之典。至此次大皇帝遣師遠渡。到京之日。先主靖民。又於和議要端。盡力維持。特抒公論。東方大局。賴以保全。義聞仁聲。昭布遐邇。朕心最爲欣感。並命該大臣代達謝忱。唯望大皇帝盡釋前嫌。益敦夙好。唇齒輔車之義。歷久愈深。海宇乂安。昇平同享。惟大皇帝鑒察焉。是書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發。日皇答曰。貴國客歲之變。敝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遭官兵之慘殺。

貴大皇帝深爲惋惜。特命卿齎陳道歉國書。並達謝意。朕深諒之。朕亦深冀兩國交誼。益加敦睦。並希貴大皇帝速振鴻圖。永維東亞和局。更祈

貴大皇帝福祉無疆。卿其轉奏。

庚子十一月初十日。戕殺德使之旗兵恩海。在東單牌樓正法。先是恩以德使銀錢質於當舖。爲日

人所見。遂被拘獲。供稱奉隊長令。鎗斃德使。今旣被獲。雖死無憾。論者謂同時開鎗者數人。安知德使死於恩鎗之彈。况奉令殺人。咎有可辭。則恩海之死。良可惜也。

華洋決裂

己亥夏秋間。拳匪在山東境。與天主教爲難。毀教堂無算。殺教民實繁有徒。十一月英國耶穌教教士卜克斯在肥城縣被害。朝廷諭東撫袁世凱。迅將疏防之地方官。立行參處。一面勒限嚴緝兇犯。旋經肥城縣知縣金猷大。緝獲孟洸汝。吳方城二犯。奉旨就地正法。議卹教士家暨建堂費銀九千兩。給與隙地五畝。又立碑費五百兩。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使畢大臣。商於英德美三公使。會銜致函總署。請禁止拳團。毋任滋長。庚子二月初一日。總署覆四公使。有朝廷業經降諭。着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將義和團速行驅散。并拿爲首之人。從嚴究辦。直督奉諭後。已頒示通諭各方。定可無虞等語。四公使以禁團之諭。未登京報。未能通國周知。因於二月初二日。又致一函。請以上諭列京報。總署未允。以無益辭之。初八日。四公使集議於英使署。決計請發上諭一道。禁止義和團。無論何省。不能集會。並將此諭刊入京報。以傳通國。如中國不允。各國發船

來津。用資恐喝。十二日法署參贊官。以此意電達法外務部。十三日法外務大臣電商德美英俄四國。如在華西人不獲安居。擬發兵船到津。藉張威武。十四日法國駐俄公使。亦以此意告俄外務部。旋得英美覆電。不以此計爲然。如義和團別生枝節。則再行商量。不必如此欲速。既而在華美教士。發公電至美。請爲保護。駐華美公使。亦電請美廷。迅行設法。務使華政府實意制匪。毋生他變。美廷允之。諭水師提督瓦松發兵船一艘。駛往大沽。如有他變。亦准發兵一隊。由津入京。以資護衛。是日英兵船三艘先抵北河口。又有德義兵船各一艘隨至。合之美船得六艘。德廷電准德使調膠州兵來京。三月初七日。英美德法四國各有電音。致本公使密授機宜。各公使聯名致書總署。限兩個月。將義和團剿除淨盡。否則四國發水陸各軍。入東直兩省。自行平亂。十三日。高密縣城外鐵路公司被搶。直隸匪勢益熾。張南登鎮新店一帶。聚匪千人。白河溝則大股雲集。文安霸州安州固安雄縣等處。匪亦蠢動。保定清苑縣謝家莊有匪二千餘人。自二十二日起。拳民入都者絡繹於道。英領事

葛梅甫親赴濟南。迫請剿匪。亦無益效。是日。法國外部致電。法使畢盛。謂已商請兵部。准將在華水師。權宜調動。二十五日。畢盛電達外部。云浙江 李司鐸奧人。突被匪害。身受重傷。保定府一教民村。被燬。二十七日。總署始覆一函。允卽驅散拳匪。不任其滋擾。然亦空言徒託。四月初。京中習拳之壇。在在都有。不特愚民附之。而王公邸第中。亦多學習。京內外街途所遇。無非紅巾紅帶之人。遠近數百里。教堂洋屋被毀。浩繁。四月十六日。畢盛電達法廷。又報教民村被焚。匿名揭帖。無在蔑有。拳匪誓與西人爲患。十八日。畢大臣親詣總署。請王大臣保護商教。禁止謠言。王大臣允之。然未見施行。因於二十二日。眾公使集議。謂再催一函。如仍不驗。立召洋兵來京。二十三日。班國領袖公使郭大臣。致函總署。約以六款。一、嚴禁團民練拳糾黨。傳布揭帖。二、團民聚會之區。無論寺廟民居。將其住持屋主。一併收監。三、將拘辦拳民不力之員。概行懲處。四、將爲首焚殺之匪。一併正法。五、將縱匪助匪之人。盡數誅戮。六、直隸與隣省。有拳團之處。地方官出示嚴禁。發函後閱多日。總署未復。乃於二

十八日。眾公使致函催迫。請將

上諭底稿。先行抄示。五月初一日。總署覆函。悉允所請。并謂貴大臣不必調兵來京。別滋事故。是日匪燒長新店。蘆溝橋兩車站。同時毀京津鐵路數里。法工程師受傷。比工程師被圍。京榆鐵路。因亂停車不復駛行。端王諭虎神營將校。督率軍士。分赴永定門。與武衛營聯爲一氣。步軍統領發兩翼兵駐紮使館左右。晝夜梭巡。初二日。法德英美奧義日俄八公使。分電本廷。請發水師登岸。急入華京。初三日。俄兵登岸。欲往天津。華兵力阻不許。俄兵暫退。仍宿舟中。初四日早。俄法二公使。赴總署理論。謂無論許否。定召西兵來京。不得已。總署允之。是日午後天津車站委員奉總署暨直督諭。特開火車。載洋兵入都。計英弁三員。兵七十二。法弁三員。兵亦七十二。美弁七員。兵五十六。意弁三員。兵三十九。日弁三員。兵二十四。俄弁四員。兵七十一。帶快礮五尊。德弁二員。兵五十。皆由塘沽直抵北京。時駐津西兵。英意共一百七十五。美七十二。俄六十二。初五日。匪又至長新店。西人匿跡山中。免

於難。保定西人乘舟來津。行百餘里。遇匪六七百人。逕與爲難。西人放鎗拒之。大半得脫。惟失去九人。初六日。數十西人抵津。以婦孺爲多。蘆保西匠二十三人。亦逃難來津。皆比利時人。尙有同行之七人。不知流落何處。保定法比工匠三十餘人。逃入京師。途中與匪人戰。傷四人。失去六人。其房屋被火。是日各國有八千兵抵大沽。俄法德奧美日等政府。相約以三事爲宗旨。一、救護使臣與外人性命。二、不奪中國土地。三、遏止匪禍。無使復熾。初七日。法國駐美公使。電報法廷。云美政府不准江鄂兩制軍之議。惟許美國不與中國爲難。在滬眾領事。集議江鄂兩制軍之九章。亦以不可行而卻之。大沽各國提督。集議進京援使。謂非八萬兵不可。內二萬守京津之路。卽以此意奏達各廷。初八日。黃村車站被燬。是夜匪於天津泥城門外。徧張揭帖。有中國洋人到處行。三月之中都殺盡之句。初九日。西國水師六百人。由大沽登岸。往衛天津租界。是日客城縣英教士二人被殺。一名洛平森。一名諾滿。蘆漢鐵路工程師布拉。與理事西人。由長新店逃出。爲匪黨所戕。法外部致電畢盛。授以

調兵全權。同時兵部電咨法提督。着將東海中所有法艦。全赴津門。各國致電本使。意亦相同。西班牙因無兵船在華。請法人代護班人。法廷允之。惟美廷之意。不欲有事中原。除發兵衛使館外。餘事不願干預。初十日。比工師一人。在距天津五里之地。死於匪手。同時安定火車站被焚。俄兵四名遭害。豐臺有一法人受傷。各國兵艦。泊在大沽者。共十四艘。十一日。因京車不通。西兵由水程至通州。其他西兵陸續登岸。傍晚匪攻天津租界。爲西兵擊退。匪死二十餘人。俄廷致書中國。願發兵來華。代爲救亂。中朝卻之。十二日。匪毀耶坊車站。殺東管村教民數百人。置全村於一炬。是晚。駐京各使。電致駐津領事。謂使館危急。請速調兵來京。夜半各西員會議。俄法兩領事。至旁私議。俄參將云。欲入京。無一萬人不可。各領事不應。美國守備。言諸君會議頗久。迄無成見。予念我國使臣。在京遇險。不問諸君意見何如。將帶兵往援。眾始忤然。派兵進京之事遂定。推英提督薛慕爾爲總統。立即備辦一切。爲途中及在京之用。

餘事見薛
軍敗續記

十三日英公使創議。請

皇太后准眾公使覲見。告以如 中朝無力剿匪。各國代爲救亂。此議一唱。眾使唯唯。電達各國。均以爲然。美廷亦命美使附之。十四日。薛軍首塗。時天津各國兵共四千人。以一千留津。由英守備培雷督帶。以三千兵北上。十五日。俄兵二千抵大沽。自十六日起。京津電線鐵路。均爲拳匪所截。十七日。法國外部電報 教皇宰相。謂法國發一萬八千兵。來華救教士。十八日。廷寄到津。不許洋兵入都。責成裕制軍。聶軍門竭力阻止。飭關道照會各領事。領事以三事敦請。一、力剿拳匪。二、保護各使眷屬出都。三、各國兵已有一千在京。如所請之事。果能照行。可不再增。華官未覆。二十一日。法政府致電俄英奧丹德美班比諸國。謂華洋戰事已成。西商販軍器入華。依然絡繹不絕。此舉非自爲計。實爲敵人謀。因請各政府。嚴行禁止。各國接電。皆以此意爲然。遂下禁販之令。是日各國水師提督。攻取大沽礮臺。見大沽失陷記 同日美調小呂宋兵三營來華。英發印度兵七營來華。二十二日。英發威海衛兵二百名至大沽。俄國駐法欽差。函告法廷。謂俄已發兵四千。前往中國。其意惟欲平今日之

亂絕無利己之心。二十五日。李鴻章電咨中國出使欽差。大旨謂大沽礮臺未奉 廷諭。輒向西兵放礮。倘各國不以此舉爲開戰。願自往北洋。設一復和之法。各外部接信後。皆許可。如李傅相進京道路不通。英國願以兵力護送。是日法外部以在華教士被難情形。電告 教皇樞臣耶抱辣。閱二日外部得覆電。謂法國力護傳教。援教士於危難。

教皇殊爲忻感。二十六日。各國水師八千。由大沽登岸。二十八日。英兵三百。印度兵九百。日兵三千。俄兵二千皆抵津。是日奉

上諭。現在中外已開戰衅。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剿獲勝。業經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撫如能招集成團。籌禦外侮。必能得力。其如何辦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辦。將此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又奉

上諭。裕祿奏洋人肇衅。猝起兵端。連日接仗獲勝一摺。覽奏實爲嘉慰。我華與各國和好有日。乃因民

教相仇之故。竟致訣裂。恃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礮臺。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應。復經我義兵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鎗礮相薄。二十一二二十三等日。擊壞兵輪二艦。殺敵不少。眾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將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亦復執干戈以衛社稷。此皆仰叨

祖宗之照鑒。神聖之扶持。使該民萬眾一心。有此義勇。着先行傳旨嘉獎。俟事定後。再行加恩。爾團民等惟當同心戮力。禦侮効忠。始終毋懈。朕有厚望焉。欽此。又奉

上諭。我朝二百數十年來。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

列祖

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允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詎料七十年來。恃我國中一意拊循。乃敢肆其鴟張。欺凌我國家。慢佔我

土地蹂躪我人民。詐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尤兇橫日甚。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猶不肯開衅。仍前保護者。恐傷吾人民耳。因特降旨申諭。保衛使館教民。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諭。原欲使民教能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社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等乎。朕臨御將三十年。視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日。況

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

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

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並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

同。近畿及山東等省。各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甚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持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懼於彼。今朕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氣。陷陣衝鋒。抑或尙義捐貲。助軍餉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爲漢奸者。朕卽嚴誅。決不寬貸。爾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實有厚望焉。欽此。六月初一日。由兵部六百里遞至軍機處。交

出五月三十日。諭旨一道。奉

旨。昨已將仇教剿撫兩難。及戰衅由各國先開各情形。諭知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矣。爾各督撫度勢量力。不願輕構外衅。誠老成謀國之道。無如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日之內。京城蔓延已徧。其眾不下數十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爲仇。勢不兩立。剿之則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似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爾各督撫如

知內亂如是之急。必有寢饋難安。奔走不遑者。尙肯作一面語耶。此乃天時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戰之勢。爾各督撫勿再作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如有誤失。惟該督撫是問。特宣諭知之。欽此。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中外開衅以來。我

皇太后迭次頒發內帑。徧給將士義團

慈恩優渥。有加無已。當此時局艱危。將士等必當感激。圖報

朝廷。共建殊勛。其有奮勇力戰。殺敵致果者。定予以破格之賞。如有臨陣退縮。畏葸不前者。卽在軍前

正法。並將統兵各員嚴治其罪。現在大沽礮臺。已被洋人佔據。著裕祿。飭羅榮光等各營。並義和團民。

迅圖恢復。毋稍遷延。至行軍以紀律爲先。各營弁兵如有搶奪財物。騷擾地方等情。除將弁兵就地正

法外。嚴將該管營哨各官以軍法從事。倘統帶各員不能嚴加約束。亦必一併從嚴治罪。毋謂言之不

預也。欽此。

初六日。德皇諭海部增發六艦。徑駛來東。閱二日。德兵自本國起程。德皇誓師曰。中

國仇視西人。殺我公使。其惡無異野蠻。此仇不可不報。朕意必欲懸德旗於北京城上而止。爾曹勉之。初八日。德國俾士麥船。載快礮四十尊。水師五百七十人。又有戰船四。載軍士數千。同時解纜。十八日。法國除已發二千兵外。又發四千。派水師提督卜地管統帶。十八十九兩日。復有英船至。載兵無幾。七月初二日。德兵大股起程。德皇、皇后、王子大臣等皆臨送。六月初七日。美國致電各國商量辦法。謂中國近事垂危。宜將我國政策畧一聲明。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我與中國立約。訂明保護財產。振興商務各節。今仍遵守前章。倘我國商民。有遭傷害。必嚴辦犯事之人。今北京情形反亂無主。外省各事應責成各督撫。有能剿捕土匪。保護洋人身家財產者。我必以友誼相待。本政府深願與各國同心合力。辦理下開各事。一、救北京美國公使與使署各員。及教士商民之遭難者。二、保護各處美國商民身家財產。三、保護美國商務。四、協助各省以免再釀禍端。惟目下不能預料。宜用何法。以上所開數事。我政府之意。亦不外乎保守中國太平。不致分裂。并各口通商。各國同沾利益。既



大 沽 失 陷

而各國合議以德將華德西爵帥爲聯軍總帥。令其發兵各省。盡殺拳民。七月二十四日。華帥猶在普魯士爾地方。見德皇於行宮。午後三點三刻鐘。華帥陛辭。德皇曰。卿得俄皇俞允授爲連軍統帥。亦一大榮也。德俄兩國交誼日固。於此見之。自俄皇准定此策。各國以在華之兵。歸卿節制。朕心悅焉。我國人民亦以卿受此重任爲光寵。朕望此行可保歐洲各國永久和局。而俄皇去年所欲爲者。或可於是役成之。華回伯靈城。卽日起程前來中國。綜計五月初至閏八月初四止。各國來華之兵。奧四百九十四人。德八千一百七十八人。英八千三百五十三人。美五千六百八十八人。法六千五百七十五人。意二千五百四十一人。日本二萬九百三十四人。俄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七人。共計六萬零七十五人。

大沽失陷

五月二十日。各國水師船。群集大沽口外。各提督赴美艦商議。一人倡言大沽礮臺。增兵日眾。設水雷於內港。顯係阻我出入。截我在京西人生路。今若不取礮臺。後患更難逆料。眾提督以爲然。惟美國統兵官。以未奉美廷之諭。不敢與謀。及書合同據。美將未畫押。卽於是日。各提督作哀的美敦書。遣人送交守臺提督羅榮光。書中大旨。謂華兵從山海關來。日益眾。臺上又添置巨礮。如此舉動。於我西人代平匪亂一事。實有不便。因請將貴礮臺暫借敝軍看守。限明日早兩下鐘交臺。傍晚華官發到覆書。不允所請。各國水師將領。早已料及。故並未集議。無何。各兵船起碇出口。僅留二艘。在車棧左近。此晚。兵艦以電光照礮臺。甫過子正。臺上開礮攻擊西艦。各西人驚惶失措。俄國麗支艦。停泊較近。被擊斃武弁四人。兵十二人。傷弁兵四十七人。德國壹爾的斯艦。死三人。傷七人。法國雷安艦。死傷各一人。英國阿極靈艦。死一人。傷三人。美兵船已退在遠處。未受彈。日本某船之統帶官殞。

命。兵士受傷三十五人。由日輪運往薩司摩醫治。西人本約兩點鐘開仗。未至一點鐘。臺上開礮。各西艦立即還擊。相持六下鐘之久。北首第一礮臺。爲日兵所佔。北邊外礮臺爲英兵所據。既而南礮臺懸德俄兩國旗幟。中國海容巡船與魚雷船四艘。爲西人所奪。英兵艦諾開賽。爲一礮所中。德兵艦壹爾的斯統帶受傷甚重。又以汽鍋炸裂。致斃數人。俄艦芝臘克中一武弁受傷。因火藥房炸裂。焚斃多人。華兵在臺者約萬人。受彈死者三百人。其餘力不能支。紛紛遁去。此二十一日事也。二十三日。午後四下鐘。總署致函各使。限於二十四下鐘內。眾西人出都。二十四日。德使被戕。自是中外決裂。各國興師問罪。二十五日。奉

旨李鴻章李秉衡等。各電均悉。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易開衅。奏稱中外強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剿撫兩難之際。而二十日各國兵艦。已在津力索大沽礮臺。限二十一日二點鐘交付。羅榮光未肯應允。次日彼即開礮轟擊。羅

榮光不得不開礮還擊。相持竟日。遂至不守。非釁自我開。現在兵民交憤。在京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難逆料。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凜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之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是爲至要。欽此。六月初三日。軍機處抄奉

諭旨。電達出使各國大臣。其詞曰。此次中外開釁。其間事機紛湊。處處不順。均非意計所及。該大臣等遠隔重洋。無由深悉情形。卽不能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特爲該大臣等縷悉言之。先是直東兩省。有一種亂民。各就村落。練習拳棒。雜以神怪。地方官失於覺察。遂致相煽成風。旬月之間。幾於徧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視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爲仇教之說。五月中旬。猝然發難。焚燒教堂。戕殺教民。闔城洶洶。勢不可遏。當風聞初起之時。各國請調洋兵到京。保護使館。朝廷以時勢頗迫。破格許之。以後各國通計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國慎重邦交之明證也。各國在京使館。平日與地方尙屢無怨無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後。未能專事護館。或有時上城放鎗。或有時四出

巡街。以致屢有放鎗傷人之事。甚或任意遊行。幾欲闖入東華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匪徒乘隙橫行。燒殺教民。益無忌憚。各國遂添調洋兵。中途爲亂黨截殺。迄不能前。蓋此時直東兩省之亂黨。已鎔成一片。不可開交矣。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又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將兩省教士教民更無遺類。所以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以此。爾時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暫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議間。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總署。途中被亂黨傷害之案。德使蓋先日函約赴署。該署因途中擾亂。未允如期候晤也。自出此案。亂民皆挾騎虎之勢。並護送使臣赴津之舉。亦不便輕率從事矣。惟有飭保護使館之兵。嚴益加嚴。以防倉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卽有大沽海口洋員。面見守臺提督羅榮光。索讓礮臺之事。謂如不允。便當於明日兩點鐘。用力佔據。羅榮光職守所在。豈敢允讓。乃至日。果先開礮擊臺。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啟。却非釁自我開。且中國卽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

當爲各國所深諒。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國萬不得已而作此因應之處。該大臣等各將此旨詳細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各該大臣在各國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不得稍存觀望。將此各電諭知之。欽此。初七日。皇上致書美、法、德三國。其文云。中國大皇帝。問大美國大法國伯理璽天德。大德國大皇帝好。中國與貴國素敦睦誼。今因拳匪肇釁。權臣阻隔。聽信其言。致無辜西人。亦遭殃及。各國疑政府袒匪嫉教。遂奪大沽礮臺。幾至兵事決裂。朕不忍生民塗炭。又爲時勢所迫。因請貴國出場。公同排難。使各國與中國仍歸於好。大德國公使。此番死於非命。中國不能先事預防。加意保護。撫衷之餘。萬分抱歉。除仍飭各臣。將各公使西人教士。仍爲妥保外。自當查獲行兇之人。卽行正法。今因萬姓遭殃。大局可慮。爲此敦請貴國。念昔日交誼。代爲解紛。言歸於好。不勝感切之至。

薛軍敗績

五月十四日。英提督薛慕爾。率七國兵。共一千一百人。自天津起程。向北京進發。是日法提督發水師二百八人。弁八人。偕德兵二百餘。登岸赴津。以資保衛。至是在津西兵已五百人。以後續至者。又二千餘。十五日。俄兵二百。法兵六十。與他國兵若干。自津發駕。踵薛軍後。綜計薛軍得二千六十四人。時鐵路已斷。隨進隨修。萬分狼狽。十八日。薛軍抵郎坊。爲津京適中之地。午前九下二刻鐘。匪自貨車後放鎗。殺意兵五人。匪奮不顧身。直逼火車。持矛猛觸。西兵急發鎗。殺百餘人。匪始退。午後至落堡。汲水英兵。爲二千拳民所圍。薛軍門立喚英俄日法四國兵。馳往救之。將至。匪已不能支。薛軍斬其百餘人。獲大捷。是晚隨軍法員。得法使畢大臣函。蹙法兵速進京。謂已迫不及待。他國武員得京中信。意亦相若。十九午刻。薛與各武員相議。擬步行進京。諸員不可。曰水師不慣步行。途中無宿處。大小礮及一切輜重。不可遺棄於途。若僅以小隊護守。恐拳匪來攻。勢難抵禦。自此日始。軍中無

饅頭。往近村據豕米以食。二十日。又有法兵百人。意兵二十五人。自天津來。午後薛軍門致書天津。請多雇舟楫。速來楊村。載兵由北河進京。夜間。誤傳匪至。英兵放鎗斃俄兵二人。傷五人。二十二日。得信知楊村以北。鐵路拆毀更多。是日聯軍前隊。行近楊村。與華兵交戰。一德兵二英兵三餓兵死之。受傷者三十許。二十三晨。薛召諸將議事。咸謂進京之路。水陸俱窮。且法軍乏糧。他軍缺彈藥。惟回津之計可行。時津路亦毀。以受傷兵置一舟。輜重則別置三舟。軍士遵岸徒行。美兵在前。次法兵。次奧。次日。次俄。以德兵爲殿。行際。聞天津礮聲隆隆。不知租界會否破陷。軍士憂之。比晚。宿田間。二十四日。復起行。遙見所棄火車燃火。無何。美兵報前村有紅旗。未轉瞬。鎗彈已來。聯軍開礮。華兵還擊。傷聯軍後隊數人。復前行。又遇華兵。盤踞左近村莊。爲聯兵擊退。二十五日早。諸將集議。發德奧日俄四國兵渡河。至東岸。鐘鳴八下。見六七里外。馬兵甚多。向北馳行。聯兵誤爲考撒喀兵。大呼伍拉。亦慶賀之意。其實係華兵。向聯軍發鎗。彈密如雨。法員有急智。告眾人曰。若華兵據前村。我軍不

能過。不如先往據村。遂趨至美兵之前。不顧華兵彈雨。先入村中。華兵見良機已失。勢不可敵。紛紛遁去。是役法兵死一人。傷四人。英管駕胸受一彈。直貫而出。又過二村。華兵又出戰。英法美三國兵驅之至北倉。不見華兵踪跡。二十六日午後。又起行。傍晚至鐵廠。距天津不遠。近處有華兵駐守。薛派法兵一百五十人。入鐵廠。以英兵駐東垣門。俄日兵駐南垣門。法兵駐中間。夜十一下二刻。華兵發鎗遙擊。不甚力。閱三刻鐘。鎗聲息止。二十七日天未明。大股華兵。突來鎗擊。聯兵還擊之。斃華官一人。一俄兵受重傷。天既明。聯兵出攻。華兵抵禦頗久。繼以不能支而退。西兵得廠中礮械彈藥甚夥。二十九日十下鐘。天津西兵二千許。前來迎接。薛軍大喜。呼伍拉者久之。計薛軍中受傷之兵。多至二百人。三十日早。排隊回津。瀕行。燃火鐵廠。立兆焚如。道經礮臺前。華兵未開礮。惟放鎗而已。時至十下鐘。薛軍進天津租界。綜計薛軍喪七十人。傷二百餘人。內英人死三十。傷九十。俄人死十五。傷六十。德人死十五。傷六十。法人死三。傷二十。意人死五。傷四。日人死二。傷四。薛軍門手下三武員。

受重傷。死一員。輜重皆失。計中國兵匪約死三四百人。

華兵攻天津租界

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礮臺失守。西兵紛紛登岸。將東西各礮臺。一律駐守。往天津租界者無幾。華兵自大沽退入津城。合於聶馬二軍不下萬六千人。加以拳匪三萬人。自二十一日午後四下鐘起。華兵日向租界放炮。二十五日。攻尤力。鎗礮之聲不絕於耳。因城在西北。租界在東南。法租界在英租界之北。與津城相對峙。故被毀洋樓最多。海大道一帶。華人中彈死者無算。二十六日。礮聲較稀。二十七日。列國援兵到津。二十八日。午後炮聲又起。皆在遠地。二十九日。洋兵炮擊中國水師營。化爲平地。是日裕祿拜摺奏報軍情。其文曰。

竊奴才於本月二十一日。將洋人欲佔大沽炮臺。情形急迫。請旨飭派董福祥統帶所部。來津接應等情。馳奏在案。旋據羅榮光專差來津。聲稱二十日夜戌刻。各國官兵向該提督。索取炮臺屯兵。該提督未允。恐啟釁端等語。隨又接據該提督函報。洋人因至丑刻未讓炮臺。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現在

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天黑遠望不真。不知沉否等情。奴才當查洋人。既在大沽開炮。兵端已開。津防萬分吃重。卽分飭駐紮天津之武衛軍。並本處練軍各營隊。嚴加整備。以防不測。並因天津義和團民。近已聚津。不下三萬人。日以焚教堂殺洋人爲事。當將該團民頭目傳入。示以取撫之意。該頭目等。均稱情愿報効。朝廷義形於色。正在籌辦間。據各營報稱。火車十餘輛。裝載洋兵。由陳家溝北上。該軍拆鐵路攔截。彼卽開炮攻打。致傷數兵。我軍亦遂開炮回擊。隨有洋兵麇至。意欲包圍營盤。我軍相機抵禦。戰至夜分。始行收隊。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復分路出戰。我軍隨處堵截。各營炮臺轟擊。義和團民亦四處紛起助戰。合力痛擊。至日暮始將洋兵擊回。而紫竹林租界洋房。已焚燒不少。二十三日卯刻。復出隊攻擊。洋人因巢穴難保。力戰尤猛。我軍會合團民。與之鏖戰良久。敵勢力漸不支。各隊盡力攻擊。午後愈形窮蹙。紛紛竄匿。奴才與聶士成商酌。現事已如此決裂。似難輕易挽回。擬卽一鼓作氣。使洋兵巢穴盡覆。以壯我軍之威。而奪彼族之氣。再議併力大沽。因大沽距津一百餘里。

電線不通。防守情形若何。尙未得確信。傳有藥庫被焚之信。危急可想而知。現已將軍糧城一帶鐵路拆毀。並啟陳家溝鐵閘。洩水以杜洋人續行進兵之路。並探聞各國。前次進京兵隊千餘人。因前後鐵路全毀。爲拳民困於楊村一帶。欲由水路竄回天津。亦經分隊往禦。此洋人開釁。連日力戰獲勝。並現籌防守之實在情形也。奴才伏查此次中外開釁。實緣民教相仇。勢不並立。情形所迫。遂致猝起兵端。自開仗以後。民心極固。軍氣甚揚。將領胡殿甲何永盛。及各營官弁。均能齊心努力。奮往無前。奴才惟有妥爲聯絡。竭力盡心辦理。但彼族經此大創。斷不甘心。各國之兵。勢必尙有大舉。以一服八。軍事萬分棘手。以天津現有兵力。待八國麇至之師。其何能支。相應請 旨調撥大軍。星速赴津。維持大局。理合由六百里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京城各國使館。尙有洋兵四百餘人。聞拳民仇教。亦尙在城內。現天津情形。如此勢

迫與前不同。應如何妥籌權變之方。伏候

宸斷施行謹奏。三十日。洋人欲礮轟津城。未果。欲發兵進城。因知城內官兵甚多。未敢進攻。是日薛慕爾所帶之兵。戰敗回津。不勝狼狽。六月初一日。洋人破海光寺機器廠。立據之。機器東廠。向造火藥礮彈鎗子。廠中駐兵一千餘。初二日。洋人議礮轟東廠。恐數千炸彈。一時焚發。租界輒成齏粉。故未果。但不得東廠。租界不能安。因派兵自遠擊之。東廠兵未開礮。惟開鎗拒敵。戰二日夜。華兵敗走。死傷甚多。東廠遂爲洋兵所得。初五日早。華兵礮擊租界。洋兵還礮擊城。至晚。礮聲始絕。鎗聲一夜不止。自二十一至初五日。租界四周及河東一帶。火光接天。所焚房屋不可數計。初六日。官兵又攻租界。至晚而止。中西均有損傷。初七早五點鐘。又復放礮。午後三點鐘大雨如注。兩軍冒雨相戰。直至半夜始止。洋樓多礮燬。自此日起。華兵之礮更能命中。傷租界人物殊多。初八日午前又戰。至午後方止。是日各領事接裕制臺函云。倘貴國不打津城。官兵亦不至租界。各守境地。兩不相侵。洋人

恐其詐。未敢深信。是日裕制軍拜發摺。其詞曰。

竊奴才前於五月二十九日。將洋人分路竄擾。官軍竭力抵禦情形。恭摺馳陳在案。二十二日早。有洋兵數百名。並教民多人。由火車站緣鐵路竄至錦衣衛橋。意圖接應。竄擾武庫之洋兵。經練軍會同武衛前軍。並義和團奮力擊退。是日午間。又由西沽武庫圍牆出。有洋兵數百人。攜帶洋礮在武庫對面白廟地方。隱身樹林一帶。直攻我軍營壘。我軍開礮對擊。戰至一時之久。始仍退回西沽。該洋兵因連日被我軍攻擊。無路可走。又無援兵接應。遽於是夜。在武庫三面放火。乘間竄逸。我軍望見火起。卽一面出隊追擊。一面會合民團水會。將火撲滅。洋兵均紛紛繞路。向老路頭火車站奔竄。我軍將火救熄。察看分存兵械子彈及礮位所用引信等庫。九座被焚。其餘鎗礮等庫。尙皆無恙。是日午間。洋人又在紫竹林。用礮向我南門外。海光寺旁之製造局轟擊多時。不期礮子落入海光寺廚房。登時火起。燒及廟宇。致延局中木料廠。並廠房數十間。仍存五十餘間。廠內機器。雖有損傷。尙可修理。西沽武庫。未被

洋兵佔據南製造局。洋人亦未闖入。現均分飭嚴守。又東門外。距城十餘里之機器局。洋人屢圖撲犯。自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所來洋兵。均經隨時擊退。迭有斬獲。六月初一日早。該局西面。又有洋兵來攻。經護守西面之武衛前軍營官潘金山嚴飭營兵。潛伏不動。俟其將近。用排鎗轟擊。退而復來。如是數次。擊斃洋兵多名。我軍正在傳餐。遙見紫竹林突出洋兵二千餘人。仍攻西面。該軍統領姚良才恐潘金山眾寡不敵。復抽調防護東北兩哨隊援助。戰未逾時而軍糧城又突出洋兵馬隊千餘。與洋兵會合。四面包裹。我軍仍竭力抵禦。鎗礮子彈如雨。潘金山右股被鎗子洞穿。裹創戰至申刻。忽有礮彈墜入該局棉花藥庫。洋兵卽乘勢闖入。其時四面火起。我軍抵禦不住。遂退至堤頭。我軍傷亡營哨弁勇共計三百餘名。洋人亦傷亡不少。該局周圍延袤二十餘里。地方遼闊。洋兵入圍。僅佔一面。查探祇焚棉花藥庫等處。機器各廠。尙未損壞。仍嚴飭該軍聯合民團。趕緊設法擊退。是日當機器局被攻吃緊之時。又有洋兵由河東上竄在陳家溝。搶修鐵路橋座。希圖分我兵勢。武衛前軍。後路統領胡殿甲會

合民團截擊。連開巨礮。擊斃洋兵不少。並將陳家溝洋人所修鐵橋轟毀。洋兵紛散。奔回租界。初二三等日。洋兵並無大隊出犯。唯在租界馬家口一帶。日夜出隊誘戰。並分兵至火車站與河東哨探。致燒鹽坨民房。均經我軍隨時擊退。此上月二十九日以後。連日戰守之情形也。至大沽一帶哨探。仍有各國小火輪兵船十餘艘。停泊塘沽。其來津之兵。皆以帶水小輪拖帶民船裝載。兵以俄國爲多。並有該國所雇修鐵路工程人。及教民在內。大沽通新城大路之萬年橋。被洋兵拆毀。軍糧城以上。民拆鐵路均未修復。現浙江提臣馬玉崑督帶所部。於初三日已抵天津。得此大枝勁旅。援應津郡。民心均稍安定。奴才與該提督面商進戰機宜。必須先將紫竹林洋兵擊退。然後會合各營節節進剿。直抵大沽。方可得手。當由奴才與馬玉崑聶士成羅榮光隨時相機商辦。總期迅將大沽礮臺恢復。以固門戶。所有連日戰守情形。理合由六百里加緊恭摺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知道了。着卽會商馬玉崑節節進剿。尅期將大沽礮臺恢復。以資扼守。欽此。裕祿片再各屬義

和團民。先後來津。隨同打仗。茲有靜海縣獨流鎮團總張德成帶同所部團民五千人。於本月初二日。到津來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強。志趣向上。現飭擇地駐紮。聽候調遣。並酌給軍火糧食。除候立有功績。另行奏獎外。理合附片具奏。此外各團總。如靜海之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均尙可用。合併陳明伏乞 聖鑒。奉

硃批知道了。著卽妥爲聯絡調遣。以助兵力。欽此。津城外水師營內。有大礮數尊。洋人屢欲得之。初九日。派大隊洋兵往搶。官兵早設防備。洋兵未得志。遂退。各以大炮交戰。彈子紛飛。落下如雨。房屋震動。連日租界洋人。與城上華兵。時相發炮。互有損傷。十三日。裕制軍又發一摺。其文曰。

竊奴才前將本月初八日以前各軍戰守情形。並籌進剿機宜。馳奏在案。初九日。復與馬玉崑、聶士成會商。現在武衛左軍進紮火車站。以扼紫竹林西北要路。其南門外海光寺一帶。係屬南路要隘。商令聶士成率領步礮等營。移紮該處。分頭擇地修築炮臺。以爲三面進取之計。初十日。聶士成在小西門

圍牆土臺上。安設八生七脫炮兩尊。布置已定。卽燃炮轟擊。焚燬紫竹林洋樓一座。洋兵馬隊五六百人。奔回跑馬廠地道內潛藏。少頃復出。將往馬道口接仗。又經開炮截擊。適中其隊。洋兵隊伍四散奔竄。是晚。聶士成由該軍內挑選奮勇百名。乘船渡河潛至跑馬廠。將近子刻。見有洋人及教匪三百餘人。遂用手雷拋擊。傷斃甚夥。餘俱驚潰。我軍哨官柴得貴亦被地雷轟傷甚重。當將該處洋樓三座焚燬。卽飭前左右。各路炮步隊馳往跑馬廠及八里臺扼紮。又馬玉崑一軍。連日在火車站一帶進攻。與洋兵日夜鏖戰數次。並用炮轟擊紫竹林。兵氣甚奮。初九日。會同武衛軍之隊。三面圍攻。東局守備胡殿甲親率所部。極力往攻。我軍開炮五次。該局煙霧彌天。洋兵紛紛敗竄。我軍乘勢亂擊。鎗斃甚多。洋人恐我軍追及。自將紫竹林浮橋拆斷。維時駐紮鹽埭之軍。亦開炮助轟。洋兵以急渡。中炮落水者無算。並擊死敵馬四匹。駱駝四頭。初十日。我軍復在東局。與洋人接仗。東西兩路用炮互擊。中以伏兵突起。三面夾攻。傷斃洋兵多名。餘仍退回東局。斯役我軍亦有傷亡。是日晚間。復有洋兵多人。向馬家口

潛進。其地係淮軍營官蔣順發周行彪防守。適義和團張德成亦率團民數千。在彼處駐紮。登時併力擊退洋人。卽乘勢追下。並抵紫竹林交界。將附近租界一帶之洋樓。焚燒多處。洋人竄匿樓房一所。抵死守禦。至夜半始行收隊。十一十二兩日。我軍仍三面燃炮環擊紫竹林。擊焚洋樓不少。洋人亦在小營門暨租界樓房用炮還擊。並時向河北及城內。施放開花炮彈。官署民房炸壞多處。間有傷斃人口。十一日夜。聶士成率隊往攻小營門。洋人携炮遁去。該軍駐紮該處。仍與馬玉崑聯絡攻擊。其各隘口洋人。仍於每夜出隊窺伺。我軍分路防守。隨時抵禦。均尙嚴密。此初九至十二日。連日接仗之情形也。至大沽一帶。近日迭據偵探。內河停泊洋船十餘隻。並未有續行進口兵艦。唯每日皆有帶水小輪。上下拖帶民船數艘。或裝來洋兵數十人數百人不等。其被傷洋兵運回大沽者。亦復不少。並據副將韓照琦稟稱。本月初八日。該營在火車站地方。與洋人交戰。洋人馬隊百餘人。由河堤而來。步隊三百餘人。自新城夾攻。該副將分隊奮擊。戰至一時之久。洋兵傷亡數十人。始行敗走。該軍斬獲首級二顆。奪

得戰馬三匹。鎗刀衣帽數件。兵丁陣亡一名。受傷三名等語。日內曾否續有戰事。尙未據有稟報。此大沽一帶近日之情形也。查洋人恃其租界樓峻牆堅。又因炮火之利。彼以俯擊。我以仰攻。負隅甚固。奴才與馬玉崑聶士成商酌。必查探其安設砲位。及儲子藥之所。先用巨炮轟燬。方可會合團兵。一氣進攻。無損精銳。並須設法包剿後路。使彼進退失據。易就驅除。現四川提臣宋慶奉 旨幫辦北洋軍務。月內即可抵津。奴才謹當遵 旨。隨時會同該提督與馬玉崑聶士成。熟察機宜。督飭將士穩慎進取。以期迅掃敵氛。所有紫竹林連日接仗。並大沽近日情形。理合由六百里加緊恭摺馳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另有旨欽此。按裕制軍奏稱教民助戰一事。予函詢天津教士。得覆函謂西軍中並無教民助戰。意卽英人在威海衛所練華兵。或華民之供役於西人者。皆非在教之人。十三日。法兵六百人自安南抵津。他國續至之兵。亦復林總。是日英日兵攻機器西廠。不移時而下。舉火燒之。初俄分守法

租界。自薛軍退回津門。俄兵往駐機器東廠。株守不動。是日聶士成與洋兵戰於八里臺。死之事詳專記。十四日。駐津領事致函裕制軍云。若中國炮彈。再向租界轟放。我等必用大礮擊城。制軍回函。詞意亦決。是日華兵近逼日營。苦戰移時。日兵死傷至百人之多。華兵連日礮擊洋街。勢甚危急。十六日。裕祿又拜一摺。其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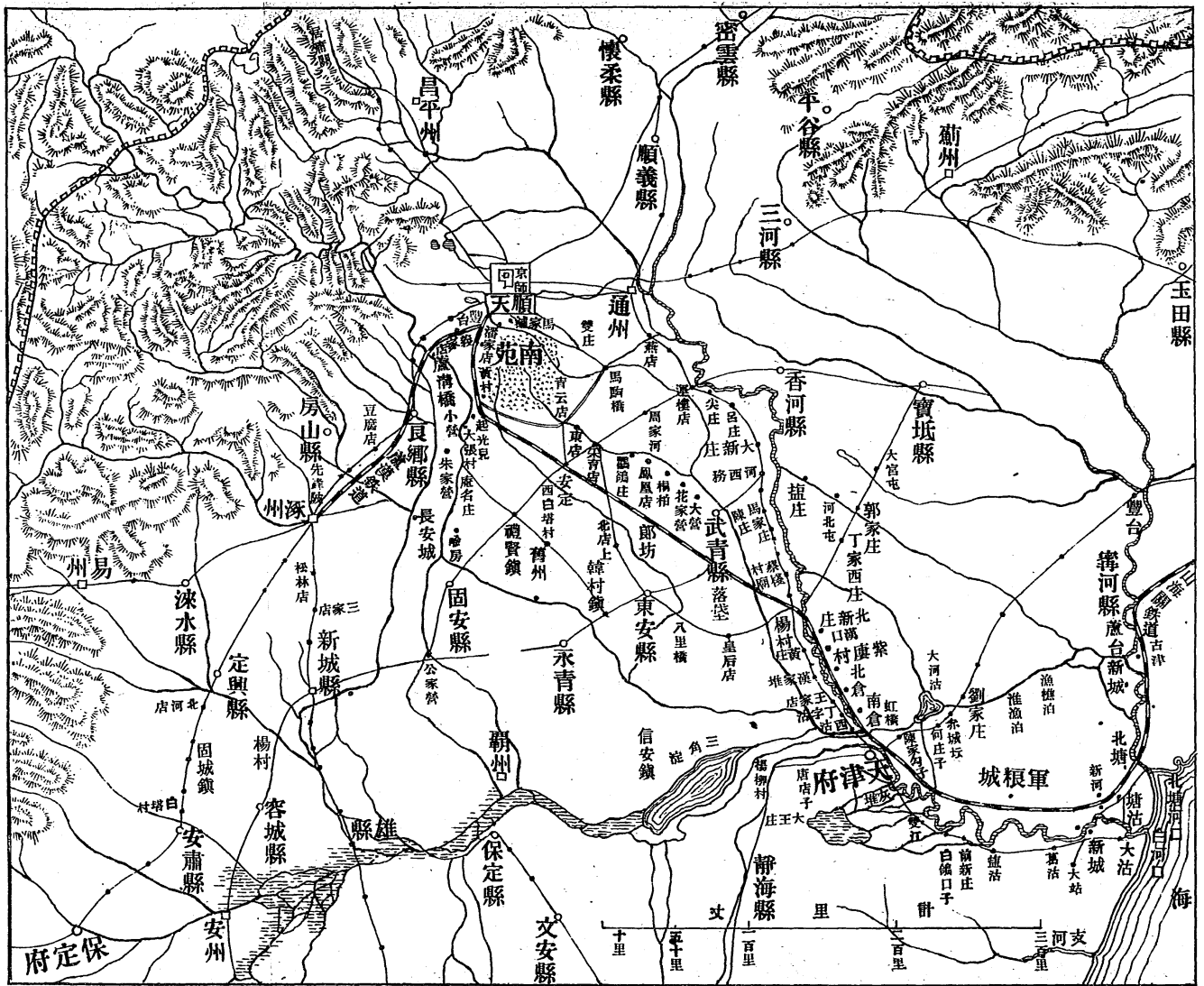
直隸總督奴才裕祿。幫辦北洋軍務大臣。四川提督奴才宋慶跪奏。爲續報連日接仗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裕祿。前將本月初九日至十二日。進擊紫竹林戰事。並提督聶士成於十三日力戰陣亡各情形。馳奏在案。茲查十三日。聶士成在八里臺。自丑至卯。與洋人血戰三時之久。力盡損軀。該兵隊因主將陣亡。勢難抵敵。遂退至西教廠。洋人由海光門衝入。並向海光寺縱火。該軍後路哨官潘鴻生。帶快礮二尊。在南關外小橋扼守。極力抵禦。擊斃洋兵多名。旋因眾寡不敵。陣亡哨長一名。軍士受傷不少。敵鋒仍未稍挫。淮軍前左營趕到抵敵。該統帶卞長勝率隊接應。練軍統領何永盛。亦帶新

鎗隊中營弁兵向前迎擊。洋兵始向紫竹林退走。又武衛前軍統領胡殿甲是日早間在河東興隆街燃放巨礮。將租界紅樓轟壞。傷斃洋人甚多。下午復親率本隊。並快礮二尊。會同義和團長張德成並團民多人。由馬家口進攻紫竹林。用礮轟毀洋樓一座。擊死洋兵數十人。洋人遂紛紛竄出。卽在租界接仗。該兵團等衝入。洋人用排鎗亂擊。互有傷亡。日暮團民不能支持。因將各隊撤回。十四日夜。提督馬玉崑親率該軍左路統領參將郭殿邦。右路統領記名總兵李大川。帶領步礮隊六營。由老龍頭火車站進攻。冀可毀其鐵路。李大川率隊鼓勇先趨。當將鐵路奪佔。郭殿邦隨後接應。方將得手。乃洋兵避於牆垣之後。鎗礮雨集。李大川中礮陣亡。營官守備孫祥雲遊擊蘇豁然亦先後歿於陣中。弁勇傷亡甚多。力漸不支。適奴才宋慶督率後隊接應。始得撤隊。是夜探聞洋人死傷不少。十五日黎明。洋人分隊來攻興隆街鹽坨等處。我軍開礮轟斃多名。均各退走。午間洋人復至馬家口安礮。向水師營遙擊。致將該營望樓擊燬。幸不久卽行撲滅。其開花炸彈。城內東門南門。城外河南河北。均有被擊之處。

經武衛前軍統領周鼎臣以鹽馬頭所安大礮。向敵旁擊三十七礮。洋兵不能安守。始收礮停放。此十二至十五日。接仗之情形也。奴才宋慶奉 旨幫辦北洋軍務。已於十四日抵津。與奴才裕祿及馬玉崑察看近日戰事。熟參進剿機宜。伏查洋人固守租界。恃其地廣而牆堅。各巷口俱有埋伏地雷火彈。我軍肉薄攻堅。最爲兵家所忌。然又不可任其久踞。以致勢燄愈熾。且探聞大沽口外。各國兵輪來去無定。時有數十艘在彼停泊。口內現有兵船十隻。魚雷艇三隻。軍糧城以下。火車尚可通行。鐵路兩旁亦暗下地雷。防我攻奪。就目下軍情而論。勢非斷火車。及小輪船之路。不能制其死命。而天津現有兵力。戰守僅敷分布。實無餘力兼顧。山東撫臣袁世凱現准奏派登州鎮總兵夏辛酉統帶所部六營。尅日來津援助。不日即可到防。藉資接濟。惟將來攻取大沽節節進剿。仍必須厚集兵力。方可相機區畫。奮迅圖功。至此次武衛左軍。在老龍頭與洋兵血戰。該軍統領記名總兵李大川。營官守備孫祥雲。遊擊蘇豁然。身先士卒。中礮捐軀。死事極爲慘烈。合無仰懇

天恩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照激勸。出自逾格鴻施。所有連日接仗情形。謹由六百里加緊集詞恭摺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李大川等力戰捐軀。死事慘烈。覽奏殊深惋惜。均着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



聶士成殉難

統領武毅軍直隸提督聶士成。號功亭。皖省合肥縣人。以軍功起家。庚子四月。拳匪創亂。保定鐵路爲匪拆毀。天津各領事致書裕祿。請發兵彈壓。裕派馬隊統領楊副將福同。帶馬隊百名馳往辦理。比至易州。因楊曾殺習拳二孩。楊與馬隊均爲匪所殺。自是匪勢益張。保定洋人。多罹慘禍。朝廷歸咎官軍。楊死不肯議卹。聶士成統全軍駐蘆臺。裕祿檄調數營至涿州。復分派多營防守津京之路。五月初八日。匪焚黃村鐵路。聶軍一小隊往阻。拳匪迎擊。傷兵數十人。軍士大忿。沿途剿匪頗夥。落堡之役。殺匪尤多。匪憾之。聶躬造督轅。面詢方畧。裕祿傳

懿旨。畧云。義和團保清滅洋。實爲義民。即使稍有滋擾。務須善言相勸。切勿威以兵力。聶又接大學士榮祿札。亦謂貴軍裝束。頗類西人。易爲團民誤認。遂致尋釁。團民志在報國。具有忠義之忱。不宜肆行殺戮。執事慎之。聶復稟曰。拳團病國害民。必誤大局。士成本任提督。境內有匪。理宜肅清。事定之

後。雖受大罰。靡所逃死。時天津新馬路有董福祥部下數營。一任團匪猖獗。督標諸軍。亦不顧問。在津各官。仇視洋人。深喜匪與洋教爲難。聶知大禍將至。電告兩廣總督李傅相。請示辦法。旋接覆電。囑以痛剿匪徒。保全大局。軍門持電呈裕祿。願以剿匪自任。裕不許。遂率健卒向北進發。行抵楊村。見義和團散住村莊。卽日安營出示。其畧曰爾義和團。旣云與洋教爲難。鐵路車站電線等。皆國家所造。非洋人之物。其中雖有一二洋人。均係國家所聘請。至於教堂洋人。平日自傳教法。不過勸人爲善。願者從之。不願者聽之。從不強人所不欲。且民教相安。已數十年。爾等忽啟釁端。本當痛剿。以正國法。姑念爾等無知。特先勸諭云云。團匪見諭。毫不介意。且有至軍門前饒舌者。軍門大怒。復出示。限兩點鐘解散。匪不從。復出示限五點鐘散去。仍置若罔聞。反預備開戰。軍門知不可以理喻。發令開鎗。繼以大礮。轟斃團匪六七百人。燬鄉村五座。居民死傷無算。團匪懼而退。官兵僅亡二三名。捷音至津。人皆稱慶。不料裕祿電奏奉 旨痛斥。有聶士成輕動干戈。傷害良民之語。聶不敢再剿。

仍戍落堡。冀阻團匪再犯。匪見大路有備。改由小路抵津。此五月十二三日以前事也。十四日。英提督薛慕爾統兵入京。道出楊村。聶欲截阻。電詢裕祿。裕不可。聶大憤曰。某身為提督。有匪不能剿。有敵不能阻。又安用此軍爲。遂欲拔隊回蘆臺。未果。仍在此路。屢與西人小戰。互有損傷。西人自慮兵單。兼以乏餉。因之折回。朝廷以爲國民大功。賞以鉅萬。聶軍則一無所得。聶與督辦礦務大臣張燕謀閣學。鐵路總辦唐少川太守。分乘火車。開往豐臺。途遇團匪數百人。興高采烈。焚燒鐵路。火車不能前。聶令部下放鎗。轟斃數十人。餘匪四散。聶軍從此回防。二十日。朝旨。決意失和。聶奉命攻天津租界。圍擊甚力。惡戰十數次。相持八日。礮聲不絕。租界岌岌其危。二十八日。西兵大隊到津。與聶軍交綏。聶不能支。退守津城。又於附近地方。遏西師。團匪初猶出陣。繼以屢受痛創。不敢出岫。作壁上觀。惟四處焚掠。教堂民屋。聶忿甚。謂團民實倡滅洋之議。釀成巨禍。今臨事而懼。徒令我軍血戰。斷頭折股。已十有二三。是可忍。孰不可忍。某日惡戰歸。下令攻匪。官兵奉令。肆殺團民數百人。

匪愈恨。乘其與洋兵苦戰。擁至其家。執軍門之妻女老母以去。聶引兵追之。不料部下有練軍一營。多係直隸人。與匪通。開鎗橫擊。聶不備。因之大敗。自憾身爲提督。擁兵十餘年。身被數十創。乃上不見諒於朝。下又見侮於匪。因欲亡身殉國。六月初四日。馬玉崑率兵攻天津租界。聶收集數營。日夜助戰。十三日在八里臺地方。身中數彈。腸出而死。瀕殞。惟部下十餘弁臨之。其他僚屬。知聶不合朝意。不敢執紼。勢利之場。重權輕義。此其圖畫。是日裕祿卽拜一摺。報聶士成殉難。其詞曰。

再正繕摺間。據武衛前軍行營中軍王懷慶稟報。直隸提臣聶士成於本月十三日卯刻。在天津南門外八里臺地方。督戰陣亡。奴才聞信。不勝驚愕。查該提督自初十日帶隊移紮天津城南海光寺後。連日力戰。先進據洋人跑馬廠及八里臺一帶。焚燒洋樓三座。繼復奪取小營門洋人礮臺。業於具報近日接仗情形摺內陳奏。十三日丑刻。有洋兵大股來襲該軍駐紮八里臺之隊。提督聞信馳往督戰。洋兵四面環擊。鎗礮如雨。該提督兩腿均受礮傷。猶督兵不許少退。營官宋占標勸令退後稍息。該提督

奮不可遏。仍復持刀督戰。又被敵鎗洞穿左右兩腮。項側腦門等處。臍下寸許。復被礮彈炸穿。腸出數寸。登時陣亡。其營官宋占標亦隨同殉難。經弁兵等將該提督屍骸奪回。奴才接報後。當飭該營將其身後事宜。妥爲料理。伏查該提督聶士成秉性忠純。勇敢素著。其從前剿髮捻各逆。並光緒十六年剿平朝陽逆匪。二十年中東之役。扼守大高嶺。迭著戰功。久在 聖明洞鑒。茲以臨陣捐軀。身受多傷。死事甚爲慘烈。而當此軍務方急之際。遽失良將。莫不同聲悼惜。該提督係二品大員。應如何賜卹之處。出自 鴻慈。至該提督所部武衛前軍馬步三十營。並現因軍務吃緊。在蘆臺添募之兩營。刻值戰事方殷。未便無所統率。應統歸浙江提督馬玉崑總統調遣。以資應敵。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另有旨。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統帶武衛前軍直隸提督聶士成從前著有戰功。訓練士卒亦尙有方。乃此次辦理防剿。種種失

宜屢被參劾。實屬有負委任。昨降旨。將該提督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朝廷曲子矜全。望其力圖振作。藉贖前愆。詎意竟於本月十三日。督戰陣亡。多年講求洋操。原期殺敵致果。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姑念該提督親臨前敵。爲國捐軀。尙非退憚者比。着開復處分。照提督陣亡例賜卹。用示朝廷格外施恩。策勵戎行之至意。欽此。六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各國開衅。京津各軍尙可用。惟聶士成一軍。平日第講洋操。臨敵爲洋教習所制。以致未戰先潰。委械授敵。兵弁中有入洋教者。甚至倒戈相向。甘心從逆。而其沿用洋裝洋號。動爲拳民猜疑。自相鬥殺。誤國亡身。實堪痛恨。各路統兵大臣。凡夙習洋操及用洋裝式樣洋口號者。務卽悉數更換。一律仍歸舊日兵制。其中如有入教及私通洋人兵弁。尤宜嚴加分別。認真淘汰。俾兵爲我用。不以資敵。將此由六百里通諭知之。

上諭謂兵弁中有入洋教。倒干相向甘心從逆者。當是通匪之兵。因予訪問確切。實無教民於軍中也。

津城失守

六月十六日。俄將發員。傳報各軍。擬明日發俄兵大隊。由淀河東岸。折至城北。攻華軍前營。請各國相助。大約須足三千人之數。是日日本第五師團到津。日軍爲之大振。日將福島與幕僚酌議軍務。適法將貝拉哥來訪。謂曠日持久。徒爲無益之戰。兵氣沮喪。任華兵逞志。非良策也。不如冒險攻城。滅華軍礮火。始可隨我所欲。福島曰鄙意亦然。遂令指揮官。以此議傳之各軍。擬以俄德二國兵。又法兵一隊。約三千人。由淀河北岸進攻華軍左側。近偃水師營附近之礮壘。又以日英法美四國兵。約五千人。自西南進逼南門。眾將然之。遂於十七日早三下半鐘。兩軍並進。英法日美兵分三翼。右翼爲法兵。沿土牆前行。左翼爲英美兵。自東樓方面前行。中翼爲日本兵。尾以步馬各一隊。用防華兵自後襲擊。四下半鐘。行抵西局對面。橋梁已斷。欲渡不能。立飭工兵架橋。直向海光門前去。華兵由城上放礮。直中日軍。彈丸如雨。日兵列陣還擊。礮聲隆隆。震撼天地。無何。英法兵亦至。相助力戰。

奪步前行。勢如潮湧。直逼海光門。至南門大街。分道排立。日兵作中隊。法兵作右翼。英兵作左翼。美兵爲法兵之右翼。同時攻擊。鐘方七下。聯軍突南門。華軍力禦。不能進。日本聯隊長栗谷氏。兩分其兵。一使江口少佐率之。一使村山少佐率之。江口隊進時。村山隊放鎗庇護。村山隊進時。江隊放鎗庇護。各兵踴躍。直向城門進步。自海光門至南門。尙有二里許。其間道路迂曲。加以大雨之後。泥土淖滑。濠溝積水。徒涉爲難。法日兵奮不顧命。如火如荼。城上華兵。勁鬥殊常。擊斃日本大隊長服部少佐。副將中村中尉。中隊長吉澤大尉。重傷繙譯官熊谷右井二氏。日軍死傷甚衆。入下以後。華洋兵相持甚苦。聯軍載攻載進。至九下鐘。距城門僅百數十步。躲身土屋中。與華兵接戰。城河無梁。不可渡。又無架橋之木。華兵發彈如注。傷斃日兵尤夥。戰至夜十下鐘。日兵退至海光門。英法兵隨之。暫爲休息。十八日味爽。日兵架橋以渡。華兵知之。立放多鎗。日兵拚命抵城下。以火藥包置城門口。一轟之下。門已大開。此乃外門。日兵一湧而進。尙有內門未啓。日兵或升屋而上。或梯牆而登。華兵

築石亂投。不能阻止。未旋踵。日兵名籐井房者。已登城上。華兵見之。紛紛奔散。籐井房一躍而下。斬門關而出。日軍先進。樹日旗於鼓樓。後英法美三國兵相繼入城。分道樹旗。驅逐華兵。格殺無算。先是守城華兵約一萬六千人。拳匪約二萬人。拳匪先潰。向北奔走。官軍惡其妖術惑人。已不能避彈子。而又累及官兵。故自後擊之。斃匪不勝屈指。官兵死於戰者。以千計。匪則既死於聯軍。又死於華兵。有數千之數。美兵追擊敗軍。獲中國小輪船兩艘。俄德法兵由淀河北岸。放礮擊水師營。海關道火車站。該處華兵二千五百人。燃礮還擊。互相苦戰。直至十八日早三下鐘。華兵不能支。啓門而出。四處奔跑。俄德法兵初不知其已逃。嗣以城上。礮聲息止。始知華兵已遁。亟由東門入。插俄德旗。城內死人滿地。房屋被毀甚多。城外大街。亦已十去三四。十九日城中無賴及丐子等。抄搶富戶典當。席捲一空。官署所積銀物。爲西兵所得。二十日西官出示安民。地方乃稍靜。路上行人。手持小旗。上書日本順民字樣。以後日靜一日。水道亦通。惟華人行走。須有照會。乃可無碍。河東一望無際。化

爲平地。新馬路一帶亦然。自馬家口至法租界。週圍里許。前皆華屋高樓。至是無一存者。從法界至津城。但見碎磚破瓦。狼籍滿地。至開口二里餘。求一屋而不可得。滿目慘狀。言之痛心。城中自東門至鼓樓。片瓦未動。南門所傷無幾。西門則死屍山積。房屋十存一二。北門亦無患。最慘者惟西門。其屋皆礮彈所毀。日軍在支應局。得現銀百萬兩。俄人獲大礮十一尊。城東北隅之礮臺。爲日人所得。計聯軍死傷七百七十五人。內法兵死二十二。傷九十七人。日本死傷四百。美二百。英五十。此外俄軍死傷一百五十人。內有法國礮弁傷於肩。無性命危。此係法將貝拉哥所報之數。貝曾蒞陣。告人云。日兵之勇。良堪訝異。余見其攻城時。一礮架於製造西廠。離城一里半。礮手隨放隨倒。爲華兵所中。然一兵倒則一兵至。不稍怯。舉足踢死者至旁邊。已則昂然挺立。視死如歸。其撥礮納藥從容自若。宛在無人之境。聯軍入城後。日據南門。法據西門。俄佔東門。英美等國有各地址。是役惡戰十六點鐘。華軍雖敗。其勇毅逾於恒。爲列國所嘉許。六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裕祿等奏天津失守。自請處分一摺。直隸總督裕祿着革職留任。提督宋慶着交部議處。津城既陷。境內無華官踪跡。俄英美德日等國。同設都統衙門。暫理民間事務。以美人丁嘉烈爲漢文司員。凡有訟詞。悉由其審斷。供役則仍用華人。并假手於本方紳董。收稅銀。聚捐項。經費所需。入能敷出。無何。商市一新。百廢俱起。房屋被焚者。次第重建。唐沽礮臺。津沽鐵路。均由西人佔據。鄉民趨其利。歸之若鶩。有於拳匪滋擾時。被害較重者。呈控都統署。都統秉公判斷。其曾入匪黨。致害西人者。加以重典。議和後。約閱一年之久。始以天津歸中國。



袁 昶

忠臣冤戮

許景澄袁昶 吏部左侍郎許景澄。號竹簣。戊辰進士。浙江嘉興縣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袁昶號爽秋。丙子進士。浙江桐廬縣人。亦在總理衙門行走。庚子春。朝廷決計用義和團。驅逐洋人。許袁力爭不可。觸端王剛相怒。立行彈劾。七月初四日。奉

硃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奏參。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許景澄袁昶。着卽正法。以昭炯戒。欽此。原許袁之所以被戮。厥有四故。一、直言奏對也。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

太后宣開戰之諭。許袁皆力爭。謂現在各國兵艦雲集。萬不能戰。剛曰。有拳民可恃。袁曰。臣曾微服至交民巷。團民中鎗死者。伏尸徧地。並不能避鎗礮。故不足恃。

太后曰。此係土匪。非拳民。若果拳民。決不至中鎗死。剛云無論如何。現以阻西兵入京爲第一義。許景澄識洋務。當可派往。蓋難之也。

太后從剛言。面諭許景澄出阻洋兵入都。此乃萬不能成之事。亦人人所共料者也。二私函爲人搜獲也。李秉衡在南省時。接端郡王密諭。令帶兵北上。沿途搜捕奸謀。行至清江浦北四十里。兵丁拘獲二人。皆自京中來。一爲遞許竹簣侍郎致南方某制軍書者。一爲遞袁爽秋京卿致某督辦書者。書中無與西人交通之事。惟將京師當日情形。和盤托出。李秉衡飭將二人押解北上。以備質問。抵京之日。往見端王。訴明一切。端王恨之。致禍之基遂固。三上疏請剿拳匪。護使館也。五六兩月間。袁爽秋兩次上疏。第一疏極言義和團宜剿不宜撫。團民能避鎗礮之謠。萬不可信。第二疏言春秋之義。不斬行人。此次亂民肇釁。攻擊使館。激怒各國。自古爲戒。請旨保護使館。二疏皆留中。六月下旬。西兵麇集。勢將直撲京師。許袁相對而泣曰。奚待。遂又會銜上疏。大旨謂拳匪始萌之際。一旅之師。



許 景 澄

足以剪除。乃養癰成患。一至於此。爲今日計。非剿拳匪。不足謝敵國。非誅助匪之臣。不足以剿匪黨。此疏更觸權臣怒。先是頑固諸臣。久以許爲俄黨。因之側目。李秉衡奏稱許袁抗旨。擅改電諭。致南北異局。非斬之不足以震懾疆臣。盡其罪戾。七月初二日。步軍統領下公獄。初四日。押赴菜市街正法。拳匪充塞道途。拍手大笑。端剛趙董相賀於朝。初袁京卿語其親友曰。吾此後不知死所。各知交多見一面。卽多一面之幸。六月中寄書其家云。此後恐不復相見。此書卽作決絕觀可也。許於死前一日。索筆作遺囑。凡三則。以所辦鐵路學堂情形。與款項若干。存放某處。一一書明。末謂身死報國。無所恨。惟尙無後。家中一妾。已有娠。冀得一男。以綿宗祀。乞當事保全之。臨刑時。二公神色不變。天下冤之。茲將許袁奏疏錄左。以存其心迹。

奏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披瀝直陳。仰祈 聖鑒事。竊見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亂京師。連日 召見王貝勒內外臣工。

聖躬焦勞。爲

宗廟社稷。深維至計。廣諮下問。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紆

君父之憂勞。負罪無狀。內愧且憤。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

上諭。卽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名目。實係白蓮教餘孽。奉

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言萬無招撫

編爲營伍之理。言之最爲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妖

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兵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絕無能避鎗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証。上年臣詢提

督程文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近畿。有山東義和拳。又自稱金鐘罩。紅燈照名目。四五十人投効。以火

鎗利刃試其技。立時見血傷斃。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稱明裔

煽亂。其爲邪教爲亂民。又確鑿無疑。臣於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

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爲名滋事。臣曾面奏。係邪教倡亂。應預爲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巨股。東省晏然。始而士紳誤信騰謗。謂該撫不應用剿。此皆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爲正。近亦帖服。以該撫辦理爲是。臣去年冬。曾以勞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旨。飭下東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成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涇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爲名。叛逆昭著。乃電奏力請剿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涇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涇水。戕官未經痛辦。遂致匪胆愈張。焚燬蘆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桿。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線。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所經營。一旦焚燬數百萬巨貲。深堪惋惜。又焚殺教堂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伏以民教互仇。積成憤毒。地方官稟承國家律令。自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該匪胆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燬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

驚宮闕。實爲罪大惡極。萬不可赦。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京城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士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艱於匯兌給發。氣象蕭索已極。自有亂民不法。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兇鋒。情急自衛。現兵祇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六日。樞臣啟秀等傳

懿旨。慰問各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

聖慈。淪肌入髓。口稱調洋兵爲衛館保命。絕不干預中國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卽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詞決非虛僞。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內城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勢顯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

嚴旨。飭令步軍統領武衛中軍。與各御營禁兵。嚴拿首要各犯。刻卽解散脅從。將城內外所設壇棚。盡

行拆去。乃官兵觀望。拳匪橫行如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 旨所擬十條章程。實止虛文。何曾實力做到。此事權不一之故也。拳匪麀聚京城。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變。伏乞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討。上安

九廟。下靖兆民。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剿且撫之法。得以便宜從事。先肅清內城地面。遵 旨立即出示。徧諭軍民人等。凡遇頭紮紅布。身繫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賞銀五百兩。餘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候予奏獎。該大學士爲 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勞以細事。須差委得人。乃可分理襄助。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畧。內閣學士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 旨交大學士榮祿。參贊謀

略。遴派武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爲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止鎗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請旨暫閉前三門。嚴禁游民。祇准出。不准進。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命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幹司員多人。分駐各汛段官廳。隨將所拏匪徒。畧訊口供。稟明統帥。卽行就地正法。以儆兇頑。餘者解散。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再行將正法若干匪。造冊奏報。或謂該匪人多。剿不勝剿。不知祇匪首倡亂。餘多愚蠢村農。幼壯不一。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爲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潘關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動言請神。此乃符咒扶鸞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如鎗礮等物。立卽轟斃。若云匪術能避鎗礮。何以十六七等日。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鎗立斃數匪。昨又擊斃帥府胡同拳匪四十餘名。拆毀其壇。京師軍民數百萬。受國厚恩。實無一謀叛者。叛逆祇拳匪首要數人耳。一經擒斬。申國法。儆人心。匪胆卽寒。民志自定。五城御史。街道廳亦應督同綠營練勇水會一體照辦。城匪旣清。各國使館。蒙

天恩保護。感激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卽來亦可以城匪旣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令其撤回。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重典。康誥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剿。無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撫之。亦不受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剿辦。必至拳匪洋兵互相關闕。喋血京師。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不如我自剿辦。尙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以維持大局。 廟社不驚。萬民幸甚。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 明旨。責成旣專。收效乃速。交涉之艱。乃可審機因應。所有目前急圖補救之法。務一事權。以弭巨患緣由。披瀝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明裁斷。謹 奏。

又疏 奏爲密陳內訌外侮。禍亂日急。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披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竊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國使臣克林德。途遇鎗斃之後。該匪遂攻擊各國使館。提督董福祥所統甘軍。尤與聲勢

相倚。狼狽爲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東城一帶。京官私宅。刼掠殆盡。該匪旣以仇教爲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伊今。實爲罕見。當匪徒初攻使館時。莫不謂旦夕間。便可剷除。董福祥且屢以使館盡毀告矣。今已二十餘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骨狼籍。徧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眾。自詡能避鎗礮之術。而今安在。夫以數萬匪徒。攻四百餘洋兵所守之使館。至二十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其伎倆亦可慨見。尙得恃其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若云眞義和團確能爲國宣力。其尋釁焚殺。皆依附其間之僞義和團所爲。一類之中。旣分眞僞。擾亂已極。且旣容附入之。僞者無惡不作。眞者亦非善類可知。况歷奉 嚴旨。禁止持械尋仇。焚燬刼掠。并令解散出城。該匪竟置若罔聞。橫行如故。無論眞僞。總之藐視王法。均爲冥頑不靈。罪在不赦。愈撫則愈聚。愈縱則愈驕。臣前次奏請 專責成大學士榮祿。用且剿且撫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禍亂日亟。愚妄之見。尤不敢不冒死瀆陳於 聖明之前。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

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爲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卽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恥。連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我國家與泰西各國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傳教。平日教民倚勢。魚肉鄉里。以洋教士爲護符。地方官或者希圖了事。抑制平民。亦屬不免。民心怨忿。仇視教民。是皆臣等辦理不善。貽害至今。負罪實甚。臣何敢謂民教相仇。其曲全出於民。特任令自相報復。殊失國體。譬如鄉里之間。兩家有隙。而子弟僮僕肆行鬥狠。燬鄰居之室。而殺其閭人。爲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隣居之詰問。必不向子弟僮僕而向家主。爲家主者。又烏得以子弟僮僕不受約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穌者。傳天主教者曰神父。傳耶穌教者曰牧師。該匪亦不辨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宗希臘。日本向宗佛教。該二國從無入內地傳教之事。該匪更不知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之人。見異服異言者。統呼之爲毛子。銳以彌蕪爲快。無論勢有

所不可。理有所不宜。且我駐洋各使臣。非銜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而不勝忿忿。先殺我使臣以償之。是直易刃而自殺使臣也。朝廷方賜各使館蔬果米麥。以示懷柔。該匪乃倚驕將爲護符。肆行攻擊。外人轉疑。朝廷陽歛陰袒。謂非縱令恣意凌轢。其誰信之。夫使館無恙。將來與各國復歸於好。各使臣受

皇太后

皇上懷柔之恩。自當激發天良。剖言禍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釋其本國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轉圜較易。若使館盡燬。使臣盡戮。則我

皇太后

皇上此時懷柔之恩。外人烏從而知之。欲自釋於各國。雖百喙亦無從解免。今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剿匪爲辭。疑之者謂乘機窺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當痛剿。本不

待外人諄請。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請保全使館爲將來轉圜地步。一面嚴旨切責提督董福祥。飭令甘軍悉行退扎城外。不許重至東交民巷。比驕匪徒。向使館攻擊。違者卽行正法。使兵匪相離。匪勢較弱。則剿除亦較易。一面仍請責成大學士榮祿。尅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圖剿洗。永杜後患。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奏。

第三疏 奏爲密陳大臣信崇邪術。誤國殃民。請旨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仰祈 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制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

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畧。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不匪目之。亦有知其爲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鎗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謂吾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載覆之德。斯可矣。若謂際茲國家多事。時局維艱。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扶者傾之。豈能扶之。卽能扶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

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滅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眾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眾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妄

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礮臺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

謂擊沉洋船焚燬洋房實屬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大沽礮臺。係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眾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 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東身自愛。仰答高厚鴻慈。乃比匪爲奸。形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

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吾

皇太后

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啟秀。謬執已見。愚

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 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剿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

皇太后

皇上之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 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 命。旣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勝殫薙。似此任意妄奏。 朝廷盍一詰責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

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若非

皇太后

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廷臣僉爲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

列祖

列宗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剿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嘗何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眾。使毓賢去歲能力剿該匪。斷不致蔓延至

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其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 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 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

聯元立山徐用儀張蔭桓

候補三品京堂聯元。號任衡。紅旗人。在總署行走。庚子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

皇太后

皇上召見翰詹科道垂詢開戰之事。眾皆默然。聯元奏云。奴才自閱史鑑。卽兩國失和。亦無殺害使臣之理。況公法尤以不能保護使臣爲野蠻之國。今使署中之西兵。僅有一千餘人。聚而殲旃。亦非難事。但慮各國乘間而起。徑撲京都。不幸而入。勢必盡情殺戮。以洩其恨。奴才竊以爲不取。語未竟。皇太后大怒。以爲有意抗旨。卽命正法。因某親王跪求。始免。然拳匪已積怨於聯。俟其歸。闖入宅中。未請旨。逕行捕斬。

戶部尙書立山直言於朝。謂拳團不足持。匪聞之恨之切齒。尙書家故富厚。匪覬覦之。誣爲入西教。遣人圍其宅。伺尙書出。執至莊王府。囚之。莊王具片奏劾。謂據壇上傳到。戶部尙書立山私通洋人。理合斬首。莊王派團匪多人。圍尙書第。以搜查爲名。傾其所有。席捲一空。偶獲西人舊名刺二紙。指爲私通洋人實據。不待奉旨。拽尙書出。殺之於市。

徐尙書用儀廷對時。力主和議。言不可與各國啟釁。



太后不悅。端剛嫉尤甚。未請旨。遽發團匪擒尙書於私第。徐被捕之初。大聲叱問。爾等何人。我何罪。而致此。未數聲。刃已加頸。死狀殊慘。

已革張樵野侍郎蔭桓。戊戌年力佐

皇上變法。是年八月

太后訓政。褫張職。本擬誅戮。嗣以西使乞情。僅發配伊犁。至拳禍方興。有人誣張通俄。奉旨正法。兩宮遷陝後。始知許袁等所言不悞。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尙著勞績。應卽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該部知道。欽此。

南數省相約保護

北省頑固諸大臣。酷信拳術。將以國家爲孤注。南省各督撫。智遠謀深。老成諳事。皆以政府之意爲非。因設有幹旋之法。吳粵楚齊督撫。電致駐各國星使。畧謂拳匪滋事。中外商民均遭蹂躪。然

朝廷並無與各國開釁之意。深恐各國旅人悞會。致傷和局。請卽迅商外部。電致各統兵官。暫緩添兵進京。俟李中堂到京。必能與各國公使妥爲調停。總之各國不開釁端。中國乃能專力剿匪。若一旦決裂。則長江一帶匪徒。必致乘間響應。中國亦難於兼顧。請酌奪轉商見復。江督劉廣督李楚督張東撫袁皖撫王湘撫俞。

嗣以匪亂熾昌。行將蔓延南省。兩江總督劉峴帥創議與西人互立相保之約。西兵不入長江。不擾南省。西人之財產教堂等。在中國迤南數省者。由各督撫保護。不稍異視。此意一定。峴帥電商張香帥盛京卿李傅相袁慰帥俞中丞等。諸公意見相同。香帥尤形色喜。覆劉盛二公云。來電均悉。請卽



刻飛飭上海道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爲主。並請聲明。敝處意見相同。杏翁思慮周密。敢懇幫同與議。指授滬道必更妥速。尤感。但恐各領事必須敝處派員。擬卽派陶道森甲。迅速赴滬與議。惟請告上海道。及盛京堂先與速議。不必候陶。盛京卿余觀察接江鄂議約之諭。立與上海各領事一再商量。領事之意。均以速平匪亂。保護全局爲主。遂定保護南數省商教章程九條。又定保護上海章程十條如下。

中西各官分任保護章程

一。上海道臺余。現奉南洋商憲劉兩湖督張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爲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已另列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認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

督撫。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真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各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自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啟釁。燬壞洋商教士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礮臺。各國兵輪切不可近臺停泊。及緊對礮臺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礮臺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兵輪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爲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撫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各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中西官議定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

一。租界內華人以及產業。應由各國巡捕保護。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應由中國官妥爲巡防保護。遇有驚急之事。互相知照妥辦。

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眾滋事。或搶劫傷人。無論華洋地界。均須一體嚴拿。交地方官從重嚴辦。

三。現因各處商貨停滯。各項小工傭趁較難。擬請租界工程局。添辦新擴各界路工程。城內則令疏通河道。並由道臺挑選精壯。充當勇丁。務使閒民有事可做。消患無形。

四。添辦各項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糧。中外官商公議捐助章程。

五。滬市以錢業爲大宗。而錢業須賴銀行零拆轉輸。若銀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銀迫蹙。錢市一有擠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礙。市面一壞。人心卽震動不安。應請會商中外各銀行東。及錢業董事互相

通融緩急。務使錢行可以支持。

六。鈔票應照舊行用。祇須道臺會同各領事出示曉諭。聲明各行票本收銀搭幾成鈔票。由各錢業照付。

七。租界內大小各戲館。應令照常開演。不可停歇。以惑人聽。

八。租界內救火章程甚備。租界外浦東亦應仿照。多備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亂動。一面由火會分馳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護。認真彈壓。應請先行出示曉諭。

九。租界巡捕應請添募。晝夜輪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廂內外以及浦東南市。亦應添募巡捕。多派員弁。分班輪流巡查。

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總散路徑。租界內邊地。則由工部局於各要路多派巡捕。每處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駐守。瞭望界外。倘有成羣來界亂人。卽鳴驚鐘。知會總局。派捕抵攔。租界外邊地。則由華官

派兵搭蓋棚帳。常川駐守。勿令成羣亂人。闖入租界以內。

此約初成。各方謠言蜂起。人心惶惶不安枕席。上海道余觀察出示安民。其詞曰。前因北方拳匪滋擾。各國調兵前往保護。本國官商本埠居民。不可聽信謠言。輕舉妄動。疊經出示曉諭在案。本道茲奉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電飭酌議上海長江內地等處。保護章程。與外國各領事會商辦理。茲准本埠領袖西洋總領事函。現駐大沽各國水師提督已示諭。祇攻拳匪。暨拯救北京。及別地方遇險外國之人。各領事願再聲明。今劉張兩督憲按照約章。力保該管省內一切外國人利權始終無傷。各國至意。或分或合。開端舉動。或遣兵卒沿江等岸妥爲保護等語。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商民諸色人等一體知悉。爾等須知本埠城廂內外以及租界。均有華洋兵丁各分界限。按段巡防。密加保護。一遇流氓成羣肇事。立即會同拿辦。決無意外之慮。爾商民人等慎毋惑於謠言。紛紛遷徙。致遭匪徒劫掠之禍。自貽伊戚。後悔難追云云。猶恐民心驚悸。視官諭爲具文。故駐劄上海各國總領事官。亦

出示曉諭云。北方拳匪滋擾日甚。以致上海租界謠言繁興。人心惶惑。無識之徒。紛紛遷徙。自相驚擾。轉遭劫掠之禍。殊爲可憫。本總領事等。現與中國大憲和衷商定。公同保護地方。彈壓匪徒。租界以內。由工部局與商團各兵嚴密巡防。並特調來各國水師戰艦。暫且泊守浦江。毫無他意。似此水陸兼防。中西合力。雖北方暫時不靖。而南方永無烽火之驚。爲此剴切示諭。仰租界內居住商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各國水師戰艦。前來黃浦江停泊。係爲保護地方起見。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徙。是爲至要。在滬人民閱諭之後。果能安靖。而內地則謠詠依然。護理江蘇巡撫聶仲芳中丞。另發告示。布貼各州縣。俾眾周知。示中有本護院在蘇藩任內。迭次札飭所屬各廳州縣。凡有教堂及洋商居住之處。遵照歷奉諭旨。加意保護。已不啻三令五申矣。而地痞棍徒到處皆有。其佈散謠言。動淆眾聽。希冀乘機發作。爲搶奪財物。擾害地方起見。乃有無知之人。竟有被其所惑。以致紛擾遷徙。劫案迭出。後悔無及。爾等要知。朝廷示永遠之仁。並未妬視。如京城各國使館等。奉

恩旨極力保護。並飭各督撫。相機審勢保守疆土。是以兩江督部堂劉。湖廣督部堂張。札飭藩道與各國領事商定立約。內地長江等處。各國商教人民財產。由地方官力任保護。以後毋論如何。必須一律照辦。務使居民商務安靜如常。土匪卽無從萌孽。各國兵輪一不駛入長江。彼此無猜。則各不相擾。自然安靜。在愚民共知保護者。外洋之商教。不知正所以保全我百姓之身家性命也等語。

湖廣一帶張香帥于中丞會銜出示云。北方因匪徒滋事。以致各國生釁。人心搖動。大局攸關。本部

院堂

奉到五月二十九三十等日寄諭。現在京城仍極力保護各國使館。各省督撫務須相機審勢保守疆土等因。自當欽遵。此次諭旨。設法辦理。已會同兩江部堂劉。詳加籌畫。將東南各省均行一律保全。現與各國領事商定。各國水師艦隊。不入長江。則內地各省所有各國人口產業。均歸地方官極力保護。業經妥議辦法。電奏在案。此乃保衛地方百姓身家至計。誠恐民間未知此次奏明辦法。土匪莠民。藉端騷擾。致害全局。爲此亟行出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北方戰事。本非朝廷意料所

及。此次諭旨。現在京城保護各使館。各省現在仍遵歷年頒行約章。保護租界教堂。同爲保全大局起見。現在各國願歸我保護。水師艦隊不擾長江。則居民商務。自可安靜如常。土匪不能乘機作亂。其所以保全沿江內地各省百姓身家性命者。裨益良多。斷不宜輕啓衅端。庶可仰副朝廷顧全大局之意。紳耆人等。尤當剴切開導。如此可以保安國家完善之疆土。卽所以彰明聖朝如天之至仁。既經此次示諭之後。如有捏造謠言。煽惑人心。及聚眾擾亂租界教堂者。定卽嚴密查拿。按照土匪會匪懲辦。其有匪徒藉端騷擾。意圖蠢動者。各處均已駐有重兵。立行痛剿。如兵勇差役有滋事擾害者。亦須軍法懲辦。務使商民安業。地方平靜。以仰副諭旨相機審勢保守疆土之至意。各宜凜遵毋違。切切特示。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湖廣總督部堂張。湖南巡撫部院俞。爲曉諭事。照得北省民教尋仇。匪徒乘間燒搶。致開外釁。本部堂本部院節次欽奉

上諭現在京城。仍竭力保護各國使館。並徐圖補救。着各省督撫相機審勢。保守疆土各等因。是釁端之啟。原非 朝廷本意。且並無廢約之文。則所在教堂教士與遊歷洋人。仍應欽遵歷年 諭旨。照約保護。特恐民間未能深明事理。徒逞意氣。自詡義勇。或悞聽浮言。托稱忠愛。別生事故。亟應明白開導。以期保境安民。我民須知住堂教士。遊歷洋人。爲數無多。如或恃眾欺凌。不足以稱義勇。一旦構成釁端。上貽 聖主南顧之憂。下累宗族鄉鄰受無窮之害。自蹈罪魁禍首。尙何忠愛可言。湘省士民率多明達。必能深喻此義。匪類奸人造謠生事。希圖因利乘便。固不待教而誅。除責成文武官弁。將所有教堂及游歷洋人。照常保護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省士商軍民人等一體知悉。父兄子弟務各交相勸誡。切勿誤信浮言。召釁生事。致碍大局。倘有痞匪造謠逞兇。定飭兵勇嚴拏。盡法懲辦。決不姑寬。各宜慎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六年七月日示。按俞中丞口是心非。一任衡州道縱匪殺害教士。事見下編湖南教難記。

兩江總督劉宮保。亦有告示一。其文曰。爲出示曉諭事。照得前因北地匪徒肇衅。誠恐各處土匪煽惑愚民。藉端滋鬧。業經一再嚴切示禁。並電飭各屬凡教堂商務。務須會同地方紳董協力保護。諄切告誡。不啻三令五申。此次北方戰事。由於匪亂。非朝廷意料所及。各國商民。誠當保衛。非特彼此互有商民。客居其地。亦天理人情教化應爾。現故由上海道與各國領事議定。在內地及長江等處。各國商教人民財產。均由地方官力任保護。以期彼此相安。以後無論如何。必當一力照辦。爲此再行曉諭爾諸色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務各安分守法。須知各國商教人等。仍應照約一律嚴密保護。如有造謠滋事匪徒。定卽查拿正法。決不寬貸。其各懷遵毋違特示。六月初七日示。

六月二十五日。成都將軍綽留守。會同四川總督奎樂峯制軍。發出告示一通。其文曰。爲遵旨保衛地方出示曉諭事。照得北方近因拳匪滋事。各國紛紛調兵到京保護。以致亂民乘機肆擾。本將軍本部堂欽奉諭旨。飭令保守疆土。自應妥爲辦理。以期地方安靜。現經兩江湖廣總督部堂劉張會同

與各國領事官約定。各國兵艦不入長江。凡內地各國人口產業。均歸地方官保護。業經妥議電奏在案。誠恐民間未知此次辦法。或有土匪莠民造謠生事。藉端騷擾。轉貽地方之害。爲此特行曉諭一切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此次北方開釁。本非朝廷意料所及。現在長江以上各省。外洋商民既經與各國商定。仍舊歸我保護。川省係長江上游。自當一律辦理。況我國出使官員。及人民之寄居各國。貿易各國者。均照常保護。則各國官商教堂及游歷洋人之在中國者。自應按照條約。無論何國一體保護。俾地方安靜如常。爾等務須安分守法。互相勸誡。切勿受人愚弄。輕啟釁端。倘有匪人造謠生事。煽惑人心。藉端肆擾者。定卽嚴拿重辦。決不姑寬。其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劉峴帥札飭各府州縣實力保護商教。其文曰。北地匪徒鬧教至肇巨釁。若東南一帶再滋事端。大局不堪設想。迭經電檄通飭保護商教。拿辦匪犯。現因各國均欲以兵艦入江自衛。恐致驚擾。會同湖廣張部堂。飭令滬道。與各國領事官議定。長江一帶由我自行力任禁止造謠。嚴辦匪徒。保護商教。不使

疎虞。以期各不相擾。俾得保守東南。以待大局轉機。惟現當北地糜爛。人心浮動。匪徒思逞。防範固宜周密。辦匪尤必從嚴。倘有造謠生事。卽行嚴拿正法。以遏亂萌。至保護之法。值此兵單餉絀。分防要隘。尙多不敷。斷難分撥內地。惟保護商教。卽所以自衛地方人命產業。事關切已。禍福與共。必能一體曉悟。協力圖維。經此次通飭之後。若再稍掉輕心。必致貽悞大局。斷非參辦所能蔽辜。爲此札仰各該道府嚴飭所屬。一體凜遵。是爲至要。切切特札。光緒二十六年六月 日

東南疆臣奏稿

江督劉鄂督張川督奎皖撫王浙撫劉護理蘇撫聶會奏稿 奏爲遵 旨相機審勢。妥籌辦理。以彰威德。而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此次戰事。由於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燒殺。致釀大患。各國亦以剿匪救使及保護商民教士爲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軍事旣起。各省自應力籌戰守。臣等已將防務嚴密籌備。倘彼族前來侵犯。卽當奮力抗拒。不敢稍涉疎虞。竊維 中朝寬大。聖澤如天。懷柔遠

人。無不仁至義盡。目前辦法。總須將 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及並行不悖之德意。切實宣諭。庶匪徒不敢藉端滋擾。爲害地方。臣等於戰事初起之時。卽行出示曉諭。務各相安。不必妄生疑慮。並接出洋華民稟電。請保護各國洋人。以免報復。情詞極爲迫切。臣等遂乘各領事來省保護商教之時。會飭江海關道余聯元與之訂定章程。長江一帶及蘇杭內地。各國如不侵犯。我當照常保護。經各領事電商各外部。臣等亦電各使臣向各國切實聲明。德因戕殺使臣。頗持異議。嗣因各國牽制。遂亦帖然就範。恭繹五月二十九日。

諭旨。現在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並飭臣等各盡職守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六月初三日寄 諭各使臣。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各該大臣在各國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等諭。是 朝廷於天津開仗之洋人。則嚴行懲創。於未與戰事之洋官商教。則曲爲保全。威德並施。昭如日月。臣等屢次奏請保護公使。亦以 聖慮之所重。時局之所係。首在此舉。不容稍緩。迭

准各出使大臣楊儒等來電。總以保全公使暨在各省之洋人爲第一要義。擬懇

天恩。飭下在京得力各軍。保護各國公使。正所以自保使臣。飭令各督撫保護在華洋人。正所以保在洋華民。不勝急迫之至。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奏。

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爲事局危急。合詞瀝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奉

二十四日寄 諭欽遵。續准東撫密電。二十五日寄 諭。拳匪在京。助官獲勝。降旨嘉獎各等因。欽

此。竊謂此次大患。在與各強國一齊開釁。目前大沽已失。京都危急。拳匪僅恃邪術。各國非比流寇。雖幸獲勝仗。各國斷不甘心。勢必增調重兵報復。俄日兩國陸兵最多。其來最速。現俄用裝茶輪船。改赴旅大裝兵。英調印度兵。美調小呂宋兵。日本調廣島兵。法調西貢兵。連德國陸兵尙不下八九萬。斷非

董宋聶諸軍所能抵禦。拳匪無紀律。可勝不可敗。敗則四散。以京師之重地。當孤注之一擲。危迫甚矣。論兵力。一國烏能敵各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焉肯讓一國。不勝不止。豈有拳會可操常勝而無一敗之理。鏖戰旬日。藥彈必竭。接濟無從。更何能以血肉之軀。與礮火相持。一旦兵敗拳散。各國大隊直入京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萬叩以請。朝廷亟思變計者也。沿江一帶。會匪鹽梟。安慶道友甚多。與拳會各自爲黨。平時專以掠劫爲事。名號皆悖逆之語。並無拳會之黨可招。臣等已將防務密爲籌備。但就目前計。北方已決裂。至此東南各省。若再遭蹂躪。無一片乾淨土。餉源斷絕。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穩住各國。或可保全疆土。昨寓漢口英國領事迭來臣等署中面商。欲派兵艦多艘入江。各衛商教。臣等以力任保護。堅詞却之。該領事已允不再派艦。上海各領事處。並經飭令江海關道。密爲轉商。亦各允許。蓋長江商務。英國爲重。各國覬覦已久。懼英而不敢先發。英亦慮各國干預而不敢強佔。以啟各國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霸縻牽制之。

若觸怒一國。勢必羣起而攻。大沽覆轍。可爲追鑒。此實委曲求全之策。現在尙屬安靜。自可暫與周旋。仍一面籌備。唯沿江防軍。器械不能一律。雖酌量增募訓練。仍無把握。一經宣戰。各國封我海口。滬局軍火不能運出。將士戰守奮勇。亦無藥彈接濟。沿海各省。紛擾可慮。防不勝防。閩浙廣東。兵力亦薄。從前法越之戰。日本之戰。開釁皆止一國。軍械藥彈。尙可設法分購密運。勉支半年。故一國尙可力戰。若謂可以抵拒各國。臣等決不敢作此矜誇之語。以欺

君上而悞國家。外釁一開。內匪四起。更難措手。總之能聯絡一氣。長江以內。當可使外人無從逞志。倘各國必欲以干戈從事。派大隊兵艦攻我營臺。實逼處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責。自當盡力抵禦。存亡與共。事機甚緊。所關甚巨。謹披瀝上陳。再出使各國大臣。此時請勿遽行召回。各使臣下旗回國。卽是明示決裂。自認攻毀各國人命物產。以後更難轉圜。擬仍令暫住各國爲要。在京各國使臣。亦宜設法挽留。勿遽聽去。合詞瀝陳。此奏係電由東撫代爲具摺。交驛六百里加緊飛遞。以期迅速。不勝

急迫之至。合併聲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軍士勤王

大沽失守。列國興師。勢不能不戰而和。故 朝廷疊降 諭旨。着長江以南各直省。多發兵將。入衛京師。以固國家根本。五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近日京師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爲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兵麇聚津沽。中外釁端已成。將來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望之至。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二十五日奉

上諭。現在中外已開戰釁。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戰獲勝。業經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

皆有。各督撫如能招集成團。藉禦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復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二十七日又奉

上諭。現在中外開衅。業經諭令各督撫集義和民團。藉禦外侮。各省現有快槍快炮。僅能供防營之用。著各督撫將軍分飭各營旅。將舊存槍炮刀矛各種軍械。趕緊修理。並添造子藥。酌帶專件。以備民團領用。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現在中外失和。需用浩繁。庫儲支絀。所有各省應解各項京餉。著卽迅速籌撥解京。海道不通。票號停歇。應揀派練事之員。由陸路趲程趕解。行抵近畿。探明道路情形。妥慎管解前進。毋稍貽誤。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陳璧奏。戰局旣開。宜速籌糧食一摺。着劉坤一於清江浦一帶。設立轉運總局。委派前福建興泉永道惲祖祁督辦。將各處糧食妥籌採買。由內地水陸分運到京。以資接濟。所需腳費。准其作正

項開銷。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省。並着各該督撫同派出各員妥爲辦理。毋稍延悞。如憚祖祁未回江蘇。其清江總局。着劉坤一遴委廉員趕緊趲辦。至所稱沿江沿海販米出洋。及粵省准販土米五十萬石出洋。亟應一併禁止之處。着沿江沿海各督撫及廣東巡撫德壽一體嚴禁。毋稍寬縱。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各省奉諭後。立即籌備餉需。調動多營。紛紛北上。金陵劉軍門光材。浙江余鎮軍朝貴。福建曹鎮軍志忠。江西陳方伯澤霖。湖北張軍門春發。湖南錫方伯良。江蘇鹿中丞傳霖。安徽吳劉二統領。皆帶兵北上。入衛京都。自五月起至七月底道出清江浦者。營兵共六萬名。內四萬餘行至北京。大都。不戰而潰。其餘一萬五千。內安徽二千五百。江西一千五百。浙江二千。福建一千五百。未抵北京。俟京師失陷後。陸續南下。仍回本省。鹿傳霖所統六千。自六月起程。行抵清江浦。屯紮觀望。嗣聞聯軍已入都門。直隸境內亦有聯軍踪跡。乃拔隊繞道河南保衛兩宮。未與聯軍一遇。亦明哲之謀也。



拳匪攻使館

山西巡撫毓賢上疏請帶兵勤王。旣蒙 俞允。則示意府縣。轉命各書院生各行商。上稟挽留。李方伯上疏乞留者二。均未蒙 允。毓賢不得已。于六月念一日帶兵出省。行百里餘。至鳴謙驛。仍復逗遛。卒未抵京。

使館被圍 節譯法使畢盛日記

庚子五月。京中匪亂日亟。各國公使請各本國水師提督。發兵到京。守衛使館。時諸館中男婦及上下人員。約五百人。稅務司署約百人。天主教教士十數人。耶穌教教士及眷屬約三百人。兩教教民二千三百人。工役五十人。西兵入衛者英俄各七十人。美法各七十二人。德五十人。奧意各四十人。日本二十六人。共計西兵四百四十人。員弁在內。各國使臣十二員。英公使名寶乃樂。德使葛德林。俄使祁爾思。法使畢盛。日本使西德次郎。美使康爾格。奧使吳爾班。荷使諾白爾。班使郭魯根。意使勒奇。葡使賈拉度。比使鄆克。五月二十三日午後五下鐘。總署遞函眾使。因各國水師提督業將大沽炮臺奪據。似此辦理。顯已決裂。爰請貴大臣。率同隨員眷屬。及眾西人。一併出京。以明日午後四下鐘爲限。過期不出。如有匪類滋擾。本王大臣力不能保護云云。眾使接函。立即集議。羣言爲時太促。不能部署出京。如果出京。不知中國如何護送。用防意外之禍。將

此意覆總署。請代告在途西兵。從速來京。俾得遇於途而藉資捍衛。并約明日九下鐘同詣總署面商一切。二十四日早七下鐘。各使復發一函。請准與水師提督通電。告以在途西兵。果得到京。已足保衛。不必別發西兵。函中謂大沽礮臺如已佔據。本大臣等願設法退還云云。至九下鐘。又發一函。請准西兵來京。暫駐城外。俟使館人員出城附之。同回津沽。德公使葛德林於集議時。言欲獨赴總署。面白壹是。某使曰。昨日請會之函。總署未答一言。君何必往。法使曰。此行甚危。君其圖之。德使曰。敝處已函訂九下鐘相會矣。言已。卽出。甫閱一刻鐘。德使之馬夫。奔馳回館。報稱德使爲華兵所殺。其地去總署不遠。華兵自營舍發槍。彈穿轎上玻璃。中德使於首。其翻譯官。乘轎隨後。亦受一彈。因聞聲速起。故中於股。無性命危。隨卽出轎。向福音堂奔走。華兵發彈如雨。皆未中。教士爲之裹傷。旋卽回館。午後二下鐘。總署覆一函。稱京津之路。目下不安。但各貴國究有何心。請卽示知。先是。各使以德使被戕。詰責總署。此次總署來函。未及德使事。祇云請貴大臣與翻譯官不來敝署。因途中

不妥也。午後四下鐘。華兵開戰。擊奧館垣牆。一法兵受彈死。一奧兵受傷。英使館空屋最多。西婦西孺均往英館。英使寶大臣。曾列行伍。官至總兵。戰務爲其熟悉。故各使推英使爲統帥。時至九下。華兵四處圍攻。彈如雨下。法使夫婦偕班使同往英館。自奧館垣牆被毀後。奧法二國兵與西勇若干。退守法館。計武弁七人。法奧兵七十五人。西勇十八人。內法國十二人。比國三人。奧國一人。意國一人。瑞士國一人。大學堂教習美國仗默思君。爲華兵所殺。終夜受攻。達旦方止。二十五日。眾公使覆總署云。敝國恒存和好之意。絕無啟衅之心。乃華人攻我。槍礮不絕聲。想係匪人所爲。請貴大臣嚴行禁阻。少頃。奧比二館被火。美國福音堂亦燬。二十六日早六點半鐘。守前壘之西兵。忽爾退舍。因華兵自城上開礮。西兵不能支。故退。法館中人。盡往英館。意德日美俄五館。早已遷空。無何。前壘火起。稅務司署亦火。旣而華槍連發。至一點鐘始止。英館東隣被火。值東北風盛吹。西人憂甚。卒以力灌得息。鐘鳴十一下。英館北隣翰林院起火。相距僅一仗餘。火燄紛飛。墮於英館馬廐。竭力抵

禦閱兩下鐘方安。法俄荷美四館之鄰屋。盡付楚人一炬。華兵自城上開礮。彈丸入各館。時至五下。翰林院又火。烈燄墮大樹上。危益甚。急將樹斫倒。院中二百年來所儲書籍。悉歸祖龍之劫。二十八日。午前十一下鐘。華兵又攻。呼聲雷動。向英館大門放槍。洞穿百餘穴。因門後堵以石。故未倒。西兵鑿隣垣。從旁擊之。斃華兵不可數計。華兵大罵而去。無何。四鄰皆火起。華俄銀行亦在火中。法兵乘間放槍。殺華兵二十一人。二十九日。午前十下鐘。華兵攻使館。東西北三面。鎗聲隆隆不絕於耳。兩教教民借居肅王府。以日本兵護之。意兵失防後。亦駐其間。今日華兵攻王府。故槍至五下鐘始已。彈丸之夥。紛落如花。西兵以子藥無多。惟間時一發。既而華兵登城。在使館之南。美兵逐之。去而又登者屢。時有兵匪匿王府垣下。欲挖牆入。未果。今日法日德各死一兵。受傷者尤眾。晚五下鐘。戰事方息。北首大橋上華人貼一紙。大書奉旨保護使館。不准放火。西人疑信參半。不敢恃。子夜華兵又攻。較日間更烈。礮子飛來。屋瓦多落。至一下鐘始息。三十日。華兵攻俄館。終日發槍礮。大

學堂教習齊愛德君。在館助戰。腦後受一彈。嗣得取出。未傷頭骨。六月初一日。終日聞槍礮聲。初擊英館北垣。既而四面圍擊。猛不可狀。肅王府幾爲所破。西兵麇集守禦。華兵拆垣方倒。整隊欲入。日兵望準開槍。不久卽息。初二日。午前。華兵擊英、美、俄三館。不甚力。旋攻法館。槍礮連聲。午後四下鐘。又擊英館。兇狠若狂。西人以火油灌稻草。擲於華壘。登時發火。奧國參贊官夫人。亦與其役。倉猝間。火木墮頭。面及股均受重傷。華兵發開花彈。落於英館庭內。炸裂聲洪。咸爲驚駭。礮子直中洋樓。屋頂洞穿。岌岌欲倒。後終夜苦戰。初三日。自早七下鐘。至午後三下鐘。華兵放一百七十礮。槍聲如連珠。未稍間。各使館同時受擊。西人手足俱亂。法弁愛爾勃。死於火。晚十下鐘。天大雷雨。礮火電火相和爲虐。險惡不可言狀。至二下鐘。稍稍平息。華人穴法館垣牆。爲西兵所見。槍斃華人甚多。是日德館西兵。槍斃拳匪不少。初四日午前。華兵放七十一礮。發槍尤多。法館邊屋被火。夜間華兵與德兵戰。初五日。午前九下鐘。德、美兵苦戰久之。不能支。遂退。與英使互商防務。法人瓦搦亡。

於陣。瓦礫乃前任上海葛領事之子。向充海關司事。美兵奮勇直前。奪回所失防次。德兵以傷人頗多。不能恢復所失。意兵守肅王府。出垣奪華礮。未獲。二意兵死之。意員一與法弁一。皆受傷。倏爾華兵攻法館。西兵殺其二十人。初六日。王府之垣受礮攻。日兵不能守前壘。乃退下。夜間美俄兵衝出。拆華兵棚欄。因華兵逐漸逼近。相去僅七八丈矣。此棚堅固異常。美俄兵與華兵短刀相搏。殺華兵頗眾。美參戎受重傷。二水兵死之。雖大雨傾盆。華兵攻王府不稍懈。初七日薄暮。華兵張八旗攻法使館。一彈穿大門。尋卽息戰。英館自夜九下二刻。至三下鐘。受擊未止。美兵所得棚欄。亦受攻。初八日晚。華兵攻西飯館。放二百礮。計自被圍至今。西人死於戰者三十八。內法人七。德六。意六。美六。日五。奧三。俄三。英二。初九日。華兵自皇城開礮。頗能命中。法館經堂受彈甚夥。飯廳已不能立。園中樹木多爲彈丸所折。初十日。華兵開一百礮。放槍頗稀。午刻攻王府。日兵出外奪礮。未獲。日官日兵華勇各一死之。一日商受傷。華兵架礮皇城。距英館僅十五丈。十一日。華兵放一百二

十二礮。擁入法館。西兵殺其五十人。餘卽遁去。法館廚房爲匪所焚。英館中有意礮一尊。苦無彈子。西人於鄰屋中搜得錫塊甚多。遂製爲彈。又得鄰家舊礮一尊。鏽且壞矣。取以來。修而用之。十二日。華人放三百二十五礮。奧員多滿受彈於胸。登時殞命。多滿乃兵船主。帶兵來京。本擬回大沽。因津路爲華兵所截。不得已而留京。葬時礮雨稠密。執紼者皆髮指。兵匪縱火於鄰房。西兵畧退。以意礮擊之。匪亦退。十三日。華兵發二百十炮。法館受損較巨。縱火之匪。藏身狹巷中。法兵放鎗斃之。夜間。華兵開五十礮。二彈落英館。意礮以彈子太小。不甚得力。十四日。午前。華人放七十礮。午後放四十礮。夜間又放二十炮。法館王府皆危甚。炮丸平飛。高與人齊。非曲躬而行不可。十五日。種火之十六匪。行近法館。爲西兵所殺。且擒獲二匪。供稱華兵藏藥陰溝。擬轟使館。日間華兵開九十五炮。日兵二人死之。一西勇受傷。一華勇中彈死。夜間華兵開二十炮。十六日。早八下二刻。比國參贊官擒得一匪。供稱目下朝廷大權在端王。榮祿。董福祥手。慶王不與。亦無力之能爲。至是兵匪

已死二千人。午後法人貝育奪得榮祿部下李軍門之旗。華人大忿。攻益力。一西勇傷於喉。又一西勇傷於手。二法兵亦受傷。英館中人奪得董軍一旗。華兵終日猛攻。開二百炮。意參贊爲王爵賽爾蒙訥達之子。亦受傷。十七日午前華兵開一百餘炮。專擊英法二館。午後開炮愈密。及暮。兵匪雲集。少頃地雷作。轟塌洋屋一座。武員貝葛爾與一兵死之。奧國參贊。幾及於難。參戎達味傷於首。拳匪持種火具。擁入法館。俄而大廳書室偏屋上房客座等。同時發燄。惟經堂與小屋尙存。四十年來法人所備陳設。俱成灰燼。法兵於鎗林礮雨中。退守北棚。向匪放排鎗。匪勢乃稍殺。未旋踵。匪攻德館。如狼如虎。奮不顧身。德兵以短刀迎戰。殺華兵四十許。維時美兵出戰。驅匪於小巷中。午後華兵放三百五十礮。十八日爲法國民主慶期。本擬行慶。因法館已成焦土。未果。前日西人遣往天津之人。今日回館。途中爲華兵所苦。并隨來一人。齎榮祿致寶大臣函。大旨謂請貴大臣暫居總署。俟設法送回貴國。惟不准帶西兵。由華兵保護可也。可否施行。請卽示覆。以明日午刻爲限。各使閱之。

疑爲詐。既而寶公使覆一函云。按萬國公法。雖兩國開戰。亦當保護使臣。乃貴政府發兵攻我。實出意料之外。今各使館有西兵圍護。尙不能安身。況前往總署。不准帶兵乎。但恐西兵到京之日。亦將逞所欲爲。貴大臣果欲議和。儘可遣人携白旗來。必無妨害。是日華兵開一百二十炮。夜間專擊法館。十九日有人聞兵匪掘地聲。直達英館。初。西員不之信。嗣因法館爲地雷所毀。遂將陰溝發露。以杜不測。日間華兵發二百四十五炮。二十日早七下鐘。英兵官施德羅君受傷於王府。尋卽殞命。太唔士報訪事毛利桑傷於腿。日本總兵受彈於衣。無害。比晡。葬施德羅於園。三彈過法使頭上。少選。一人携白旗至。投到致英使一函。披視之。則慶王書。言前請遷往總署。無非爲保護計。今旣不便。可作罷論。中國將嚴禁匪徒。再攻使館。貴大臣亦當禁西兵放鎗。眾公使集議。寶大臣代覆云。各使館受華兵之攻。已一月於茲。貴政府曾許保護。實深忻幸。各公使惟圖自衛。別無他意。俟華軍不開炮。不築壘。不掘壕。敝使館自必不再放鎗也。美使接華盛頓暗電寥寥數語。首尾俱截。不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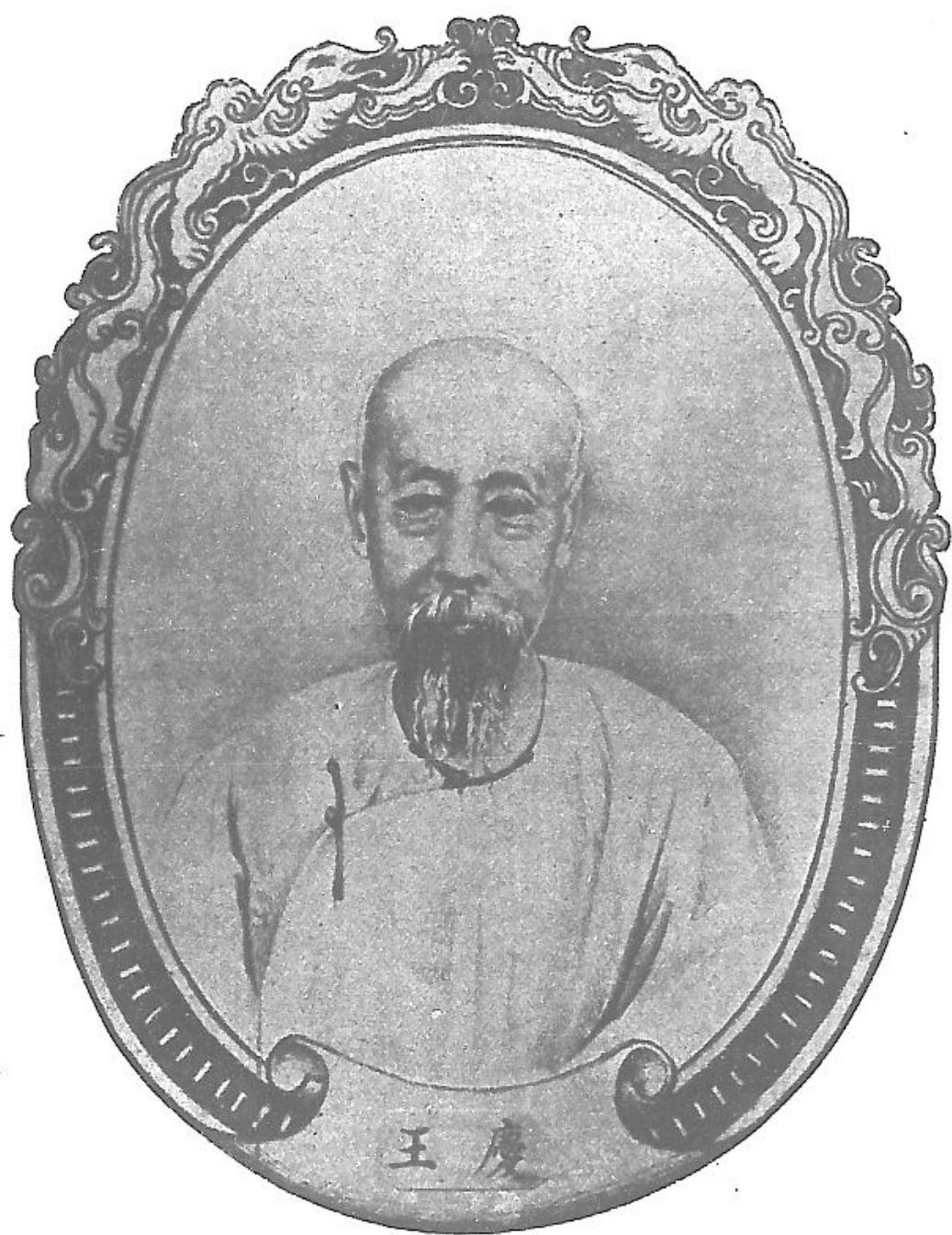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晨華兵開二十炮。後靜。二華兵擎白布抵德館。西人疑爲謀。用布掩其目。引至英館。一兵曰。榮相昨日下午令。不准攻使館。西人亦不復戰。故華兵登壘。無所顧忌。與西人語。若公使欲致信聯軍。願効力代遞。西勇貝育出圍。遇十五華兵。引見營官。官問公使欲回天津否。貝育以不知答。惟云華官欲來館。可保無虞。貝育於午後一下鐘出。至六下鐘始回。比晚慶王致書各公使。大旨謂西兵到京。屢滋事端。遂致眾抱不平。攻擊使館。今和議將成。可望無事。西兵所據城上地段。請歸還中國。寶大臣覆云。西兵所拘城上地段。爲保守使館起見。未便卽日交還。美公使接美廷電音。謂美政府願助中國救亂。但不知美公使處境何如。美使覆電云。華人以鎗炮攻使館。已一月於茲。請速發援兵。脫我於難。二十二日兩下鐘。天津來人。投書於日俄德三使。謂津城未陷。目下聯軍僅一萬四千人。內日本四千。俄四千。英二千。法一千五百。美一千五百。德五百。惟日兵二萬。不日可到。到後速卽來京。晚五下鐘。總署發某章京至使館。携榮相書。請商和事。各公使出見於大門外。章京行禮甚

恭。殷勤致候。述 朝廷之意。願與各國和好。法使答云。願和與否。觀華兵之攻不攻而知之。空言未可爲憑。章京云。德使與日書記被戕。良堪痛惜。但匪類所爲。無關於政府。某西人置喙曰。匪類卽貴國之精兵。法使致書總署。請華兵出法館。二十三日英德美法日俄六使。接總署函。內抄

皇上諭出使大臣之電。法使接外部大臣電。謂法廷發一萬五千人來華。少頃慶邸來信。請眾使速返天津。以華兵護送。二十四日。各使集議。以不往天津覆總署。中朝贈公使瓜某。法使遣一教民。向華官索法兵之屍。其人一去不回。意必爲華兵所殺。華人以

上諭數道貼英館牆上。內有獎勵拳民者。有保護使館者。二十五日。慶王回札。不准公使與本國通電。總稅務司赫德。接總署某章京書二通。二十六日。法使致書榮相。問教民收西兵屍者。何以不回。二十七日。榮祿覆書云。該教民未到營。其言信否。無由知之。二十八日夜十一下鐘。華兵擊英法俄三館。至六下始止。二十九日。慶王來函。催公使往天津。并許發電回國。惟不能用暗碼。



七月初一日。公使致書慶邸。問如往天津。中國如何保護。初二日。慶邸贈公使冰麵瓜果。謂京中安堵如常。教民在使館者儘可出外。公使未之信。夜間鎗聲頗密。初三日。英館牆上貼有一帋。述聯軍受挫情形。可爲駭異。初四日午後。華兵堵塞皇河橋。西兵鎗斃工人數名。華兵堵塞如故。夜間華兵鎗炮齊施。達旦未息。初五日使館中二華人至皇河橋堵塞處。爲官兵所殺。竇大臣致書慶邸。謂既有護送出京之議。不應再攻使館。夜間鎗聲又緊。惟不甚烈。初六日慶邸來函。問天津之行。訂於何日。法館中聞華兵掘隧聲。開濠以截地雷。慶邸函稱教民鎗斃華兵二名。務須禁止。然教民無槍。未殺一人。初七日慶邸來函催公使回津。終日鎗聲隆隆。至夜更密。初八日公使接天津信。知聯軍於初七日起程。惟一萬人。數日後又有四萬踵至。華兵放槍。終日不止。初九日慶邸准公使發電本國。各公使卽以暗碼發電。慶邸函稱。奉有送公使回國之命。初十日英館後屋終夜受攻。十一日總署函報意皇崩逝。早二下鐘。華兵擊英法俄三館。及肅王府。十二日慶

邸遺書責西兵又擊華兵。其實惟華兵發槍。西兵未還擊。十三日未戰。十四日總署函報。朝廷派李鴻章爲議和大臣。夜間華兵擊肅王府及英俄兩館。十五日日間槍聲尙稀。夜間甚密。十六日公使得聯軍函。知楊村已破。大約十九二十日可抵京師。十七日華兵放槍不止。慶邸函中責教民放鎗。亦冤誣之詞。因使館中教民始終未發一鎗。一法兵爲同營兵誤中一鎗。瀕死謂誤者曰。予不怪汝。惟望回國後。爲我獻彌撒一臺。夜間匪攻英法館及肅王府。一法兵死之。一奧人受傷。十八日華兵終日開礮。慶王函請面商息兵事。時旣晡。華鎗更密。譁聲雷動。西兵統帶辣勃羅思受彈死。辣有才胆。向來帶兵東京。將回國。來北京遊覽。擬由西卑里亞回法。甫抵京。拳匪截鐵路。不能回。遂協助防務。卒遭非命。十九日慶邸發函。約十一下鐘到館。屆時未去。惟函責西兵殺華兵二十六人。斃武官一員。夜間華兵攻英館。礮彈落屋頂。烈烈作聲。夜二下鐘。西人聞礮聲自遠來。知聯軍戾止。西人大喜。二十日早八下鐘。礮聲更密。西人登城。見西兵大隊前來。礮彈自東南北

三面入城。開花彈升空際。白如雪。尋卽墮地。午後三下鐘。聯兵入城。逕往使館。前隊爲印度兵。一執旗兵入館。立卽跪地。行禱告禮。頃刻衆兵齊來。旣而美兵至。大聲呼慶。攻使館之華兵。尙未知聯兵入城。聞狂呼聲。立發數炮。旋卽奔走。棄帳棚彈藥碗灶甚夥。二十一日味爽。法兵始入法館。法人出迎。相見甚歡。旋卽出隊。往解北堂之圍。詳見北京教難記。

俄侵東三省

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皆滿洲地。初滿洲幅員甚廣。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二百里。東盡於海。南界朝鮮渤海。西界內外蒙古。北抵外興安嶺。與俄之西卑里亞犬牙相接。咸豐季葉。俄佔黑龍江北岸。沿混同江而南。據烏蘇里江迤東之地。南至高麗邊境。旋於黑龍江一帶築城鑿池。建設礮臺。濱海多立商埠。戰艦往來。絡繹不絕。今吉林黑龍江界。已非曩昔之界。遂有舊界新界之稱。奉天一名盛京。居南。吉林居東北。黑龍江居西北。俄人久欲南通渤海。用便水師而利商務。光緒二十四年。俄肇法德同阻。日本取奉天地。索旅順大連灣以爲謝。中朝允之。并准自黑龍江至旅順。建築鐵路。以寬城子爲中道。庚子五月。遼陽幼童有習拳者。旋有人發賣竈神像。州牧陳衍書飭差拘訊。枷號示衆。拳民乃斂迹。增將軍電詢地方官。果否安靜。陳牧覆以近日地方稍安。教路照常保護。請紓憲廛等語。是月底。城中喧傳天津拳民獲勝。土匪乃決意開教。耶穌教教士赴州署請派兵保護。陳牧立

派捕兵。協同差役。分往各教堂梭巡。並面諭實力保護。如有形迹可疑之人。送署訊辦。並慰教士云。此係游民。造言惑眾。國家定能剿辦。不足爲患。教士云。聞大沽業已失守。中國政府。有與各國開衅之意。陳牧聞之。愕然曰。果爾。則大局裂矣。貴教士速自圖之。設有不測。非一官之力所能保全也。教士以爲然。遂出。起程赴營口。陳牧接增將軍電。命張貼告示。嚴禁謠言。六月初一日。陳牧接都統晉昌電。命迅速備戰。午刻城外尤莊鐵路被焚。陳牧欲往勘。突來哨弁二員。謂奉副都統面諭。特來焚鐵路教堂。尤莊之事。卽某等所爲。陳曰。此間迭奉軍帥電諭。均云實力保護。何君言相反若此。況中外強弱不敵。人所共知。今無端開釁。何所恃而不恐。哨弁始猶強辨。終則喪然氣餒。陳會同城守電請軍帥。速撤來兵。以解俄人之惑。又赴城外火車站。拜會俄員。告以尤莊之事。係亂民所爲。本州力任保護之責。俄人悅。將所拘尤莊鄉民數十人。交陳帶去。午後天主教教士致函陳牧。曰。旗員恩某家。習練拳術。將不利于我堂。陳發城守邀恩到署。恩力辨。經城守申斥。恩始默然。晚間育字軍營官

明某到遼。謁陳牧。細述都統意。並云帶來兵三百餘。陳與之細談。縷述不可開釁之故。明以爲然。是晚都統發出仇教告示。時至五鼓。陳接增帥覆電云。該哨弁恐係冒名。教路仍須保護。然無撤兵之諭。初二日。陳發電通稟軍副學尹五部。力陳中外不可啓釁。傳教本無厲禁。不可無端殺害。并請撤去來兵。嚴懲肇禍之人。尤莊之事。不難與俄人議結。是夜匪徒若干。向耶穌教堂擲石。官兵在旁懲患。令焚燬堂屋。陳牧馳至彈壓。匪卽四散。

增將軍奉到五月二十五日 廷寄。邀集五部侍郎清銳。宗室崇寬薩廉。宗室溥頤鍾靈。副都統兼育字軍總統晉昌。仁字軍總統訥欽等籌議。晉昌欲與俄開戰。增不可。晉厲聲曰。如不允。當會五侍郎奏參。言已卽出。回至遼陽。諭拳民往焚教堂。并誓師南下。離遼陽五六十里。遇修路俄人。卽行攻擊。俄人不及備。逃至車站。城北五六十里。有村名土屯。俄人造一橋。育字軍馬隊焚之。其由省達遼之火車。禁止不准開行。又將城西十餘里之火車橋。舉火焚之。俄人派馬隊四五十人。馳往灌救。良

久始滅。俄兵爲洩忿計。燒蔡家屯趙姓屋。育字軍馬隊伏于高塚。向俄兵放槍。斃其二人。傷三人。初五日。晉昌命兵匪攻瀋陽各教堂。殺天主教教士數人。教民數百人。搶劫洋貨店十餘家。自是匪勢愈張。一如河決山崩。莫可抵禦。陳牧諭薩通事。令英礦師莫里君。連夜遁逃。以防不測。初九日。省城陸續來兵。在在毀路。初十日。晉昌派育軍四營。攻城外白塔寺火車站。陳牧請命于增將軍。出示令教民背教。七月中。新民廳三台子教堂。有教民數百人。築垣自衛。總理義和拳大臣派兵擊之。未破。營口海關道明觀察。以敦守邦交。保護商務爲重。營口乃奉省咽喉。中外財產。不下百餘兆。一經開戰。勢必糜爛。是以徇商民之請。與各國領事相約。中外開仗。須距營口三十里。各領事允之。

朝旨決意開戰。以盛京戶部侍郎清銳。盛京刑部侍郎宗室溥頤爲團練大臣。督練拳勇。于是拳匪益盛。日以焚教堂殺教民爲事。惟營口教堂。在東營租界者。由洋人自衛。在西營華界者。由道標兵嚴守。拳匪無隙可乘。教堂得安居。明觀察慮兵端一起。進口船必少。貧民昇物謀生者。何以度日。因

委趙貳尹勸令鋪商籌款濟貧。以免因飢肇事。七月初一日。有俄兵數十名。撲犯胡營。槍炮齊施。官軍敗退。入營口城中。俄兵追來。爲道標所阻。互相轟鬥。俄兵漸不支。尋亦敗走。初九日午後。俄艦兵官函告關道云。明日俄太后萬壽。須放礮二十一門。請諭示商民。勿得驚張。拳匪聞之。故違關道與領事之約。於初十晨六點鐘。力攻租界。英人鎗斃拳匪七名。俄兵在船者。亦整隊而起。華兵與之鏖戰。自晨至午。互有損傷。拳匪望風披靡。死亡無算。午後俄艦開大炮三百餘門。兵匪死六十人。商民死者甚眾。沿河房屋大半擊毀。關道明觀察乘船至山海關。俄兵踞營口海關。改懸俄旗。并搶店殺人頗眾。七月十八日。俄人來犯海城。將及西門。新鳳令恐俄人縱火燒城。將獄中囚犯一百八十餘人縱之去。闔城商民逃避一空。踐踏而死者不可勝計。幸奉軍至。將俄兵擊退。十九日。俄人又來攻。官兵不能敵。隨即失守。

鐵嶺自中俄啟釁以後。防守頗嚴。俄兵四百名前往攻擊。華兵力禦。斃俄兵二十餘。傷三十餘。俄軍

敗走。華兵追擊。死傷頗衆。無何。俄軍開大炮。巨彈所及。遍地屍橫。俄兵五十餘。將距城三四里之民家。悉行焚毀。數村男婦老幼不下二千人。四散奔逃。哭聲震野。計火焚鎗斃者約二百人。城上華兵。遙向俄軍放炮。約斃八十餘。俄軍忿甚。發精兵二百名。極力進攻。不旋踵而城門已闢。俄軍據之。縣令與防兵由北門出。商民奔竄爭先。殊爲可憫。

俄兵攻遼陽。華兵出戰。分爲三隊。俄兵奮勇異常。直向鎗林前進。華兵懼。前隊先潰。中隊繼進。後隊開炮。誤中中隊。冤死頗多。少選。中隊亦散。後隊獨力難支。遂棄礮奔逸。鎗械礮位。俱爲俄所得。俄兵乘勝。直抵遼陽城下。見城門洞開。恐有詐。未敢遽入。置礮高阜。向城遙擊。州官聞俄人至。率兵二百餘。往閉城門。樹幟城垣。用張聲勢。無如俄彈落處。烈燄飛騰。商民填塞街衢。紛紛奔避。州官帶勇出城。不知所之。次日俄人聞城中無兵。始入據守。

俄兵旣破遼陽。分南北二軍。合攻瀋陽。商民先出城。華兵僅守半日。遽爲俄兵攻破。此南境失守之

情形也。

各國聯軍抵津時。朝廷諭各直省督撫將軍。保守疆土。不可以和之一字橫梗胸中。壽將軍奉
上諭之後。念黑龍江兵餉俱絀。不足與俄交戰。因電致奉天商議戰守。奉天副都統晉昌。事事與奉天
將軍增祺異見。電覆壽將軍。力主開戰。並約於六月十三日。同時與俄人開仗。軍械糧餉。許由奉天
接濟。於是壽將軍有恃無恐。毅然決戰。六月十一二等日。海蘭泡有俄兵數千。欲假道愛琿。卜奎。至
哈爾濱。保護鐵路。海蘭泡將軍固畢。乃脫爾。先以公文告壽帥。壽帥不允。言江省鐵道當由敝國保
護。若貴國必欲發兵前來。本將軍惟有以軍火從事。旋得俄將軍覆文曰。江省鐵道貴國代爲保護。
敝國不能深信。然中俄二國。素敦睦誼。二百餘年來。從未輕啟邊釁。今貴將軍定欲與敝國軍火從
事。足見貴將軍英雄勇武。實爲中國不可多得之員。敝國亦惟命是聽。惟貴將軍圖之。十五日。壽將
軍發電致愛琿副都統鳳翔。令戒備一切。如俄兵過境。宜迎頭痛擊。勿令下駛。鳳副都統自度愛琿

兵備空虛。不足以一戰。因電達壽帥。力阻啟釁。壽帥置之不理。十七日清晨有俄國兵艦五艘。拖帶駁船十三艘。載俄兵一千數百名。從黑龍江下駛。鳳副都統發電告壽帥。傍晚得回電。重伸開戰之意。遂將愛琿所練靖邊各軍。調赴沿江各溝。十八日晨又有俄兵艦一艘。裝載軍火下駛。護送者。爲邊界官關利士密德。駛至愛琿上游二十里三道溝地方。中國統兵官。恒統領出爲阻止。曰奉軍帥電諭。不許俄艦往來江上。關登岸辨論。恒統領堅執不允。關含忿回舟。令軍士放鎗恐嚇。繼將開礮。然華軍之礮已先發。俄兵官二員殲焉。關亦中傷。急裹創。乘杉板回海蘭泡。鳳副都統以兩軍互擊情形。電告壽軍帥。軍帥發電致俄將軍固畢。乃脫爾。責其輕易開仗。故啟釁之咎。俄當任之。其電由鳳副都統派武弁送去。自是黑河統兵官崇統領連日開礮。攻海蘭泡。俄兵亦以開花礮還擊。十九日黑河電報局。被開花礮擊毀。二十及二十一日。俄派馬隊數旗。至愛琿城東。驅二十八屯民聚于大屋中。焚斃無算。逸出者不及其半。在海蘭泡貿易之華商。約六千餘人。先於十九日。被俄兵驅至

江邊許以派船護送歸國。商民在江邊忍饑露立。待一日夜之久。二十日午後。忽有俄國持鎗兵三十名。持斧兵二十名。向商民擊砍。鎗斧交下。商民惶遽奔逸。墮黑河而死。其泗水得免者僅百數十人。二十二日。鳳副都統見俄兵在江東恣行焚戮。慘不忍觀。派統領王仲良。營官張某。率馬隊三百名渡江逐俄兵。意在保護屯民。甫過江。卽與俄兵遇。兩軍鏖戰一時之久。華軍陣亡弁兵十三人。受傷者五十餘人。前隊以鎗彈將罄。兵心惶懼。王統領張營官先自逃遁。幸後路擡鎗隊奮勇直前。始將俄兵擊退。俄軍死傷不下百餘人。均向江邊竄逸。適有俄國輪船。行經是處。將敗兵及死傷者載歸。二十三日。營務處來部郎鶴。鑒於江東之敗。恐孤軍獨立。爲敵所乘。且三百馬隊渡江。非其本意。故悲之。遂令過江之兵盡數撤回。俄兵見華軍兵單。自二十四日起。排礮江邊。日向華軍轟擊。二十五日。俄兵五十名。從五道溝過江。華軍駐守彼處者僅二哨。將俄兵擊回江東。二十六日。有俄國馬步兵六千名。從黑河上游偷渡。崇統領營中人登高望之。以其衣華軍號衣。疑爲漠河護金礦之兵。

遇亂逃回。故未開礮。迨既登岸。始知爲俄軍。已措手不及。崇統領所部各兵。立即驚散。退至愛琿。崇統領死之。二十七日。俄兵由西山陸路直撲愛琿。鳳副都統奉壽將軍令。赴前敵督隊。率駐防各溝之靖邊兵。退至兜溝子。未與俄軍戰。二十九日。俄軍入愛琿城。守城華軍退守兜溝子。其地距愛琿七十餘里。俄軍於七月初四日攻兜溝。華軍屢次失利。死亡相繼。鳳副都統知力難抵禦。又恐將士譁潰。因於初十日結隊徐退。十二日至距兜溝子一百六十里之北大嶺。卽內興安嶺。其地爲愛琿之後路。齊齊哈爾之門戶。最爲險要。但二百年來講求邊防者。從未築一礮臺。設一重鎮。倉猝之間。何能堅守。十六日。俄軍進逼大嶺。鳳副都統率隊迎擊。交戰一時許。華軍有洋鎗無短刀。俄兵兼有之。其利十倍於華。華軍之當前敵者。非陣亡卽奔潰。後隊幾爲牽動。鳳副都統見勢不佳。恐全軍盡覆。傳令各軍暫爲退守。徐圖後計。十七日晨。俄軍在北大嶺架開花大礮向華軍猛攻。鳳副都統傳令全軍出隊迎敵。誓師曰。有退後者斬。兩軍既相接。鳳副都統自統前隊督戰。前軍童統領稍退。卽

傳令斬首。童懼。奮勇直前。後軍乘勢繼進。勇氣百倍。大敗俄軍。俄將士死傷無算。恒統領傷臂陣亡。營官瑞某。與武備學堂司礮生亦受重傷。軍士陣亡不少。鳳副都統率隊督戰。自辰至酉。親放洋鎗四百餘響。雖力竭不少休。左腿右臂。受傷甚重。墮馬者三。左右扶之回營。至晚嘔血數升而亡。壽將軍之第七子。代統其軍。當夕以鳳副都統力戰陣亡。電告壽將軍。將軍哭曰。天乎。何奪我左右手也。電令第七子治後事。并親赴北關設位而哭。旋派程雪樓太守爲統領。飭赴北大嶺迎敵。程至。照會俄官。請停戰議和。後親入俄軍。面言壹是。俄將設饌款之。商定停戰。相約俄兵不傷百姓。惟率師至卜奎。面見將軍。程太守曉諭居民。凡俄兵所過之地。門懸白旂。可以免禍。程乃率隊先行。爲俄軍前驅。商民安堵如常。咸頌太守之德不置。經墨爾根百爾多兩城。民家插白旗以迎。兩城中各有副都統一員。皆先期逃避。壽將軍平日辦事勇敢。頗爲人所稱許。至是。各路軍情迭變。驚報疊來。方寸已亂。猶操練義和團百餘人。恃爲長城。月之初七十五等日。傳諭軍民以敬神故。不得炊爨作食。人咸

非之。有部曹王輔臣者。將軍舊友也。上書將軍微諷其開釁之非。將軍怒。於二十二日。將王與臨陣先逃之。張營官同時正法。二十八日。城中傳言哈爾賓俄軍已越東大嶺。卽日來卜奎。將軍傳令開城二日。縱商民逃逸。八月初二日。程太守先至卜奎。入見壽將軍。面陳與俄軍議停戰事。且言俄統領已率師前來。必欲面見將軍。將軍自度不能見俄將。又不欲居民罹禍。自念世受國恩。宜闔門殉節。遂決計誓死。以謝北省之民。先令其妻及子婦自殺。親提幼女納諸儲水器中。幾致淹斃。幸有人救起。得不死。將軍時已仰藥。亦經人解救而免。初三日。俄軍前隊陸續抵卜奎城。程太守出爲照料。供張頗具。程軍屯紫關外。民間若不知有敵至。午後忽鎗聲大作。將軍傳令閉城。令程太守出偵其故。知奉天仁字軍到卜奎。與俄軍開仗。鏖戰良久。仁字軍力不能支。陣亡將士二百餘人。餘均逃竄。初四晨。俄軍後隊亦到。俄將必欲入城見將軍。將軍聞之。立即致書俄將。請勿殺居民。旋令昇柩入廟。朝衣朝冠。從容臥柩。先已吞毒不死。命其子開鎗擊之。其子手戰不忍發。誤中左脅。仍不死。又

命家將繼之。一鎗中小腹。呼聲愈厲。家將顧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開一鎗洞胸而亡。時俄軍將已入城。急掩柩。以親軍二百人。倉皇護送出城。途中數被俄人攔阻。均由親軍力拒。奪路而出。俄將猶疑將軍未死。副都統薩保降俄。無何。俄軍入卜奎城。議和時。俄許退兵。未踐約。此黑龍江省失守之情形也。

俄總兵倫康福率馬兵九百餘。礮六尊。擬自齊齊哈爾拔隊攻伯都訥城。接統領札。不准行。遂止。八月二十三日。奉令渡松花江。二十五日。俄將馬耶刃司克率四中隊。帶大礮二尊。向克愛慶譯音前進。二十七日。前軍佔克愛慶地方官奉長將軍命。率兵入吉林城。防備頗堅。俄軍經上姜鎮與華兵接仗。華兵卽退。三十日晚。俄軍攻吉林城。華兵不能敵。棄械而遁。俄軍入城。逕詣將軍署。擄其親兵二百餘。掠馬匹軍械無算。將軍已出城。俄人以馬兵一隊。守將軍署。復拘電報局。華兵一千五百人降俄。大礮六十尊。亦爲俄所得。鑄銀局中存銀九百萬。內七百七十二萬已鑄成銀圓。盡爲俄人

取去。閏八月初一日。俄將派兵赴附近各處。偵察情形。見有營壘。悉毀之。是日俄兵奪火藥局。華兵二百稍戰輒潰。此吉林省失守之情形也。初長將軍酷信拳術。以爲可恃。其奏稿尙存。錄之於左。

奴才長順 奏爲吉林拳民無多。現已燒燬長春伊通等處俄房。及英法教堂。戰事在即。兵力較單。擬請各城分練旗隊。以資守護。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前因中外開衅。海氛不靖。請暫事籠絡俄羅斯以安邊境。業於本月十五日馳奏在案。蓋其時俄人不僅保護教堂。且以修工爲事。深慮拳民之擾。時求保護路工故也。詎拜摺後。旋聞奉天鐵嶺俄人爲拳民所困。勢欲東竄。據署伊通州知州朱兆槐稟稱。十三日已刻。有義和團小孩二名。在城西天主堂門首。各用雙手向空鼓煽。頃刻火由內發。焚燬淨盡。並不傷人。亦未延燒民房。十七日。又據長春府知府謝汝欽電稱。府西小路榆樹俄修房屋。午後忽然焚燒。至夜救息。訪查起火之由。均稱屋闌忽响一聲。繼見火燄。人進火前不覺其熱。亦未延及民房。距民房數尺。有紅綫在地環繞各等語。十九日。該府電稱。又有城內天主堂。城外耶穌堂。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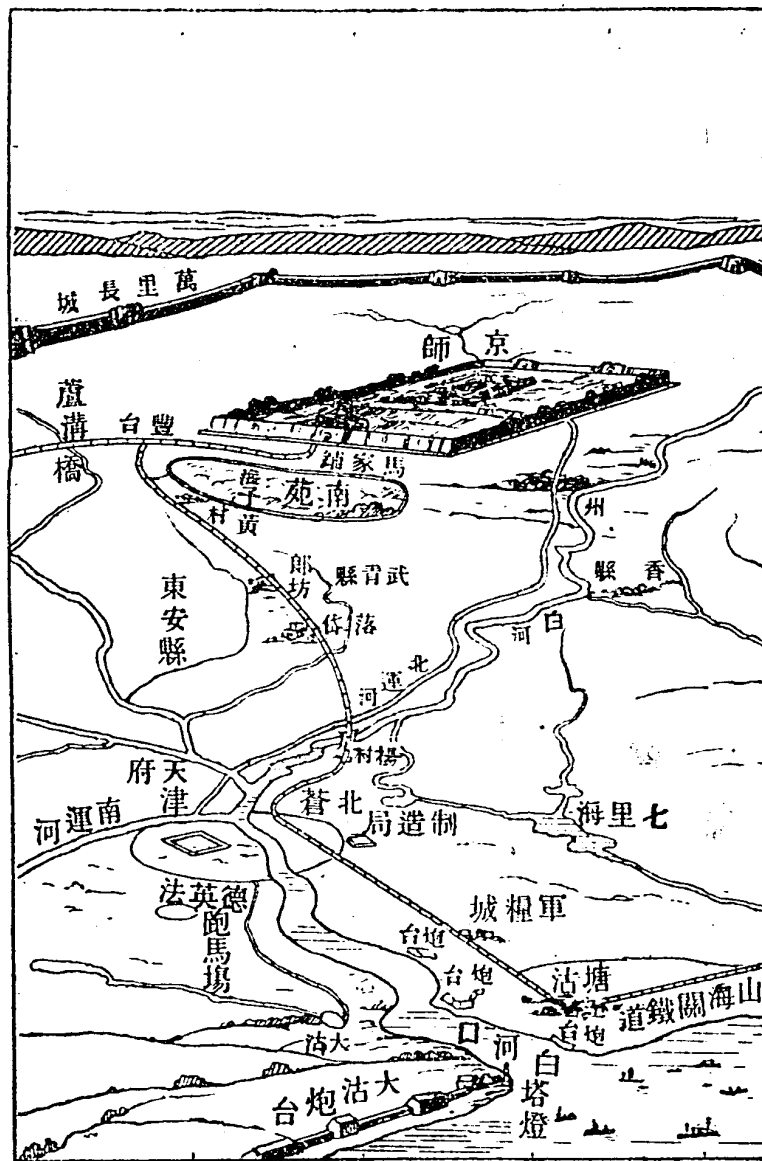
溝俄房。均於今日先後被拳民數人。用扇向房煽動。起火焚燒情事。當詢以拳民何往。則已無可踪跡矣。奴才查拳民如此神勇。固屬可喜。然行踪甚秘。不問兵備之有無。到處起衅。亦甚可愛。吉林自興修鐵路以來。俄佔不下十餘處。而我兵力甚單。除防軍分守各邊。練軍新軍扼要散布外。省城久練之兵。僅止靖邊親軍三營。實屬不敷分布。長春僅紮親軍後營一營。護城不過一二哨。餘俱沿途散布。若俄出長春昌圖兩車站之兵以相攻取。則府城危矣。奴才現於無可抽調之中。撥出靖邊後路左營驍勇右營。前往幫同謹守。一面與壽山約。俄如由三姓水路進兵。則以吉江兩省之兵合力迎剿。如由甯瑛各邊進兵。則惟恃吉林現有之兵。盡力堵禦。惟新練之兵。現僅挑足旗隊五營。其靖邊強軍二十營。雖已招募大半。尚未全行成軍。即使速成。亦須練作戰兵。斷不能分撥各城護守。再四籌維。祇有令寧姓瑛阿伯五城副都統。烏拉總管。各練旗隊一營。雙城五常兩堡協領。伊通佐領。各練二哨。專作護城之兵。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所請。以資防守。並准將所需餉項。動用公款。作正開銷。至各府聽州縣。每屬於團練。各添練步隊百名。前已附片陳明。此時半已報冊募整。所需餉項。亦請一併作正開支。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閏八月初七日。俄軍拔隊沿大路而南。各路華兵皆一戰即退。延途恣意刼掠。縱焚村落。初八日。俄軍前隊抵巴倭脫。距奉天二十里。初九日。奉天兵畧與俄軍戰。未幾即散。俄軍遂據奉天。初十日。俄員整隊巡城。四處查察。後駐營於城北。夫立式爾總兵所率前隊。紮於距奉天十里之熊海河左岸。城中富商豪賈之居。將軍都統五部侍郎各衙門。無一不遭刼掠。在火起。勢不可遏。內城官吏出迎。俄軍阿爾地瑪諾協戎。以溫語慰之。立派軍人分頭救火。又遣人



京 津 圖

搜索華兵軍械局。派俄兵屯守。旋以第十一營守奉天。以統領多菩薩斯克爲奉天指揮官。至是東三省全失。而俄人亦按兵不動矣。



京 進 軍 聯

聯軍進京

天津陷後。聯軍到津。日益增多。內以日俄兩國爲最夥。中國南省勤王兵。陸續到京者已四萬餘。合於董福祥宋慶馬玉崑三軍。不下十萬人。七月初一日。華軍蜂屯楊村。截西兵進京之路。初八日。

上諭着李秉衡幫辦武衛軍務。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均歸節制。楊村以南。韓家墅。南北倉。皆分紮多營。以資牽制。在津日將。迫欲進京。藉援日使。他國將帥。尙恐兵力單微。不敢冒昧。但日人之計已決。不可挽回。乃議攻北倉。距天津二十里。在北河左岸。果能勝捷。再向楊村進發。楊村陷後。以聯軍大股守之。其餘仍回天津。重議行止。此在津集議之大畧也。議既定。以日英美三國兵爲左軍。以法俄德奧意五國兵爲右軍。統計四萬餘。左軍初九夜發駕。右軍初十午後發駕。十一日早。日軍攻北倉。至九下鐘鎗礮已息。華兵死數百人。是役日兵傷三百人。英美兵作左軍後隊。未受傷。俄法德意等兵未與戰。是日晚。俄將下令。明日攻楊村。十二日早四下鐘。聯軍起行。日兵遵北河右

岸。俄英美法兵遵北河左岸。連接小舟以渡。鐘鳴十一下。楊村在望。左近有村落一。華軍以小隊鎮守。美兵往攻破之。舉火村中。立兆焚如。俄兵先至楊村。其先鋒隊北向接戰。東北華兵密如蟻陣。英兵馬隊馳往攻擊。以大礮從事。華兵還擊。相持約一下鐘。西兵行愈近。不復開礮。各用鎗火相戰。華兵不能支。立即退去。宋慶馬玉崑回通州。裕祿退至蔡村。服毒自盡。華人死于楊村者甚眾。洋人死傷無幾。十三日聯軍帥將集議。曰。帥決意進京。俄人不欲居日人後。亦言進京。他國爲二國所攝。不復猶豫。遂于十四日向通州進發。屈指程途。四日可到。行經河西務。勢如破竹。李秉衡所統三十營望風奔潰。未能接一仗。十六日已刻。西兵到馬頭村。張萬兩軍分隊遙擊。未移時。氣已餒。逕向通州退去。李秉衡以全軍皆失。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百姓。遂於十七日自盡。前一日作永訣書。致執友。書見奸臣誤國章十七之夜聯軍至通州。速進擊。華兵悉遁。不費一彈之勞。十八早一點鐘入城。搜獲白米五萬石。日英美三軍稍休息。遣馬隊七百騎。往北偵探。十九日早。聯軍相約明日抵京。

城下。到後再議攻城。不料日俄兵皆于十九晚發駕。英美兵乘夜亦進。日軍抵東直門外。在滿城東北隅。離城垣五里。俄人抵東便門外。在滿城東北隅。離城垣不遠。英美兵紮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于十九夜半起程。遵通州河北岸。過八里橋。二十早六下鐘始至。離城十里之地。俄兵于二十早兩下鐘攻東便門。華兵力禦。斃俄兵頗夥。卒以不能支而退。俄人乃先入城。時方昧爽。日人攻東直朝陽二門。喪兵士亦眾。旋即入城。法軍紮城南。猶未知俄日兵已進城中。直至二十晚六下鐘。始拔隊北行。夜半入城。二十一日早四下鐘。入滿城。天明至使館。是日俄帥電報俄廷。謂礮攻北京。歷四下鐘始陷。華兵自觀星臺還擊。猛烈殊常。提督瓦西肋思基。總兵毛爾特。員弁五人兵士一百二人皆受傷。總兵安底阿歌福。兵士二十人。皆陣亡。日本元戎致電日廷云。二十日早。聯軍攻北京。東偏華兵堅拒不下。日俄兵自通州河北岸攻城。直至夜間。日兵破東直門而入。計日軍死傷一百餘人。內武員三人。華兵死四百餘。英兵由廣渠門入。經一大溝。水已涸。不見華兵。惟有攔路鐵條無數。

英兵毀之。遂於午後三點鐘至使館。二十一日。日兵一隊入宮。沿途與華兵接戰甚力。惟不欲轟擊宮殿。故暫行退去。二十二日。各宮門均爲聯軍所佔。日軍獲克虜伯礮五。舊礮一百。他種軍器甚多。端邸被聯軍焚燬。片瓦不存。

法國畢大臣。有北堂解圍與西兵入宮記。茲譯錄之。

聯軍入城。予擬解北堂之圍。謀於英美俄法四國將。皆願發兵相助。共得聯兵一千二百人。於二十一日早五下鐘。向大清門進發。予與安都雅君。毛利思君。勃爾多君。斐理必尼君。太醫馬底濃。達來拉。斐德。少西訥。訥姚等五君。又安南東京翻譯步亞。味騰二君。京漢鐵路工師巴都林君。比國參贊梅爾格林君。皆隨營。四國將官。議以英兵爲殿。置二礮於大清門上。俟法兵攻順治門。英兵開礮。爲二面夾攻之計。西兵行近順治門。放山礮二。擊守門卒。英礮同時轟發。華兵懼。立即奔逃。先後僅二十分鐘。西兵已入順治門。見華礮三十許。多係舊式。又擡鎗若干。西員派兵守之。旋由正街前進。直

至西華門。日本兵先到是門。因無礮。不能破門入。無何。法兵登垣。在華營之左。日兵升垣。在華營之右。兩軍同向華營猛擊。一日本兵冒死躍下。直抵門前。斬關啓之。華兵在後。由門戶發鎗。西人之在門前者。急避始免。法員馬爾第率兵墮城。由後路擊華兵。華兵二面受攻。卽亂。日兵乘勢擁前。頃刻突華壘。法兵又架礮擊隣屋。華兵始遠去。西兵乃逕抵北堂。解其二月之圍。在堂徘徊數分鐘。遽由西華門赴皇宮。時左右街與宮門內。華兵接踵比肩。俄兵升垣。法兵入屋。華兵放鎗力拒。西人擊之。斃華兵數百人。祇計使館西勇所殺。亦三十許。是役法兵死四人。傷五人。俄兵如之。少選。鎗聲息止。華兵之屍。倒於禁苑門首者。纍纍皆是。日兵先入宮。法兵踵之。以法旗樹於第一橋。池中荷花盛開。一望如碧。又前行。過第二橋。將法旗懸於白塔上。又前行。詣第三橋。西兵連放數鎗。立登煤山。山高二十丈。周約三百丈。下有祠宇。法總兵踞之。俄英兩總兵。踞在旁兩廟。各懸本國旗號。西人游內廷。惟見五色花板。其珍藏重器。已不知所在。爲慘然久之。

太后之宮有二。每宮三房。內設外國椅桌。不甚暢適。廚箱皆以紫檀爲之。殊壯麗。公事房與御膳房。以紫檀板隔開。御床懸大黃緞帳。上配以藍緞。帳眉繡壽字。亦極華美。

皇上宮中。有西國器具頗多。寢室中大小時鐘。不下二十餘。床頭有一箱廚。廚面亦置一鐘。

皇后宮中。有外國洗面架一。衣廚一。床頭有一小箱。上置時鐘二。其餘西物僅花瓶洋燈之類。非貴重之品。有洋琴二。音調已不甚相和。二十二日。各國軍帥協議。分理區域。由朝陽門至府城。劃一直線。俄法理其東。英美理其西。日本理其北。各設民政廳。管轄民事。二三日間。聯兵搜殺拳匪。莫計其數。血流屍橫。慘不忍觀。雖王公大臣。亦多遭害。日本植松良三有記云。時北京城內外。慘遭兵燹。街市民屋。燬十之二三。居人四處逃遁。兄弟妻子離散。其家資。任聽匪人掠奪。且別有惡情。不堪齒及。此次聯連軍入城。不守紀律。將校軍士。公然搶物。富豪大吏之宅。無一不被其難。內有前日袒護拳匪者。受禍更烈。軍人搜得金銀珠玉。爲數甚夥。骨董衣服。更難屈指。因不便携藏。遂賤值售出。婦女慮

受辱而自經者不少。城中各處。朝衣朝冠之男屍。鳳冠霞帔補服紅裙之女屍。觸目皆是。其自經者。往往一繩高繫。無人解下。經時既久。項斷身落。聞者傷心。過者酸鼻。未逃者不敢出戶。門首插一小旗。上書某國順民。以爲護符。軍人來則給以銀錢。圖保性命。游民乘機劫奪。無戶不入。米糧告罄。無處可購。間有挑販呼售。每爲兵士奪去。嗣以民困日深。各國議章十條。爲暫安閭閻之計。

八月初四日。俄兵八百人。英兵四百人。德兵二百人。美日法奧意兵各數百人。同入宮中。遊覽一過。見宮中在在荒涼。庭院野草殆滿。各軍踴躍出宮。俄軍奏樂。俄英兩統領互相慶賀。

德帥華爾德西抵京。以

太后儀鸞殿爲行轅。李傅相入京議和。與爵帥訂期會晤。爵帥欲於殿上相見。李以不敢僭辭之。恭親王見李傅相曰。吾留京當入直。聯軍總統居儀鸞殿。殊覺不便。君爲我呼之出。俾得照例入直。李笑應之曰。

兩宮既已西狩。無庸入直。王爺何必多此一舉。自尋煩惱。況聯軍氣燄方盛。京城且爲所佔。總統任意居殿。吾雖奉命議和。無呼之出外之權也。王默然。德帥則居殿如故。後不知緣何。殿忽起火。全宇化爲灰燼。當事者從速興修。重復舊制。九月中旬。聯軍統帥分直隸鐵路爲三段。自山海關至楊村。歸俄國管轄。自楊村至北京。歸德國管轄。自京師至保定。歸法國管轄。此西兵入京之大畧情形也。



兩宮西巡

聯軍日偪京師。舉朝震動。莫出一謀。七月十六日。

兩宮有西巡之旨。祇因車輛未齊。未能發駕。十九晚。城外礮聲隆隆。知聯軍已邇。二十日午後。喧傳天安門西長安門。業經失守。是日

太后召見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剛毅趙舒翹入見。

太后曰。只剩爾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回家去。丟我母子二人不管。爾三人務須隨駕同行。謂王中堂曰。臣汝年紀已邁。尙要汝受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彼二人素能騎馬。必須同行。王中堂奏曰。臣必趕來。

皇上亦曰。汝務必趕來。時已深夜。遂退。二十一日黎明。

兩宮聞洋兵已入城。倉猝坐車出德勝門。行至貫石。始由駝行敬獻駝轎三乘。

皇上與倫貝子同坐一乘。

太后

皇后各坐一乘。

太后衣藍布夏衫。頭尙未梳。

皇上衣黑紗長衫。黑布戰裙。若鋪蓋行李均不及帶。途中以小米粥充飢。夜間睡火坑上。狼狽情形。不堪言狀。妃嬪宮女均未隨。駕。太監從行者。寥寥無幾。王貝勒隨。扈者有端王慶王那王肅王倫貝子懋貝子及公爺數人。堂官則有剛趙等五人。部院司道十二人。滿小軍機一人。神機虎神營八旗練兵約千人。馬玉崑保。駕。各營兵弁亦一千餘。沿途鋪戶。閉門逃遁。隨。駕兵役。無購食處。隨。在掠物。百姓苦之。王中堂奉。命隨扈。二十一日早七下鐘。馳入宮中。始知。

兩宮已出京。卽偕次子於巳刻出後門。暫至靈鷲菴小憩。菴中僧人。以洋兵入城。逢廟必燒。深爲焦急。

時洋兵已守安定德勝等門。街市間亦絡繹如蟻。時至午後。探悉西直門尙開。中堂棄車馬。祇帶銀錢少許。乘天黑時。步行出門。至大橋外。始得雇車。公子則跨馬以從。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貫石。聞變駕已過。時已暮。入寓借宿。二十三日至居庸關。二十四日至懷來縣。

兩宮先一日到此。中堂入見。跪地而泣。

兩宮亦揮淚不止。一再慰勞。始命退出。先是

兩宮抵懷來。逕往縣署。吳令聞變輿至。急戴大帽出迎。變駕已入署。因於大堂跪見。

兩宮溫諭有加。吳令退。急行部署。以夫人之房。請

太后憩息。以子婦之房。請

皇后安居。

皇上則暫在簽押房駐蹕。

太后飢甚。手拍梳桌。命進食物。蓋出京三日。僅食鷄卵三枚也。隨即啟奩。取梳梳頭。旋命

皇上親書硃諭。派吳令往東南各省。催解餉糈。以縣印暫交典史代攝。二十五日起。鑾西行。自是地方官陸續進奉。

兩宮得稍安。茲將沿途駐蹕情形。恭錄於左。

七月二十一日駐貫市。行七十里宿清真寺。東光裕李姓楊姓進麵飯小米粥蔬菜二馬車轎。

二十二日駐岔道。行九十里。辰刻大雨。行抵關溝。山水漲發。鑾輿冲水而過。午刻過居庸關內。

監向土民索得粗磁茶碗進凉水一杯。延慶州秦牧奎良進藍呢轎。別無供給。苦甚。二十三日駐

懷來縣。行五十里。駐蹕二日。懷來縣吳令永進燕席並漢裝女衣。

皇上衣。大阿哥衣。二十四日駐河城。行六十里。江北道進綠轎。並進旂衣。駐蹕一日。二十六日。

駐鷄鳴驛。行四十里。二十七日駐宣化縣城。行六十里駐蹕四日。駐上谷公所。供給稍好。

宣化縣陳令本召見時。

太后頗獎勵之。八月初一日自宣化啟轡。駐懷安縣屬左衛。行六十里行宮狹隘。絕無預備。初

二日駐懷安縣城。行六十里供張草率。初三日駐山西天鎮縣城。行八十里。天鎮縣知縣額

令勝額。先期知奉天金蓋失守。是以自盡。是日在枳兒嶺尖站。毫無預備。岑中丞春喧。進荷包鷄蛋。

甚蒙褒獎。宿站典史楊守性。供給視尖站稍周。初四日駐陽高縣界聚樂堡。行六十里。初六

日駐大同府城。行六十里。在鎮臺衙門駐蹕四日。供張稍覺周備。初十日由大同啟轡駐懷仁

縣城。行九十里。供張草率。十一日駐山陰縣岱兵鎮。行一百里行宮湫隘。十二日駐代州

廣武鎮。行八十五里。十三日駐陽明堡。行七十五里。過雁門關。

慈輿在關上稍停。岑中丞進野黃花一握。

太后慰勞之。並賞乳茶。十四日駐原平鎮。行八十里。行宮係民房。嚙縣王令失於覺察。房內有舊

存空棺數具。經岑中丞查出。馳馬回奏。

太后謂可移則移。如不在緊要地方。不移亦可。駕未到時。部郎俞啟元已督同兵丁。全行移出。十

五日駐忻州城。行八十里。是日在二十里鋪換黃轎三乘。綠轎二乘。十六日駐陽曲縣黃土寨。

行六十里。十七日抵太原城。行六十里駐撫署。一切陳設。均係

純皇帝幸五臺時舊物。燦然如新。極形可觀。

太后謂爲宮中所未有。遂在太原駐蹕。先是 朝廷降諭數通。茲恭錄於左。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七月二十一日。洋兵猛攻入城。圖撲宮禁。勢甚危險。朕不得已。恭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暫行西幸。此項釁起。民教互鬥。朝廷辦理爲難情形。已歷次備具國書。詳告各國。彼方以代除亂民爲辭。於國家並無他意。而似此舉動。殊屬不顧邦交。未符原議。且中國於駐京各使臣。始終委曲保全。未嘗失理。尤不應如此相待。昨已派榮祿徐桐崇綺留

京辦事。然當各國氣勢方張之際。恐在京未能遽與開議。該大臣公忠素著。平日威望。亦局外人所信服。國事如此。不知該大臣如何憤激。著卽迅籌辦法。或電各國外部。或商上海各總領事。從中轉圜。務祈竭盡心力。爲國捍此大患。朕不勝翹盼之至。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我朝以忠厚開基。二百數十年。厚澤深仁。淪浹宇內。薄海臣民。各有尊君親上。効死勿貳之義。是以邊平逆亂。海宇乂安。皆賴我

列祖

列宗文謨武烈。超越前古。亦以累朝親賢夾輔。用能宏濟艱難。迨道光咸豐以後。漸滋外患。然廟謨默運。卒能轉危爲安。朕以冲齡入承大統。仰稟

聖母皇太后懿訓。於祖宗家法。恭儉仁恤諸大端。未敢稍有隕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見共聞。不謂近日衅起團教不和。禍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

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然禍亂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泄沓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今見國家阽危若此。其將何以爲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尙何所施其責備耶。朕爲天下之主。不能爲民捍患。卽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敬念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虧孝養。是以恭奉轡輿。暫行巡幸太原。就道以來。

慈躬安健無恙。尙可爲天下臣工告慰。自今以往。幹旋危局。我君臣責無旁貸。其部院堂司各官。着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務。各直省督撫更宜整頓邊防。力固邊圉。前據劉坤一、張之洞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務照常如約保護。今仍應照議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齊。苟無聚眾作亂情形。卽屬朝廷赤子。地方仍宜一體撫綏。毋得歧視。要之國家設官。各有職守。不論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養士之恩。深維君辱臣死之義。臥薪嘗膽。勿托空言。於一切用人行政籌餉練兵。在在出以精

心。視國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貽誤公家。毋專已而輕排羣議。滌慮洗心。匡予不逮。朕雖不德。庶幾不遠而復。天心之悔禍可期矣。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八月初十日。奉

上諭。行在政務殷繁。需人佐理。在京各衙門。亦未便虛職。除大學士榮祿。徐桐。崑岡。尙書崇綺。崇禮。裕德。敬信。侍郎碩善。阿克丹。那桐。府丞陳夔龍。已先後派充留京辦事大臣外。尙書徐曾澧。淞桂。左都御史吳廷芬。侍郎溥頤。李端遇。曾廣漢。溥良。榮惠。徐承煜。內閣學士孚琦。陸寶忠。左都御史慶福。通政司儒林正卿王福祥。印啟宗。人府府丞成章。詹事李昭煒。左庶子伊克坦。通政司副使李蔭鑾。少卿溥鐸。貴昌。德本。范廣衡。裴維安。翰林院侍讀學士秦綬章。侍讀學士熙瑛。侍讀崇壽。侍講檀機。國子監司業希廉。周克寬。欽天監監正徐森。監副桂山。太醫院院判施國治。白文壽。均著留於本衙門照常辦事。此外各部院卿寺堂官。暨向有內廷差使各員。此次未派留署。均着仍遵前旨。遴選有力司員一併酌帶前來。以便辦理各該衙門行在事務。毋得遲延。欽此。十四十五十九廿一等日。

皇上疊降剿匪之諭。明言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爲肇禍之由。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前者總以團教不和爲詞。今咎團不咎教。不白之冤從此一雪。亦情理所當然也。

兩宮在太原府。綜理萬幾。頗形便易。嗣有大臣奏聯軍將掠保定。漸次西來。

兩宮遂決計西行。閏八月初六日。奉

旨。現定閏八月初八日啟鑾。西幸長安。清江所設轉運總局。卽移至漢口。清江改爲分局。自漢口以上。應如何添設分局之處。着劉坤一、張之洞飭令惲祖祁妥爲辦理。欽此。

江督劉坤一奉旨之後。卽於初七日與南省督撫上電諫阻。其畧曰。昨日恭讀電傳本月初六日諭旨。現定閏八月初八日啟鑾。西幸長安等因。欽此。臣等私憂過慮。不得不具陳於

皇太后

皇上之前。伏查自古國家多難之時。亦有遷都之舉。然必須敵人不能懸軍深入。卽深入。亦不能持久。

我始能立國圖存。今者聯軍謀堅勢眾。實與古來不同。況陝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來。屢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隣。新疆近逼強俄。甘肅尤爲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固不同京師素云完善。爲盡美之地也。卽就目下言之。各國方以新勝之師。聯合圖進。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數萬里之海。豈畏數千里之陸。恐山川之險。未可憑恃。卽偏安之局。亦不可幸成。且京師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極而朝宗者也。宗廟 宮闕 列祖 列宗之神靈所式憑者也。二百餘年來。邦基固矣。一旦棄之。不特失臣民之望。度亦非 聖心所安。前聞各國曾請退兵 回鑾。不佔土地。無論所請。果否出於至誠。正可藉 回鑾之說。以速其撤兵之議。倘 西幸愈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欸之忱。萬一激變宗旨。洋兵不撤。京畿從此淪胥矣。遼東不復。陵寢從此鼎革矣。一國變計。各國爭先。外而沿江沿海。處處侵佔。內而奸宄生心。紛紛擾亂。瓜分之局成。糜爛之禍亟。人心愈搖。餉源愈竭。運道愈梗。而朝廷徒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夫以偏僻彫敝之秦隴。供萬乘百官之貲糧。久將不給。以屢次

失挫之弱兵。抗合縱連衡之強國。勢必難支。存亡關鍵。實在於此。臣等萬死。奚足補救云云。情詞俱極。懇摯。然疏上。不能挽。

太后之意。是日。又奉

上諭。朕奉

慈輿。安抵太原。本非久計。以長安爲自古帝王州。山川四塞。雄據上游。着端方於西安省城內。選定駐蹕之所。並經蹕地方。妥爲籌備。當此時勢艱難。庫款窘迫。朝廷當臥薪嘗胆。崇尚儉德。該撫仰體此意。一切事宜。毋庸奢侈。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奉

上諭。朕奉

慈輿。駐蹕太原。將近兩旬。該省適值荒歉。千乘萬騎。供億維艱。食用皆昂。民生滋累。每一念及。怒焉難安。且省城電報不通。京外往來要件。輾轉每多延誤。不得已。謹擇於閏八月初八日。啓鑾西幸。長安沿

途供應及到後起居服用。祇須簡便。各員不得過事鋪張。致滋糜費。至於籌糧籌餉。責在疆臣。着各督撫實力籌劃源源多解。東南各省轉運較易。並着將籌定糧餉。迅解行在。以資接濟。將此通諭知之。

初八日起鑾南行。一路地方官供給周至。頗愜

慈懷。十一日鑾駕至義安村。瘋人郭敦源衝道。卽日奉

上諭。鑾輿行至義安村地方。突有瘋人郭敦源。自稱義團頭目。異言異服。衝突儀仗。實屬不法已極。着卽行正法。以昭炯戒。介休縣知縣陳曰稔。於此等匪類。並不查拿。其平日縱容義和團可知。著卽革職。永不叙用。欽此。

此次鑾駕西行。雖經辦理皇差員弁。節節布置。在在供張。然仍有不法兵弁。乘機需索。當經岑中丞奏聞。於十七日奉

上諭。岑春煊奏革弁勒索車價。侵吞肥己。請旨嚴懲一摺。已革管帶前路糧臺親軍哨官高維勳。前因

沿途需索供應。業經奏參。發往新疆充當苦差。茲復查出該弁在靈石縣差局。勒索車價錢至一百四十八千之多。情節尤重。川弁沈汰任聽高維勳指使。並有勒索小費情事。均屬大千軍律。若不嚴行懲辦。不足以儆效尤。高維勳沈汰。着一併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閏八月二十六日已刻。

兩宮轡輅始入潼關。是日

兩宮南渡。御舟三隻。均以錦繡飾之。途中風平浪靜。天顏頗喜。賞銀二千兩。銀牌百面。

太后欲登華山。召陝州黃直刺璟垂詢華山情形。直刺奏山路險峻。已派兵一營修路。

太后又問。駐蹕一日。可修竣否。直刺奏請至華陰。駐蹕一日。或可趕修稍平。嗣因軍情吃緊。傳旨不

登山。卽在灝靈殿。聖祖龍牌前行禮。

皇太后淚下沾襟。旋又登萬壽樓。王大臣等再三請乘輿。不允。由內侍扶掖曲折登三丈梯第一層。

皇太后率

皇上

皇后妃嬪大阿哥王大臣。憑眺良久。後更上一層。岑中丞瑞方伯黃直刺等。於樓門跪接。

太后以人參糖各賞一枚。次日黃直刺進呈螃蟹蛋蝦鼻烟等物。均賞收。九月初四日未初。鑾駕

至西安。由長樂門大路直抵北院御道甚長。皆用黃土鋪墊。各商鋪皆懸燈結綵。居民跪迎道左。

皇上命扈從人等。毋許驅逐。

皇太后賞耆民銀牌甚多。御駕抵北院後。辦事大臣紛紛隨至。侍衛二百五十人。日夜輪班。在行

宮大門二門站防值宿。時陝省哀鴻徧地。民不聊生。

皇上御用衣服。概以大布爲之。諸王大臣等仰體儉德。一律穿用布袍。兩宮先駐南院。後移北院。南

院係總督行臺。北院係撫臺衙門。兩處牆垣。皆刷全紅。南院自

慈駕駐蹕後。正門封閉不開。奉旨作爲撫署。由便門甬道出入。北院一切裝飾亦全紅。東西轅門亦

紅漆。正門上立直匾。寫行宮二字。中門左門皆不開。由右門出入。門有侍衛及一切儀仗。旁有軍機處朝房。六部九卿朝房。撫藩各員朝房。大堂中空無一物。左房爲內朝房。右房爲退息處。鑾閣中設寶座一。上蓋黃布。二堂又設寶座一。亦蓋黃布。左一房爲召見處。右一房爲親王辦事處。三堂中又有一寶座。左右房爲

太后宮室。二堂之東三間。爲

皇上寢宮。後又有三間。爲

皇后寢宮。三堂之西屋三間。大阿哥居之。

太后屢有胃痛之疾。夜不成眠。頻泣。各省進貢之物。

太后命分賜群臣。不吝惜。

太后

皇上御膳費。每日二百餘金。

太后謂岑中丞曰。向來在京膳費數倍於此。今可謂省用矣。每晚先由太監呈上菜單一百餘種。亦不過鷄魚鴨肉之類。其後貢物有燕窩海參之類。御食乃豐。

皇上喜食黃芽菜。不用多葷。

太后喜食麵筋。不多食他物。謂太監曰。不必多辦菜。從前御筵一百餘種。

皇上不過食一二品而已。

兩宮倉皇出京。除身穿之衣。餘皆未備。嗣由京師將

兩宮隨穿之衣陸續送來。故

太后所穿之衣。尙是舊時衣服。

皇上亦然。

太后未到行在之先。謂王中堂曰。我要看看百姓究竟如何苦楚。是以

太后御車行經鄉間。百姓得見天顏。並有鄉農遠立翹望。不趨避。

太后亦不加罪。

皇上見鄉民甚奇之。蓋從未一見也。

太后謂

皇上曰。咱們那裡知道百姓如此困苦。到行在後。命岑中丞辦賑濟。開粥廠。且隨時以賑務爲問。

太后曰。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見一電。喜少驚多。莊王英年趙舒翹諸人之死也。

太后曰。上年載勛載瀾諸人。自誇近支。說大清國不能送與鬼子。其情形橫暴已極。幾將御案掀倒。惟

趙舒翹。我看他尙不是他們一派。死得甚爲可憐。言至此。爲落淚。鹿尙書住木四牌樓。其產業在西

安者甚多。榮中堂住滿城。王中堂住貢院。除都察院。內務府工部外。其餘各衙門。皆設貢院中。以紅

紙長條書某公所字樣。各部暫刻木質關防。文曰行在某部關防。王中堂有太平宰相之稱。鹿尙書肝氣太甚。於兩江最爲吹求。賴兩湖爲之調處。榮中堂嘗勸其意氣勿過甚。又勉其凡事外面圓融。使人不測。各員奔赴行在。候引見者。有二百餘人。朝廷電催吏部尙書敬子齋篆宰。到行在料理引見事宜。各員以食用奇貴。苦不堪言。津貼辦公各員之俸。一二品每月銀一百二十兩。三四品六十兩。五六品四五十兩。七品以下三十兩。聊可敷用。各省解往銀兩。計至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已五百萬之多。太監某某殊形跋扈。而貪婪更不能免。行宮左右駐武衛營兵。街市照常貿易。惟懼太監買貨不付銀錢。西園向有兩戲園。至是大加修葺。召京內優伶演劇。太監見太后哭。輒請看戲。

太后曰你們去聽罷。我是斷沒心腸聽戲的。

兩宮及大阿哥均未聽戲。行在各員往聽戲者。與在京時興致無異。西安飢荒以西北爲甚。赤地千里。

不見青苗。入河南境始見麥禾。是物價沸騰。麥每觔九十六文。鷄蛋每個三四十文。豬肉每觔四百文。黃芽菜每觔一百文。魚甚稀而極貴。其餘菜蔬衣物。無一不貴。人盡苦之。

官紳殉難

京都破陷。中外震驚。紳民慘死者。不下數千人。其獲邀卹典者。亦以千計。茲以最著者畧記之。

戶部尙書崇綺。持躬清正。學問優長。同治間由翰林院修撰洊陟卿貳。屢掌文衡。旋任盛京將軍。轉吏部尙書。已亥冬奉 命在宏德殿行走。後管理禮部。遷戶部尙書。兼充留京辦事大臣。聯軍入京時。崇退至保定府。循思京師失陷。恢復無能。不勝愧忿。遂於八月初二日。在蓮池書院服毒身故。是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崇綺着照尙書例賜卹。加恩予諡。入祀昭忠祠。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孫幾人。現在有無官職。該旗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貞至意。

徐蔭軒相國桐。籍隸漢軍。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大阿哥正當典學之年。嗣後大內。着在宏德殿讀書。駐蹕西苑。着在勤政殿讀書。派崇綺爲師傅。

授讀。並派徐桐常川照料欽此。徐素性頑固。不喜變法。戊戌年

皇上力行新政。徐連次乞休。謂

上將置中國於危地。臣不忍見之。嗣經

皇太后一再慰留。未去官。家中上下凡三百餘人。庚子六月。拳匪肆掠。縱火燒房。將徐之全家殺戮。徐

則自盡。年已八十有三。

前安徽巡撫福潤。於聯軍入城後。全家殉難。太夫人年已九十。孑然獨存。不數日以憂鬱死。

直隸團練大臣懿榮夫婦。及子婦張氏。均投井死。又團練大臣李端遇。於八月間。積憂成疾。旋即物

故。

王伯唐。駕部銑珊。韓比部紹飛。俱死於難。

裕祿子熙元。官至祭酒。亦殉難。

理藩院尙書懷塔布。持躬恪慎。練達老成。由蔭生供職部曹。洊陟卿貳。擢任正卿。補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宣力有年。克勤厥職。于亂時溘逝。崑剛代遞遺疏。奉旨追贈太子少保銜。照尙書例賜卹。伊子耆年。賞給郎中。俟及歲時分部行走。

兵部員外郎蔭德賀。戶部主事景慕。理藩院主事英順。戶部漢堂主事才保。戶部候補筆帖式德保。副護軍參領全通。候補筆帖式潤普。神機營都司楊光第。三品頂戴公中佐領達斌。太廟五品官富亮。內閣中書玉彬。五品頂戴張進忠。皆殉難。

禮部右侍郎景善。庶吉士四品官壽富。右翼官學四品宗室壽蕃。候選道鄭錫政。五品軍功譚恩壽。同知銜韓美鏞。太常寺博士承照。護軍參領銜副內管領常存。鹽大使職銜李湘。員外郎銜大理寺寺丞何爾燮。州判銜馮英疇。內務府員外郎端真。江西道監察御史宗室德蕃。奉恩將軍宗室綿御。戶部主事宗室謹善。戶部員外郎宗室恩單。內閣中書覺羅清廉。八品庫掌維公。庫掌重瑞。內官恒。

鈐世襲一等輕車都衛兼雲騎尉王麟。公中左領成勛。刑部主事鍾傑。工部主事恒昌。候補知縣王景田。宛平縣巡檢沈春聞。宛平縣知縣鍾觀復。通州南捕營把總陳繼興。候選通判方樅。漕運通判謝進賢。候選同知方枚。捕盜營把總張永富。北河候補縣丞史記言。內管領德俊。司幄銜委署庫掌廣志。內管領廣厚。廣裕。六品司俎官成璽。內領常貴。庫使廣蔭。奉宸苑委署主事啟隆。卽補副內管領承應。掌順興戶部主事英魁。員外郎戚善勛。倉掌廣煜。軍機處蘇拉。廣祥。通判范慶綸。鹽大使范慶銓。皆殉難。

廂紅旗漢軍副都統色普微額。內閣侍讀學士松林。副參領兼公中佐領松壽。東陵禮部員外郎連陞。鑾儀衛鳴贊官連福。糧餉處藍翎侍衛潤志。四品頂戴候補印務章京驍騎校德楠。神機營藍翎侍衛恒濟。驍騎校達斌。崇桂。鍾安。小京官宗室鈺章。六品頂戴崔德緒。升用守備河陽汎把總銻都司冷大發。上虞處頭等侍衛宗室德潤。皆陣亡。其餘命婦紳婦生員商民僕婢工匠幼童等。死於

難者。不勝枚舉。

宗室伯荊太史於拳禍方熾。極以內廷爲憂。四向窮探消息。一日幡然曰。毋庸問矣。無論如何結束。總非好局面。吾思之熟矣。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尙有自主權耳。有叩以急策者。取案上筆書曰。先救

皇上出險。然後再議辦法。其友勸太史出避。愴然不對。又勸使其弟仲荊挈婦幼居墓廬。則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旣而曰大宗如此。何論小宗。且向人嘆曰。活得無謂。太史外舅聯仙蘅學士元。素治宋學。官楚中時。聞太史講新法。嚴函往復。翁婿誼絕。迨學士內用。始知太史懇懇忠愛。原本義理之學。不同世之號新法者。都下事急。召對諸臣。學士痛哭力爭。極陳萬國公律之嚴。公使必不可戕。某王出班叱曰。聯元可殺。幸

太后未允。太史私告密友曰。吾外舅決不能免。蓋學士所陳。皆據其言入告也。七月十七日。學士卒赴

東市。太史憂國之外。又加私痛。二十一日聯宅內眷。逃匿太史家。信息已斷。二十三日。洋兵入西城。喧傳豎白旂者免死。太史與弟仲荊急仰藥。其未字堂妹年三十二歲。奪所遺藥啖八歲妹。并引領自咽。其婢隆兒感主人義。亦服藥誓死。未幾。洋兵至隔院。太史猶未死。懼爲所辱。曳諸人入西廂。投繯於樑。體重繩絕。砰然墜地。仲荊急扶之。卽履仲荊肩復上繯。仲荊又爲妹婢從容理繯。畢。出門趨南屋。僅覓得細繩。回至西廂。闔其門投繯。當門死。此廿三日已刻事也。太史年三十六。仲荊三十二。妯娌皆聯氏眷。爲人力阻。得不死。洋兵退後。家人排闥。曳仲荊尸。方得入。懸尸盡解。陳廳事。鄰人傅蘭泰出百金市柳棺五具。藁葬宅後園中。旣而竹坡侍郎諸友。及太史之友有先後郵金賻者。其夫人急籌遷葬。製外槨。並謀歸傅氏金。諸孤皆幼。太史子橘涂方九歲。行止嚴重。無異其父。仲荊平日有燕趙俠士氣。然不死於陣。死於難後。論者謂之愚忠。

聯軍剿匪

聯軍統帥伯爵華爾德西抵京後。謀於各國將士。四出剿匪。閏八月初六日。德將利地白帶兵由天津往靜海縣。華兵向南退去。十五十六等日。意兵由天津往楊村西北一帶。凡曾戕教鄉村。多爲焚燬。是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初五日。德軍一隊。由楊村繞香河縣而歸。二十九日。日軍一隊。由楊村繞寶坻縣。往河西務。九月初二至十月初七日。俄軍一隊。由楊村繞寶坻縣河西務。仍返楊村。此外尙有俄軍一隊。由天津往楊村。兩軍遇拳匪。均大敗之。九月初三至初七日。俄軍一隊。由蘆臺繞寧河而歸。初三日。德軍一隊。由保定府往某處。途遇拳匪。逐散之。初五日。俄軍一隊。由山海關往某處。別有俄軍一隊。由山海關往他處。兩軍途遇大隊拳匪。均大敗之。初十日。俄軍一隊。由山海關往某處。大敗拳匪於途。初十至十二日。德軍一隊。由天津繞香河縣沿北河左岸入京。十一至十七日。別有一隊。由天津繞河西務馬家鋪入京。十三至十五日。俄軍一隊。由天津繞楊村寶坻縣而歸。十三日。

別有一隊。由天津往某處。十四五等日。奧德兵各一隊。往某處。該處所有拳匪鄉莊。悉數焚燬。十六日。日兵兩隊。一由北京。一由通州往某縣。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三日。德奧意兵各一隊。由約克伯爵管帶。繞南口宣化往張家口。遇大隊華軍。驅之往山西。九月二十八至十月初四日。德兵一隊。由北京往長城。途遇拳匪。擊敗之。十月初二日。別有一隊。由天津繞東安武定兩縣而歸。初八日。德兵一隊。由山海關入北京。初十日。德兵一隊。沿天津運糧河兩岸往滄州。華兵則退往山東。已上畧誌時日。其攻戰細情。不勝縷述。惟以宣化保定事。記於左。

宣化事

德英意奧諸國聯軍馬步礮隊共二千五百餘人。礮車二十四輛。鎗重餉糧車七十餘輛。由德國伯爵約克提督帶領。九月中旬。自京拔隊。先至沙河。將衙署焚毀。繼至昌平州。將霸昌道昌平州署焚毀。凡見華兵立即鎗斃。居庸關統領馬軍門聞信率隊至宣化府。聯軍追蹤而來。勢不可遏。經延慶

懷來各州縣。人民恐悸。宣化鎮何海峯軍門。新任口北道靈壽芝觀察。夙知軍臺効力之已革道員沈敦和。辦理洋務。頗有聲譽。因卽稟請察哈爾都統。星夜檄調沈君馳抵宣化。時聯軍業已近境。來勢洶洶。闔郡官商環懇沈君設法調停。沈君允之。單騎往迎聯軍。行至鷄鳴驛。與聯軍先鋒馬隊相遇。適有華兵馬隊疾馳而過。洋兵放鎗。將各兵擊斃。疑沈君爲帶兵官。傳令洋馬隊圍拘。擬開鎗擊之。沈君卽操西語。侃侃爭辨。西人不之信。正危急間。有前任自強軍之德將某君。馳抵其地。知爲沈君。至統將前力保。統將喜。與沈君握手爲禮。時大隊已入鷄鳴驛。沈君偕同紳士往謁統將。允備供給。請勿縱兵擾害居民。當經允准。沈乘間與統將商議。保全宣化府張家口兩處。初六七月間。均有拳匪仇教。慘無人理。西將云。此次奉命復仇。非轟城不可。且須西至歸化。太原。拿拳匪。恤教民。救被圍之英將周尼思。語次。卽派馬隊數百騎西行。又派馬步礮兵千餘人。先至宣化張家口。西兵聞命。爭先拔隊。沈君一再婉懇。允代赴歸化。拿拳匪。救英將。又許銀一萬五千兩。請保全宣化。洋兵不入。

城。又許一萬兩。羊皮兵衣千件。保全張家口上下堡兩城。自強軍德將往返勸說。始允將西趨馬隊調至張家口再議。二十七日。聯軍千餘人。已抵張家口。二十八日午後。西趨馬隊亦抵張垣。傍晚大隊全到。沈君向統將商借德步隊一百二十人。分布上下堡各城門。並守大皮貨店。票號。當舖。銀號衙署等。沈君偕警察營務德將沙君。晝夜梭巡。拿辦隨隊華人之搶物者。相持六晝夜之久。西兵未擾害。惟深溝一帶。土匪誘令意兵。燒毀當舖一家。十月初一日。沈君隨同都統。與聯軍各將會議。允於初二日退兵。沈君復從官民之請。與聯軍偕行至鷄鳴驛而返。凡沈君所經之地。均賴保全。商民感之。萬口稱讚。初六日。沈君自宣化回。商民夾道跪迎者約七里之遙。沈君下車答禮。一一慰問。商民益感。羣議繪像建碑以報。察哈爾奎魁兩都統。當卽專摺奏聞。十月十八日。奉旨沈敦和着免其發遣。交奎順等差遣委用。並派沈君總辦察哈爾張家口洋務局。後沈君於蒙古各地。追獲五六月間。俄商被搶茶葉一萬四千餘箱。值銀五十萬兩。交還俄商。並拿獲拳匪頭目數人。立卽正法。優

郵被難教民。招練洋操警察營。保護洋商貨物。於是道路平靖。商貨流通。皆沈君之力致然。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沈敦和着開復原官銜翎。仍交奎順等差遣委用。欽此。蒙古宣化張家口商民聞信之餘。歡聲雷動。連日送萬民牌傘。莫計其數。

宣化縣城南六十里。有鎮名霹靂店。彼處有天主堂一座。庚子拳亂之時。被擾不可言喻。辛丑三月十一日。德兵八十名。前往彼堂。與景司鐸相見。問焚殺教民之官兵何在。司鐸答以已散。次日德兵至西寧之東城。意欲探視匪踪。宣威示武。地方官閉城不納。景司鐸慮兵滋事。勸令宿西小莊教堂。翌日德兵又往東城。見封閉如故。城上人山人海。目張手指。詈咒申申。德兵怒。繞至西門。聞有擡鎗聲。益怒。攘臂一呼。立刻登城。放鎗種火。頃刻煙燄蔽天。百姓官兵。死亡無算。焚至午後。德兵回西小莊住宿。閱日又往燒城。民屋俱成焦土。十九日德兵回霹靂店。聞深井堡民人。誓與洋人爲難。欲前

往效東城故事。教士慮之。密囑紳士。送禮求和。德兵首肯。祇焚一武衙門而去。

西甯所屬之馬圈堡。礮山。西陵山。大廟。深井川。老君關等處。居民曾害教民。不勝其虐。辛丑三月十二日。洋兵破馬圈堡。將已上村落。付之一炬。民與匪爲洋兵擊死者不少。

獲鹿正定一帶。法兵去後。土匪游勇。日事搶掠。居民不能安枕。涇水西南鄉。匪與勇三四千人。分作三隊。將富戶抄搶一空。有拒之者。則種火殺人。酷虐萬狀。地方紳董。往保定請法兵代剿。迨法兵抵境。匪已逃入山中。無可踪跡。法兵亦卽回保。旣回。匪又出山。橫行如故。五月十二日。官兵千人前往剿匪。反爲匪所敗。傷數十人。上憲又發兵三百餘。此兵早已通匪。佯當前敵。與匪相近。輒往附之。倒戈擊後隊。後隊不能支。死亡無算。官軍火藥彈子均爲匪刦去。十八日涿州東南有匪數千。官兵往勦。亦爲匪所敗。二十三日東閭村南五盤地方。呂軍門帶兵數千。自南而來。其運械之兵。宿於張村。夜間拳匪數百人。突入村中。將官兵擊散。盡奪其彈藥。呂軍門聞之。立刻進勦。然匪勢益張。殺兵七

八十人。匪則僅傷十人。

保定事

聯軍聞保定拳匪多殺教士教民。今尚有教士在保。因特與師開罪。以英提督寶星介斯星率英法德意四國之兵前往。閏八月十九日。由北京天津同時拔隊。及大兵到保。先有法兵在各要處。高懸法旗。布政使廷雍等出郊迎迓。華兵已一律撤往他縣。聯軍以騎兵三百進城。週遊四廂。仍出城駐紮。四國提督將地方官細加查審。九月十五日。以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恒。副將王占魁皆正法。將譚文煥發往天津。再行查辦。後英意兵退守京師。德法兵在保過冬。除懲罪官外。復將城樓城牆東北角城隍廟三聖菴等。舉火轟毀。以誌其罪。既而聯軍分三隊回京。由利測曾提督統帶之英軍。自容城縣耶坊馬家鋪而歸。途遇伏匪之莊。次第焚燬。由葛利恩尼總兵統帶之意德兩軍。自獻縣清苑黃村而歸。途遇華軍四隊。迫令交付兵器。由諾蒙提督統帶之英德意三軍。自易州歸。途遇華兵。

擊而敗之。英軍之歸津者。途遇拳匪營寨。亦卽焚燬。法兵往河間行。至獨流鎮上二舖地方。聞是處爲拳匪巢穴。種火村中。焚如立兆。居民扶老携幼。四散奔逃。後法兵至劉古莊及獻縣之韓村牛村。大城之廣安鎮。皆縱火燒之。

聯軍至儀州。游萬里長城。佔守西陵。以英國步兵一營。礮兵一哨。俄國步兵六營。法德步兵各二營。由山海關往灤州永平府二處。所過無拳匪踪跡。間有土匪出沒。爲聯軍所殺。

懲治罪魁

德國皇創議謂中國拳匪之亂。殺害西人。戕斃公使。皆由王大臣與地方官縱之。如中朝不先懲治罪魁。不足以戒效尤而救後患。以此意電達各邦。皆以爲然。因之駐華各公使奉有本國之命。與中國議和之前。先請

皇上重治罪臣。藉以蔽辜。茲將眾公使會銜照會列左。

欽差大美國。大法國。大俄國。大英國。大比國。大義國。大奧國。大日本國。大德國。大荷蘭國。便宜行事。

全權大臣。康。畢。葛。薩。姚。薩。齊。西。穆。克。爲照會事。照得在各外省犯事獲

咎官員姓名。及應如何照會。定條款第二條嚴懲之處。日後由諸國全權大臣指定。迭經知照。復於

西歷二月初五日。卽庚子年十二月十七日。會議時再爲聲明。各在案。各本大臣。今將所指各犯清單二紙。黏送查閱。一係由各本大臣查明後。以爲其罪足有確據。應如何嚴懲者。一係獲重罪被控。

因証據欠足。請中國國家另行查辦者。各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按照單開各情。奏請分別頒發諭旨。歸結此事。其查辦一層。應由中國國家從速飭行。毋俟查畢。卽照各本大臣之意。按會定條款第二十條。頒發各犯所定罪名。及如何嚴懲之。

諭旨。通行佈告。如此辦理。則貴王大臣原擬緩至會定條款第二十條竣後。方可斟酌各節。較能早日施行也。須至照會者。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卽辛丑年二月十二日。查明確犯重罪。應嚴懲各員清單。

山西陽曲縣白昶。爲毓賢爪牙。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在太原府誑殺泰西男婦老幼四十餘名口。罪應斬立決。署歸綏道鄭文欽謀殺英國武員。及西國主教。又天主教教士四名。耶穌教教士十四名。罪應斬立決。汾州府徐繼儒明許保送泰西教士出境。暗使人於七月十二日。在文水縣戕害羅教士等男女老幼十名口。罪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忻州徐桂芬。

七月十五日。在本境謀害泰西耶穌教教士男婦約十餘名口。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河津縣黃廷光。六月二十日。遣役追耶穌教士密姓夫婦及幼子。容姓夫婦。金姑娘東姑娘共七名口。於屬下清家灣地方。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太原府馬武官。於太原府戕殺教士之案。從眾加功。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太原府城守營石鳳岐。將天主教士一名。鎖押凌虐致死。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孝義縣令於六月初四日主使。將泰西教士魏蘇二姑娘毆斃。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太寧縣令有教士聶姓姊妹鄰姑娘三口。因該令不肯保護。並允拳匪殺害。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澤州府有由平遙潞城前往湖北逃難。各英國教士過境時。不肯保送。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潞城縣璧瑄。因境內教士毫不保護。以致逃亡。備受艱險。罪應革職。永不叙用。高平縣王岱霖。於由平遙潞城逃難。各英國教士過境時虐待。罪應革職。永不叙用。長縣恩順亦不肯保送。由平遙潞城逃難之各教士。罪應革職。永不叙用。隰州牧號召拳匪入城。以致

英國教士數名口。被逐在曲沃縣遇害。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曲沃縣令因毫不保護境內教士。致有童教士一家三口。甚被凌虐畢命。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岳陽縣令有巴吳教士二名。被拳匪所殺。該令坐視不理。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壽陽縣秦錫圭將境內英國教士鎖押虐待。解往太原就死。並途間絕其飲食。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和林格爾通判毛世黼。托克托城通判樊恩慶。均懸掛賞格。捉拿或殺害泰西人民。及中國教民。該兩城屬境。共殺教民一千五百有餘。異常殘虐。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綏遠城將軍永德。歸化城副都統奎誠。所有該處兇慘各事。多係該二犯主謀。有天主教士四名。被其兵丁夥同殺害。罪應革職。永遠監禁。署歸化城同知郭之樞。去年七月二十六日。帶領兵丁三百餘名。攻打鐵木旦溝教堂。將教士十名鎗擊火焚殞命。其餘教士四名。逃至三里外之黃花窠舖。被其追及戕殺。罪應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榆次縣令有干涉殺害泰西教士之案。罪應革職。永不叙用。



太谷縣胡德修。七月初六日。在其境內之泰西人民皆被戕害。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大同鎮楊總兵。因該境耶穌教士男婦六名口被害。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太原縣令致死教民多命。罪應革職。永不叙用。甯鄉縣令臨縣令。均係慫恿拳目殺害教士教民。罪應革職。永不叙用。蒙古阿拉善王將甘肅天主教士驅逐出境。罪應申斥。中喀爾王慫恿虐待教民。罪應申斥。搭拉特王殺害教民八百餘名。罪應革職。永遠監禁。張金聲卽張四楊把總赫哨官。均係甘肅甯條梁武官。尙有許大田劉姓武官等。身爲拳目。帶領拳匪圍攻小叫盤地方教堂四十九日。殺害天主教士一名。均應斥革。灤平縣文星飭令兵役。將泰西天主教士一名活埋之後。又將屍身拋入水中。經教民撈獲葬埋。該縣復飭取出。仍拋入水。罪應斬立決。直隸總督裕祿近日肇亂。厥惟罪魁。在天津帶領拳匪官兵。攻擊各國人民。又殺戮泰西人之

上諭由其徧傳。罪應追奪官爵。王孝村紳士左洛苓當拳匪欲攻武邑縣。承縣令命其出城解散。伊卽

捏造一切。乃城門甫啓。拳匪卽行入城。致將天主教士二人戕害。罪應監禁。武邑縣調署清苑縣張丙詰始終明保拳匪。縱令拳目前往深州河間府等處。四出擾害。罪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江西臬司陳澤霖過景州時。該牧邀其攻打朱家河教民處所。致天主教士二名被害。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景州牧洪壽彭邀陳澤霖攻打朱家河教民處所。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大名鎮王連三大名縣苗玉珂元城縣王錦陽三人。均將境內教士驅逐。分搶什物。並予以就害之機。皆應革職。永不叙用。南樂縣鞏英亦將教士由衙門逐出。予以就害之機。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清苑縣令不肯保護英國逃難教士。應行革職。永不叙用。望都縣李兆珍苛待以上英國逃難教士。應行革職。永不叙用。倉場侍郎長萃在通州爲拳匪頭目。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東三省盛京副都統晉昌六月初六日。有泰西教士四名。華教士二名。教民多名。伊縱令兵丁會合拳匪戕害斃命。罪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遼陽州陳牧斬中國趙教士一名。教民多

名。罪應革職。永遠監禁。常老德係鴨子廠團練首事。於六月初五日。戕害天主教士三名之案。從而加功。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黑龍江副都統某。於戕殺天主教士三名之案。有所干涉。應即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呼蘭城副都統阿不肯保護教士以致被害。並允將所害教士之首。懸諸廟門。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巴彥蘇蘇鄂統領到任後。欲將教士二名殺害。經地方官援救。氣憤往小石頭河教堂。將十三年前所葬已故之泰西教士屍身掘出。並將教堂處所焚毀。教民戕害。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極邊。永不釋回。湖南巡撫俞廉三干涉戕害衡州府天主教主教教士二人之案。罪應革職。永不叙用。衡州道隆文以上被害之天主教主教教士。先曾函請保護。該犯非特不行。反鼓惑輿情。致將該教士等。雙目挖去。慘遭殺害。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衡州府裕慶。清泉縣鄭炳。該二犯於以上之案。非但不肯保護。亦且助紂爲虐。甚有干涉。裕慶又出違約告示。致耶穌教堂被毀。均應革職。永不叙用。浙江金衢嚴道鮑祖齡。顯係仇

視各國人民之犯。慫恿匪徒團練。在衢州殺害泰西人多命。力能保護而不肯爲。且允匪徒在道署門前。將泰西湯姓一家四口。石馬戴姑娘等三口共七人。先辱後殺。迨後詳報撫院。盛稱團練爲義舉。罪應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衢州府城守都司周之德。於以上之案。從而加功。非止主謀攻擊。且復親統匪黨。肆行兇惡。罪應斬立決。浙江巡撫劉樹堂。通傳殺害各國人民密諭。是以兇慘之事。皆伊玉成。雖經撤銷。然已過遲。亂後仍留浙任四閱月。除將要員撤任之外。所有兇犯毫未拿辦。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前浙江按察使榮銓。通傳殺害各國人民密諭。是其專責。此肇亂之一端也。現在杭州仇視各國人民之黨。伊爲首領。其疾視外人之行。毫無隱諱。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前衢州鎮喻俊明。六月二十五日。道署門前殺害泰西多命之時。伊與鮑道同在署中。雖屬下有官兵五千。事前竟毫未彈壓。是其縱匪釀禍之據。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前衢州府洪思亮。於此案不肯保護。亦未加功。惟是日同在道署。罪應革職。永不叙用。衢州府

紳士鄭連生鄭永禧羅老四三人。於此案有主謀情事。應皆斥革。四川邛州牧李常需。縱容搶掠教堂。殺害教民多命。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建昌道王季寅。名山縣盧鼎智。前雅州府王之同。李念茲。固執不肯保護教士。辦理教案。未能平允。均應革職。永不叙用。駐藏大臣慶善。赴任時。以徐驅泰西人出境。及滅教民之語。告知沿途官員。在裏塘復滋事端。雖其已死。應追奪官爵。貴州思南府人羅芳林。係被革武員。於龍泉思南府兩處攻擊教民。被害二十餘命之案。係其主謀。該人一聞直隸亂事。卽招匪黨。將一帶教民處所搶毀。教民戕殺。罪應監禁。南陽鎮殷總兵。仇視教民。異常兇暴。豫省教民受害。惟該員是問。天主教某教士被害。係其施爲。在縣旗店拆毀教堂。亦其出違約告示之故。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新店李若仙。煽惑人心。致害以上教士。如不設法逃生。必遭毒手。罪應斥革。山西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延祉。以仇視各國人民之語。通飭所屬。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河內縣令某苛待由豫省前往湖北逃難之英國教士。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榮澤縣令不肯接收由武陟縣護送逃

難之英國教士。致該教士等。備嘗艱險。罪應革職。永不叙用。鄭州牧由平遙潞城逃難之英國教士過境時。異常苛待。罪應革職。永不叙用。西華縣林令於境內各教士。屢次不肯保護。致被驅逐。什物搶掠。罪應革職。永不叙用。陳州府周家口通判汪某。固執不肯保護教士。致速六月之亂。該教士被逐後。幾乎喪命。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河北道岑春榮擅出誣謗告示。煽惑官民。仇視西教。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滑縣呂令涉縣車令安陽縣石令。搶掠教中什物。焚毀教堂房屋。均應革職。永不叙用。衛輝府曾宇殺害教民。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武安縣陳世偉於亂民掘挖已故教士屍身。不肯飭收。致將其屍分裂丟去道旁。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江西巡撫松壽遵奉 朝旨。引火燎原。所派委員以招兵爲詞。聚黨焚掠教堂。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南豐縣鄧宣猷於教民遞呈。及肯接收。乃聳恚民人戕害。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南城縣翁寶仁飭拆教堂。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前山東按察使胡景桂於仇視各國人民之端。干涉其間。且引同官爲黨。並力庇拳匪。冀免殺教之咎。罪應革職。永不叙用。恩縣

秦應達袒庇拳匪。明示仇視各國人民。忍令境內教民。慘受殺害。罪應革職。永不叙用。夏津縣屠乃勳縱庇拳匪。於美國教士何家屯房屋。不行保護。並任令教民被虐。罪應革職。永不叙用。

被控獲罪。應另行查辦各員清單。蒙古阿多杜沙辣其薩克多爾加乞羅其梭諾辣其加爾古其

沙路掌蓋納否大蘇磨磨各哈杜沙辣其加乞羅其阿切爾多辣爾富巴領加浪亞爾賓爽加沙加乞羅其爾以上諸人。均威嚇教士。因未能在教堂戕害。欲在他處分別謀死。四川雙流縣龔定寶陣

縣黃樹勳。灌縣王瑚。崇慶州陳兆棠。溫江縣周慶壬。崇寧縣陳鼎勳。南部縣遠用斌。大邑縣趙綏之。

以上八名。均係忍聽教民五百餘家什物房屋被匪搶毀。兼有受傷被害之教民。教堂處所。有被焚

燬。宜賓縣王歐甲。有呈訴該員將仇視西教之禍鼓動加厲者。叙州府文奎。縱容宜賓縣妄爲貴州

思南府張濟輝。素以仇視西教爲懷。龍泉縣繼文。異常仇視西教。非特任令羅芳林。統帶匪黨入境

騷擾。且教民求其作主彈壓。伊竟明謂該教民身居化外。因奉西教自取其禍。定不保護。河南南陽

府傳鳳凰漢口英領事。謂其仇視西人。南陽縣張令有殺害教民。搶毀什物房間之咎。江西浮梁縣任玉琛雖經迭次諄請。伊竟不肯保護。景德鎮西江留店三處教堂。致被一律焚燬。吉安府許道培允聽紳士攻擊教堂教民。贛州府武官何明亮經地方官請其派兵保護教堂。伊不肯行。吉安贛寧道涂椿年於劉制軍坤一所發保護泰西人民告示。該道不肯在贛南兩府張貼。又該兩府滋鬧。毫未設法彈壓。南昌縣進士黃熙祖。文舉謝甘棠。廩生馬縉。監生梅素清。皆遣僕拆毀該處教堂。南昌縣武舉單炳燿。武生李太和。單寅。蕭廷傑。單步鰲。均帶領拳匪前往九七兩都。渭水橋等處。指拆該處教堂。及教民房間。瀘溪縣廩生林湘。巨林。茂修。廬假汝。廬明生。均係慫恿該處民人搶毀騷擾。臨江府石守。上高縣文令。紳士梁飛鵬。張文蘭。均係慫恿拳匪。搶掠騷擾。山西太原府許涵度。毓賢謀殺該處泰西教士。該員助紂爲虐。是以未能一名漏網云云。

尙書趙舒翹爲頑固之尤。此次拳禍之成。趙力助之。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榮 祿

上諭定爲斬監候罪名。由陝西臬司看管。家屬均往臬署侍候。先一日

太后謂軍機曰。其實趙舒翹並未附和拳匪。但不應以拳民不要緊三字復我。趙聞言私幸

太后將貸其一死。二十九日。外間紛傳。西人偏定斬決之罪。於是西安府城內紳民咸爲不服。聯合三

百餘人。在軍機處呈稟。願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軍機處不敢呈遞。刑部尚書薛允升係趙之母舅。

謂人曰趙某如斬決。安有天理。至初二日。風聲愈緊。早六點鐘。軍機大臣入見

太后。至十一點始出。猶不能定趙之罪。而鼓樓地方業已聚眾。人山人海。有言欲刦場。有言如殺趙大
人。我輩請

太后回京。軍機處見眾志洶洶。入奏

太后。不如賜令自盡。初三日早八點鐘。降旨趙舒翹着賜令自盡。岑中丞銜命前往宣讀。趙跪聽。

畢。謂中丞曰。尚有後旨乎。岑曰無。趙曰必有後旨也。趙夫人謂趙曰。我夫婦同死可耳。必無後

旨矣。遂以毒進。趙吞少許。自十一點至午後三點鐘。毫無動靜。猶精神大足。與家人講身後事。痛哭老母九十餘歲。見此大慘之事。趙之寅友親戚往視者頗多。岑中丞始止之。既而聽之。趙謂戚友曰。這是剛子良害我的。岑見趙聲音宏朗。不能死。命人以鴉片烟進。五點鐘時猶未死。又以砒霜進。至是始臥倒呻吟。以手捶胸。命人推摩。聲言難過。至夜十一點鐘。岑焦急曰。酉時復命。已逾時矣。何爲仍不死。左右曰。大人何不用皮紙蘸燒酒捫其面。及七竅。氣卽閉也。岑如法捫之。久後不聞聲息。胸口始冷。夫人痛哭後亦自盡。

莊王載勛在京時。袒護拳匪。殺人甚眾。及

兩宮西幸。莊王住蒲州行臺。其妾與子隨之。葛寶華奉賜令自盡之。諭前往蒲州。到時尚早。門外放

礮迎。旨。莊王大罵曰。何爲放礮。左右曰。欽差葛寶華至矣。莊王曰。爲我事耶。左右曰。欽差過境耳。

葛寶華入行臺。莊王猶詢行在情形。葛不詳答。行臺後有一古廟。葛往視。有空房一間。設爲莊王自

盡之所。懸帛於梁。鎖之。旋飭蒲州府及營縣派兵彈壓。傳命有旨。飭莊王跪聽。莊奉傳。挺身而出。謂葛曰。要我頭乎。葛不語。但讀旨。莊王曰。自盡耳。我早知必死。但恐老佛爺亦不能久活。又謂葛曰。與家人一別可乎。葛曰。請王爺從速。乃喚莊王子妾至。莊王謂其子曰。爾必爲國盡力。不要將祖宗的江山。送給洋人了。其子哭。不能答。妾則滾地昏厥。不知人事。莊曰。死何處。葛曰。請王爺入此房內。莊入。見帛已高懸。遂懸帛於頸。不過一刻鐘。已氣絕。

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亦護拳黨。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監禁趙舒翹。英之家人。獨往探視。英則終夜哭泣。謂人曰。慶王不應不爲我分辨。人不敢答。辛丑元旦。英年哭至中夜。忽無聲。次午家人見其伏地氣絕。滿面泥污。蓋以污泥塞口而絕。然是時尚未奉命。家人不敢聲張。直至初三日。旨下。始由岑中丞復命。

端王載漪隨

兩宮至西安。既而至寧夏。及奉 旨發往極邊。謂人曰：這已是

皇上的恩典了。咱們尙等什麼。快些往新疆走。不要動

皇上的怒了。急問左右曰：咱們大阿哥有罪乎。曰：不聞 旨。端王曰：却不與他相干。諒無妨也。嗣以西

人念國親之誼。不願深求。故端王雖褫爵。而發邊之令未行。至今在寧夏。先是議和大臣。外省督撫

與出使大臣。均先後上疏。請懲辦罪魁。茲將江鄂兩督奏稿錄左。

奏爲密陳大計。以救危亡。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以此次拳匪肇亂。中外搆兵。馴致決裂不堪。實爲千古所罕見。各國因聽各駐使之言。歸罪於誤信拳匪之王公大臣。必欲嚴速懲辦。方可議和。臣坤一之洞。每晤各國領事。及經過洋員。剴切開導。示以閏八月初二日。

諭旨。囑其轉達外部。催令開議停戰。而各國以事未施行。疑係空言搪塞。固執前說。衆口一詞。觀於德日所覆國書。及美總統之言。其情可見。若不迅速懲辦。現在聯軍已抵保定。並聞將趨正定。似此深入

不已。萬一漸引而西。斷非程文炳董福祥等所能敵。亦非百二山河所能阻。不得不仰懇宸斷。立將該王公大臣分別治罪安置。毋令隨扈。以平各國之憤。以釋各國之疑。當可早日開議。該王公大臣誤用拳匪。或出一時愚昧。惟各國嘖有煩言。勢將危及宗社。卽應以身任咎。古來當國輔臣。每遇水旱賊盜。輒以佐治無狀。自請罷斥。義固應爾。史冊可徵。況輕開鄰釁。乘輿播遷。該王公大臣應亦體諒及此。且由我速辦。尙存自主之權。去可復還。奪可復與。若遷延日久。時局日非。深恐將來要素益堅。轉非該王公大臣之福。此外各省有釀成拳禍。殺戮無辜之員。應行重辦。朝廷自有權衡。臣等自五月以來。驚魂欲斷。血淚將枯。自維待罪疆圉。何敢妄預內政。第事關存亡大計。不得不冒死瀝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此次拳禍諸臣。縱庇拳匪。開釁友邦。貽憂宗社。前經降旨分別懲處。現在京畿一帶。拳匪尙未淨

盡以致地方靡爛。生民塗炭。思之實堪痛恨。若不嚴加懲治。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友邦之憾。端郡王載漪著革去爵職。與已革莊親王載勛均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已革怡親王溥靜。已革貝勒載瀼。著一併交宗人府圈禁。貝勒載瀾。業經革去爵職。著閉門思過。輔國公載瀾著停公俸。降一級調用。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派往查辦拳匪。回京後覆奏。語多縱庇。本應從重嚴懲。現已病故。著免其置議。刑部尚書趙舒翹。查辦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尙無飾詞。著革職留任。已革山西巡撫毓賢。在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爲。情節尤重。著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親王溥靜。貝勒載瀾。載瀼。中外諸臣迭次參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大臣電奏。亦從未提及。朕據實一體核辦。可見朕於諸臣處分輕重。一秉大公。毫無偏袒。當亦薄海內外所共諒也。欽此。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甘肅提督董福祥。從前在本省辦理回務。歷著戰功。自調京以後。不諳中外情形。於朝廷講信修

睦之道。未能仰體。遇事致多鹵莽。本應予以嚴懲。姑念甘肅地方緊要。該提督人地尙屬相宜。著從寬革職留任。其所統各軍。現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著帶領親軍數營。尅日馳回甘肅。扼要設防。以觀後效。欽此。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經奕劻、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說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主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隄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朕與

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該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者兩降諭旨。尙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再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堂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著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

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著革去爵職。惟念俱屬懿親。特予加恩。均著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爲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任山西巡撫。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名。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司何福堃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東部尙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並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著追奪原官。撤銷卹典。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前在甘肅素著勞績。漢回悅服。格外從寬。著卽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尙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尙書趙舒翹。平日尙無疾視外交之意。其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惟究屬草率貽誤。著加恩革

職。定爲斬監候罪名。英年趙舒翹均著先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著革職。並將卹典撤銷。經此次降旨以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激迫而成。決非朝廷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輕縱。卽天下臣民。亦曉然於此案之關係重大也。欽此。此諭一出。各國使臣。猶以懲罪過輕。不肯允議。爰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內閣又奉上諭。此案首禍諸臣。昨已降旨。分別嚴行懲辦。茲據奕劻李鴻章電奏。按照各國全權大臣照會。尙須加重。懇請酌奪等語。除載勛已賜令自盡。毓賢已飭卽行正法。均各派員前往監視外。載漪載瀾均定爲監斬候罪名。惟念誼屬懿親。特予加恩。發往極邊新疆。永遠監禁。卽日派員押解起程。剛毅情罪較重。應定爲斬立決。業經病故。免其置議。英年趙舒翹昨已定爲斬監候。著卽賜令自盡。派陝西巡撫岑春煊前往監視。啟秀徐承煜各國指稱力庇拳匪。專與洋人爲難。昨已革職。著奕劻李鴻章照會各國交回卽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監視。徐桐輕信拳匪。貽誤大局。李秉衡好爲高論。固執釀禍。均應定爲斬

監候。惟念臨難自盡。業經革職。撤銷卹典。應免再議。至首禍諸人。所犯罪狀。已於前旨內。逐一明白聲叙矣。欽此。已上懲在京之員。其在京外者。亦次第治罪。某日奉

上諭李興銳奏。特參辦理教案不善之地方官。請分別懲處一摺。江西署建昌府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試用通判翁寶仁。輕聽謠傳。稽查教堂軍火。以致莠民滋事。釀成焚燬教堂之案。南豐縣知縣鄧宣猷。不能彈壓莠民。以致教堂焚燬。且於民教控訴詞訟。匿不稟報。廬陵縣知縣馮蘭森。於匪徒焚燬教堂。搶劫教民。不能防範。商議賠款。又多遲誤。安仁縣知縣劉泰。並未出示保護教堂。彈壓弁兵。輒復調回自衛。以致猝釀焚搶重案。署鄱陽縣試用知縣應衷。前代理德化縣任內。迭出焚搶之案。及署鄱陽縣。辦理教案。未能持平。均著卽行革職。豐城縣湯鼎煊。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於民教控案。多匿延不報。署吉安府候補知府何師呂。署豐城縣。大挑知縣周景祁。查辦教案多所諉卸。瀘溪縣知縣王慎猷。於民教滋事。彈壓不力。均著撤任。并摘去頂戴。停委一年。嚴行察看。仍責成留

緝。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上年拳匪肇亂。京畿一帶。多被擾害。以致各省人心煽動。焚毀教堂。傷害教士教民之案。層見疊出。朝廷屢降諭旨。飭令妥爲保護。乃地方官奉行不力。致釀事端。自應分別情罪輕重。予以懲處。山西歸綏道鄭文欽。浙江衢州城守營都司周之德。山西前陽縣知縣白昶。均著斬立決。直隸灤平縣知縣文星。著李鴻章查明。如有戕害教士實據。卽著斬立決。塔拉特王著革爵查辦。阿拉善王。中喀爾王。均著傳旨申飭。已故直隸總督裕祿。駐藏辦事大臣慶善。均著追奪官職。浙江巡撫劉樹堂。著革職永不叙用。飭令回籍。布政使榮銓。盛京副都統晉昌。黑龍江副都統鳳祥。巴彥蘇蘇統領鄂英。均著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浙江衢州鎮總兵喻俊明。金衢嚴道鮑祖齡。湖南衡永。郴桂道隆文。山西汾州府知府徐繼孺。署歸化城同知郭之樞。隰州知府崔澄寰。忻州知州徐桂棻。和林格爾通判毛世黼。托克托城通判樊恩慶。曲沃縣知縣王廷英。河津縣知縣黃廷光。太寧縣知縣曾季鳳。壽陽縣知縣秦錫圭。太谷

縣知縣胡德修。孝義縣知縣姚學康。寧遠州司獄李鳴和。太原城守營石鳳岐。均著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倉場侍郎長萃。呼蘭城副都統倭克津泰。直隸大名鎮總兵王連三。景州知州洪壽彭。大名縣知縣苗玉珂。元城縣知縣張丙喆。南樂縣知縣恭寅。河南署南陽鎮總兵尹嘉賓。鄭州知州湯似慈。浙江衢州府知府洪思亮。湖南衡州府知府裕慶。清泉縣知縣鄭炳。山西歸化城副都統奎誠。澤州府知府陶家騶。潞城縣知縣程璧。高平縣知縣于岱霖。長子縣知縣恩順。山東恩縣知縣屠乃勛。江西按察使陳澤霖。南豐縣知縣鄧家猷。南城縣知縣翁寶仁。均著革職。永不叙用。河北道岑春榮。著卽革職。河南縣丞李若僊。卽李承瀛。著卽斥革。其餘應查情形。及不知姓名各員。俟各該省督撫查覆。到日再行分別輕重辦理。欽此。

中外議和

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李鴻章着迅速來京。兩廣總督着德壽兼署。六月中德使被戕。大沽炮臺爲西人奪取。

皇上慮患更深。因卽致電各國。願與諸友邦重修和好。二十四日。法國外部大臣岱伽賽。發一長電致法使畢盛。大旨謂中國駐法欽使裕庚。呈遞國書。請我伯爾璽天德。力助中華。勸各國不啟兵端。復歸和好。本大臣奉伯爾璽天德之諭。着卽致電臺端。轉覆中國。其詞曰。西七月十九日。卽中國六月二十三日。接中國

大皇帝電。稱法國與中國睦誼素敦。向所欽佩。斯言信然。因法國於中國。常願恩義相將。未嘗有他志。但近日北京之亂。與直隸等省。匪禍鴟張。當亦

大皇帝所知。乃不惟不誅匪首。反將端王等素憾外國之臣。列之樞府。何怪各國忿忿不平。如欲法國

作介議和。先以四款爲約。一。准駐華公使。與各本國電信相通。無稍阻滯。二。將端王及仇外諸大臣。革職去位。三。下令華軍。無論何在。均不與外人爲難。四。迅將拳匪剿滅。平靖地方。餘事則從緩計議。本大臣已覆裕庚。我伯爾璽天德覆書。卽交尊處。至如何呈遞中國。

皇帝。隨尊意裁之。德英美諸國均接我

皇上求成之電。德外部覆總署云。敝國使臣被害之後。貴國

大皇帝無一言自咎。亦未懲辦一兇。本大臣不能將來書送我國

皇上。英國沙侯答以我君主俟在華公使安泰無虞。然後覆中國

皇帝求成之電。美廷則以三事爲約。一。保使臣性命。二。准各公使與本國通電。三。華官與西軍。合力馳救使臣。此三事果能遵行。始可開言和事。七月初四日。李相致美廷電。願將各公使護送至津。請聯軍不向北京進發。美廷覆云。中國既能護送公使。具見有保護之權。如有不測。惟中國是問。今各使

仍復隔截。不得與本國通音。安有議和之理。初七日。李相續電云。如准各使與本國通音。卽能議和否。美廷覆云。准各公使與本國通音。乃必然之理。非額外寬典。來電所言。敝政府不能轉致列邦。代爲商請。初九日。駐華畢大臣致法廷一電。延至十八日始到法京。大旨謂西六月二十至七月十七日。華兵日攻使館。今四館已被燒。法館焚去四之三。西人死六十人。傷一百十人。京中教堂除北堂外。無一壁立。彈藥餼糧。行將告罄。華廷欲我往天津。苟無西兵護衛。此行斷乎不妥。萬不可從。十一日。畢大臣又發一電。謂華廷迫我出京。但華兵不足恃。必須西兵來護方可。今使館中有八百西人。內二百爲婦孺。五十爲受傷之人。外有教民三千。若舍之而去。必將爲華兵所殺。不得不同往天津也。七月十四日。德廷致電各邦。願以華爾德西爲聯軍總帥。俄皇答云。公使中惟德使被戕。貴國受辱最大。今以德將爲元帥。于理亦相符。後法意英美日等國。附從其說。遂定計焉。八月初二日。俄皇創撤兵之議。諭外務部分電各邦。云聯軍入華。以援救使臣爲第一義。今使臣出險。中國

皇上已出京都。不可與言和事。宜令聯軍速退京外。以免別啓禍端。美廷欲從俄皇之意。惟奧法等國不以爲然。德皇則堅拒不從。言西兵離京。非特無益。且議和更難。而西人之體面。亦有所損失。是日大沽各國提督。定議將李鴻章圍守舟中。不准登岸。俟駐京各公使開議有期。并定聚議之處。方准出舟。此舉殊不合理。故各政府非之。八月十三日。慶王會見各使。開言和事。十一日。中國駐德欽使。移文德廷。告以中朝派李鴻章爲議和。大臣以劉坤一張之洞副之。先是初七日有

旨。李鴻章電奏閱悉。卽著派劉坤一張之洞。函電會商等因。欽此。十四日奉

上諭。李鴻章疊次電請添派王大臣會辦議款。除已命慶親王奕劻星馳回京。並與劉坤一張之洞函電互商外。卽著添派榮祿會同辦理。並准其便宜行事。欽此。二十日又奉

旨。慶親王奕劻著授爲全權大臣。會同妥商應議事宜。劉坤一張之洞均著仍遵前旨。會商辦理。並准其便宜行事。該親王等務當往還函電會商。折衷一是。勿得內外兩歧。致多周折。欽此。二十五日。李

相始乘安平輪船自滬啟程。逕至大沽。俄國水師提督派員迎接。禮意有加。美提督親來拜謁。言奉政府命。以欽差之禮待中堂。此外無一人至者。二十六日。安平駛入塘沽。相節至俄營。與俄提督談兩點鐘。念七日黎明。聯軍攻北塘礮臺。俄提督遣員致意。并謝不克報謁之罪。德提督亦以戰事方殷。無暇造訪。致書道歉。是日午刻。相節登火車。馳往津門。時津沽一帶鐵路。已暫歸俄人掌理。俄官派可殺克兵沿途護送。塘津兩頭車站。均有俄兵排隊送迎。脫帽高呼。傅相入海防公所。衛兵不帶軍械。二十九日。俄法德三國兵。伐北塘取之。閏八月初六日。俄使出京。其館中上下及從俄教之華人四十名隨之。僅留俄兵一千一百名。守俄使館及頤和園等處。初七日。法廷擬六款。通報德意日奧諸國。一。懲辦罪魁。當由各使臣指定。二。禁販軍械入華。三。賠各國兵費。及公會私家所失之物。四。西兵常駐京中。護衛使館。五。拆去大沽炮臺。六。京津路上。擇二三處駐西兵鎮守。已上六款。各國皆然之。旋於初八日。

皇上降諭。革肇禍王大臣。於是各國肯議和。是日李相接北洋大臣關防。立即部署行裝。豫備入都。仍以俄兵二百名護送。十二日。山海關不戰而授于西人。二十八日。德英兩國議定四款。通報列邦。請卽和附。其四款如下。一。中國商埠。准各國通商。無分優劣。他處有能行商者。亦如之。二。保全中國疆土。不取一寸一尺。三。不論援何事故。如有取中國土地者。我兩國別商辦法。保護我兩國之利權。四。我兩國將此意通告法意日奧俄美等國。并請相附。旋接回電。各國大抵從之。遂以爲和議綱領。方啟議伊始。列國使臣索慶邸李相全權之憑。于是電奏西安奉

敕書曰。朕維國家與各國立約以來。信使往還。和好無間。本年夏間。民教相仇。諸臣未能妥協。以致開罪友邦。有乖睦誼。朕心深爲惋惜。茲特畀爾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會同各國使臣。商計和約條款。俾復舊好。爾奕劻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多年。爾李鴻章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久任北洋大臣。熟悉交涉事宜。朝廷素所信任。所訂條約。朕當施行。爾其善體朕意。妥慎商辦。毋負委任。特諭。

慶王李相。先擬條約底稿。照會各使。其詞云。本年入春後。義和拳匪。擾及近畿一帶。以致向所未聞之奇禍。層見迭出。始則各國使館被圍。繼則各國兵隊。紛集京中。隨至

乘輿播遷遠地。試憶此事未出以前。若語人曰。數月後當有此事。誰其信之。今者 朝廷始知左右諸王大臣之縱庇拳匪。妄啓禍端。是以一面將該王大臣等照中國例。交各該衙門嚴議。一面派本大臣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俾得迅速開議和局。以了此事。惟應與議者並非一國。且應議之事。各國又有不同。加以事出非常。應議一切。種種較難。再四思維。不若先將其事之綱領。與與議各國會定通行之專約。後將其事之詳細。按照各國情形。各定分約。此外俟通商條約應否改定。均已辦妥。再將約內關繫各省應行事宜。另定善後章程。以期彼此獲益。永無窒碍。茲將先議之通行專約。特擬底稿。附送查閱。以便各國大臣會閱。並請將中國現在如何辦法各情形。電達貴國外部。俾期速將應辦之事。早日完結。除將擬稿附送。並鈔錄分送各國大臣查閱外。合卽照會。爲此照會貴大臣。請

煩查照可也。通行再約擬底。現在數月內。節節出意外之變。

皇上心甚愁悶。是以特派本親王回京。面陳此意。並與本大臣以全權便宜行事。俾商議一切。先將後開之條款。作爲各國會同與中國定立專約之底稿。一。圍攻使館。極犯萬國公法要條。爲各國萬不准行之事。中國自認此次大誤。許以後必不至再有如此之事。一。所有此次應行賠補之各事各款。中國自應認賠。一面由各國分派人員。查明開單送交。再行酌定商辦。一。日後貿易交涉一切事宜。應由各國擇定如何辦理。或照舊約。或另立專條。將舊約畧爲增改。或將舊約全行作廢。另議新約。均可。卽由中國照行。復將善後章程。分別酌定辦理。一。此次所定之專約。係中國與各國通行之大綱領。俟此大綱領定妥後。各國大臣在總署各處所加之封條。均可起去。一。面由辦交涉之各大臣照舊赴署辦公。此外另應由各國將此事之詳細。與中國分定某國之分約。次第妥議。俟應賠之各事各款。全行辦妥。或定有如何辦理之法。卽由各國陸續退兵。一。此次各國派兵。專爲保護使臣起

見並無他意。現既彼此開議和約。各國先行停戰。再第四條內之各國分約。與第三條內之各國通商條約。各歸各辦。至專約首頁。各國銜名次序。應如何書寫列定一切。即可於會議時面定。

隨文信函底稿 逕啟者。開議一事。本王大臣。本日已備文照會貴領袖大臣。並分行各國大臣在案。茲擬於本月二十七日兩點鐘。面商一切。應請貴領袖大臣轉知各國。請其屆時同臨貴署。或請貴大臣等移玉亮鵠廠總理衙門公所。齊集會晤。卽請示覆。以期兩便。專此佈達。順頌日祉。光緒二十六年九月日。 閏八月十四日。

皇上有添派榮祿爲議和大臣。會同辦理。並准便宜行事之諭。各公使聞之。因榮祿密遣董福祥。瞰攻使館。故不樂與之議約。李相得信。婉曲其詞。奏請以榮相暫住行在。不來京師。故未與議。其一切約款。經慶王李相。累月磋磨。始定大綱十二款如下。

第一款 原任德國克大臣被害一事。欽派親王。專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國

皇帝國家慚悔之意。遇害處所。樹立銘誌之碑。與克大臣品級相配。用辣丁德華各文。列叙中國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

第二款 一。西歷九月二十五日。即中歷閏八月初二日。

上諭內及日後各國駐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須照應得之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以蔽其辜。二。諸國人民。被戕害凌虐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等考試。

第三款 因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中國國家。必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國政府。

第四款 中國國家。須在各國墳塋。曾遭汙毒發掘之處。建立銘碑。以昭滌垢雪侮之意。

第五款 運進中國之軍火。暨專爲製造各種軍火之各種器料。照諸國前定新章。仍不准運入中國。

第六款 一。凡有各國各會各人等。以及爲他國執事之中國人民。因近來各事。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二。中國國家。須籌定各國所能允從之理財辦法。以爲擔保如何賠補。

以上所開虧損。以及如何措還國家借款之地。

第七款 各國分應自主常駐兵隊。保衛使館。並將使館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概不准在界內居住。

第八款 京師至海道。須留出來往暢行通道。故與其有礙之大沽礮臺。一律削平。

第九款 爲京師至海道暢通。不使有斷絕之虞。由諸國分應自主。酌定數處。備兵駐守。

第十款 一中國國家。務須在各府廳州縣。將聲明上開兩端之諭旨。張貼兩年。俾眾周知。且永禁

軍民人等。入仇視諸國各會。違者問死。至開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殺害凌虐各國人之城鎮。停止各

項考試。亦在此列。二中國

皇帝。務頒諭旨一道。通行布告。以各省督撫文武大吏。及有司官。於所屬境內。皆有保持平安之責。如復肇傷害他國人民之亂。再有違約之行。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官員。卽行革職。永不叙

用。亦不得借端開脫。別給獎叙。

第十一欸。凡通商行船各約。以及關乎通商各地事宜。各國以修改爲有益者。中國認與商議更改。

第十二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必須革故更新。及諸國欽差大臣。覲見中國

皇帝禮節。亦應一律更改。其如何變通之處。由諸國酌定。中國照允施行。以上各欸。若非中國國家允從。足適各國之意。各本大臣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之望。各國欽使銜名按照泰西字母次第畫押。西歷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日。華歷庚子年十月二十九日。右和議大綱十二欸。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卽西歷去年十二月二十四號。由北京領袖欽使。日斯巴尼亞國葛欽使。會同各國欽使面交中國全權大臣慶王李相。計英俄德法四國文字各一分。配以漢字譯文一分。右錄即係配譯

華并聲明以法文爲憑。慶王李相准卽電奏行在。并分電會同議和大臣劉張兩督。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慶親王李鴻章電奏。並條約均悉。曷勝感慨。值此時局艱危。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大綱十二條款。應卽照准。其餘詳目。仍應竭力磋磨。該親王等務當勉爲其難。惟力是視。以期挽回全局。欽此。

初七日。又奉

上諭。本年夏間。拳匪搆亂。開釁友邦。朕奉

慈駕西巡。京師雲擾。迭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款。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款。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能不爲爾天下臣民明諭之。此次拳教之禍。不知者或疑國家縱庇匪徒。激成大變。殊不知五六月間。屢詔勦拳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可如何。既苦禁諭之俱窮。復恐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

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謝。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瞶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鎗林礮雨中。倉皇西狩。是

慈躬驚險。宗社阽危。闐闐成墟。衣冠墳壑。莫非匪拳所致。朝廷其尙護庇耶。夫拳匪之亂。與信拳匪者之倡亂。均非無因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由來已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官無持平辦法。民教之怨。愈結愈深。拳匪乘機。浸成大釁。皆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一朝驟發。不可遏抑。是則地方官之咎也。涇涇拳匪。旣已焚堂毀路。急派直隸練軍彈壓。乃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恃仇教之說。不擾鄉里。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該匪妖言邪說。煽誘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謬無知。平時嫉外洋之強。而不知自量。惑於妖妄。詫爲神奇。於是各邸習拳矣。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三數人倡之於上。千萬人和之於下。朕與

皇太后方力持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之議。特命剛毅前往諭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數萬亂民。膽敢紅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我

皇太后垂簾訓政。將四十年。朕躬仰承

慈誨。夙昔睦鄰保教。何等懷柔。而況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當此之時。首禍諸人叫囂隳突。匪黨紛擾。患在肘腋。朕奉

慈聖。既有法不及眾之憂。浸成尾大不掉之勢。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則首禍王大臣之罪也。然當使館被圍之際。屢次諭令總理衙門大臣前往禁止攻擊。並至各館會晤慰問。乃因鎗礮互施。竟至無人敢往。紛紜擾攘。莫可究詰。然使火轟水灌。豈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禍者。實由朝廷極力維持。是以酒果冰瓜。聯翩致送。無非朕躬仰體

慈懷。惟我與國應識此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

思慚憤交集。惟各國既定和局。自不致強人所難。著奕劻李鴻章於細訂約章時。婉商力辦。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爲重。當視我力之所能。以期其議之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當京師擾亂之時。曾諭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可同時開釁。東南之所以明訂約章。極力保護者。悉由遵奉諭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爲辭。究之臨事張皇。一無可恃。又不悉朝廷事處萬難。但執一偏之見。責難君父。試思乘輿出走。風鶴驚心。昌平宣化間。朕侍

皇太后素衣將做。荳粥難求。困苦飢寒。不如氓庶。不知爲人臣者。亦嘗念及愛辱之義否。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爲此言。並非追既往之愆尤。實欲儆將來之玩泄。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誥誡。臥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卽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持。今又構此奇變。益貧益弱。不

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述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欸。仍當深恤民艱。保薦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內觀心術。綜其大要。無過祛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著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卽天心國脈之轉機。應卽遵照初十日諭旨。妥速議奏。實力舉行。此則中外各大臣所當國而忘家。正已率屬者也。朕受

皇太后劬勞訓養垂三十年。一旦顛危至此。仰思宗廟之震驚。北望京師之殘毀。士大夫之流離者數千家。兵民之傷死者數十萬。自責不暇。何忍責人。所以諄諄誥諭者。則以振作之與因循。爲興衰所由判。切實之與敷衍。卽強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已屢次剴切申諭。中外各大臣其各凜遵訓誡。激發忠忱。深念殷憂啟聖之言。勿忘盡瘁鞠躬之誼。朕與

皇太后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奕劻李鴻章具奏。各國議定滋事地方。停止各文武考試五年一摺。據稱順天太原鄉試。仍

應停止。其單開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太寧縣。河津縣。山陰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陽州。蒲州。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之南陽府。河南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之衢州府。直隸省之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肥鄉縣。新城縣。通州。武邑縣。景州。灤州縣。東三省之盛京。甲子廠。連山。于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之寧羌州。江西省之鄱陽縣。湖南省之衡州府等處。均應停止文武考試五年。着各該省督撫學政遵照辦理。出示曉諭。欽此。

會議賠款

辛丑三月初一日申刻。徐星使壽朋。那侍郎桐。周方伯馥。同至德館。晤法使畢君。德使穆君。英使薩君。日本使小村君。由聯芳傳語。畢曰今日請三位來。係爲賠款事。究竟中國每年可能攤還若干。徐曰請問各國共索賠款若干。畢曰賠款截至西七月初一止。共計銀四萬五千萬兩。徐曰中國財力不足。各國既有顧全交情之意。應懇將賠款數目減少。畢曰此數各國並不多索。但所虧之數。必須索償。將來或多幾日。少幾日。仍須核算。此數不過約計。今日係專爲要知中國有若干款項。可以作抵。徐曰中國近年庫帑入不敷出。各位諒已盡知。我想海關進口貨稅。原定稅則時與現在磅價。貴賤懸殊。中國受虧甚多。前年曾經議辦加稅。若各位再肯商辦。將進口貨稅。核計磅價增訂。商人仍可將多出之數。加入貨價之內。於洋商無所虧損。而中國辦理賠款。大有裨益。畢曰我等亦會議及。似屬可行。計中國每年約可多得銀一千萬兩以上。中國常關稅。每年共得銀若

干。徐曰如交稅務司徵收。每年約可得銀四五百萬兩。畢曰果能交給稅務司否。徐曰常關多歸海關道管。與海關相連。可交稅務司代征。畢曰洋貨進口加稅。及常關稅歸稅司代征作抵。我等皆以爲然。但所差尙多。徐曰請問各國之意。可緩至若干年攤還。畢曰攤還年分。暫且慢說。須攷究再有何款。可以作抵。聞中國鹽課爲大宗入款。如能變通辦法。更可多得。然否。徐曰鹽法變通甚難。畢曰鹽款每年若干。徐曰鹽課鹽釐每年收數。共約一千三百萬兩。已有宜昌鄂岸皖岸三處。抵還洋債。共應除銀一百八十萬兩。又長蘆每年銷鹽五十萬引。自去年亂後。洋兵將鹽任意銷運。聞逾二百萬引之多。以後三年。蘆鹽無從行銷。國課從何征納。故以現在而論。鹽課鹽釐兩項。每年只可作一千萬兩算。畢曰然則此款可抵一千萬矣。徐曰不然。我中國有若干應用要款。皆取給於此。只可挪出四百萬作抵。畢曰聞漕糧改辦法。每年可餘銀七百萬兩。徐曰所謂改辦法。是折漕之說也。然卽改收折色。斷不能餘七百萬之多。畢曰每年約運漕米若干。

徐曰約一百二三十萬石。畢曰南省米價若干運脚若干。徐曰米一石約價銀四兩。運脚約二兩。若改折。只省去運脚。不過餘銀二百萬兩。商人運米至京。售費亦必少沾餘利。不能照南省原價也。畢曰河運米若干。載脚若干。徐曰河運米近年不過十萬石。運脚較海運爲輕。薩曰中國運米不得法。故米到京。多霉壞。每石僅值銀一兩。若交外國輪船包運。所費運脚無多。而米可不壞。並可省出運費。湊抵賠款。徐曰漕運改章。只可令民間改交現銀。若僅止由上海至天津。交洋輪包運。則上海仍須設局收兌。天津仍須設局收兌。用駁船運至通州。又須在通驗收。轉運京倉。豈能湊抵賠款耶。薩曰海運漕全改折收。究可餘幾百萬。徐曰前已算過。不過餘二百萬。且改折甚難。緣有漕州縣。百姓交米使水。攪穀攪土。頗有取巧。倉米之壞。固不盡因在船在倉霉變之故。若改收折銀。百姓必至吃虧怨望。非善政也。薩曰京城進出貨。每年收稅銀若干。徐曰崇文門向來只收進城貨稅。其出城之貨例不征稅。每年約收銀七十萬兩左右。爲數無多。各口常關。旣擬改歸

稅司征收。留此崇文門一處。亦爲中國畧存體面。似可不必算入抵款之內。薩曰准海關加進口稅。約每年總可多六百萬。徐曰洋貨肯允加稅。深感各位美意。畢曰總理衙門所設之同文館。及出使各國人員。所需經費。皆取給于海關稅項。似可改由他處籌付。徐曰同文館費用無着。出使經費實無他款可籌。斷無因賠稅不敷。將使館撤銷之理。畢曰學堂本係應設。若因此賠款。致截減出使人員。亦非各國所願。此節可不論矣。聞截減旗餉每年約可省三百萬兩。徐曰旂餉截減甚難。卽能截減。而每年須付賠款。因而缺用甚多。此項節省之銀。亦只可爲自己補虧之用矣。畢曰水陸軍餉項。每年可省若干。徐曰水陸軍不無可省。但難豫定確數。且截減之款。究屬空名。似可不必指明款目。但酌定每年攤還若干。除鹽課常稅及洋貨加稅。其不敷之數。由中國設法解足可矣。畢曰每年究能攤還若干。徐曰多至一千五百萬兩。畢乃持洋筆算之。左右顧美德使而言曰。如此須六十年。爲期太遠。能三十年攤還更好。徐曰一年三千萬。斷不能籌。畢曰洋

稅增至值百抽十。每年約可多收若干。徐曰當可至千萬以外。畢曰如此則一年三千萬。不爲難矣。徐曰洋稅雖約計可增至千萬。但貨物銷數。本自無常。若豫算數多。屆時不足。將如之何。不如每年只按六七百萬兩計算。屆時如逾此數。亦可將下次應解之款。提前早解。較爲簡易。畢曰人丁稅可辦否。如每人每年征銀五分。即可得銀二千萬兩。徐曰從前本有丁稅。後來併入地糧。是以田畝賦課。名爲地丁錢糧。若再按丁抽稅。是重征矣。薩曰地畝亦可加稅。徐曰各省土地。多有瘠薄之處。所獲本屬不豐。若再加征。貧民更多苦累。地方難期安靜矣。薩曰然則辦房捐如何。徐曰房捐從前亦有省分辦過。總未辦成。因一經收捐。其店家則歇業罷市。其居民則訴屈呼冤。地方官無如之何。故此事甚不易辦也。薩曰聞土藥較洋藥多至三倍。如每担徵銀六十兩。可得一千餘萬。徐曰土藥出產處。多散在內地。並無扼要稽征之處。若稅釐太重。偷漏更多。恐無實濟。薩曰印花稅似可行。徐曰此事亦曾籌度。似只可於通商口岸。先行試辦。因通商口岸。風氣

畧開。商民或肯遵行。若內地居民。習故蹈常。視印花爲無用。如派差隨時隨地稽察。徒爲差役開索擾之門。於國課恐毫無裨益也。畢曰請問賠款如何償法。將分年攤還乎。抑借債總付乎。徐曰借債甚難。能寬定年期攤還最妙。若內有一二國願得現銀。各位爲難。則請代爲公保。借債亦無不可。應請各位酌之。畢曰是否託肯行緩期之國。代爲借債。徐曰不敢指定。必須肯行緩期之國。代爲借債。我想其急需現銀者。必不肯代爲借債。又想現在應得賠償巨款者。均係富國。亦不至急需現銀。故莫若寬定年限。容中國攤還爲妙也。畢曰願攤還。不願借債。固是何意。徐曰願攤還。不願借債者。因各國既重友誼。不必爲借債。再獨承一二國之情。且銀若由一國借出。款數既鉅。必不肯多寬年限。故不若分欠各國之爲妙也。言至此爲時已晚。主人出茶點餉客。後辭歸。

議定約章

大德○國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奧○國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齊幹。

大比○國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姚士登。大日○國欽差駐紮中華全權大臣葛絡幹。

大美國欽差特辦議和事宜。全權大臣柔克義。大法○國欽差全權大臣駐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

事務。便宜行事鮑渥。大英○國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薩道義。大義○國欽差駐紮中國世襲侯

爵薩爾瓦格。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大和○國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

臣克羅伯。大俄○國欽命全權大臣內廷大夫格爾思。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

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部堂一等肅毅伯李鴻章。今日會同聲明核定。大清按中歷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

開各款當經大清國

大皇帝於中歷是年十一月初六日降 旨全行照允。足適諸國之意妥辦。

第一款。一。大德國欽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事。前於中歷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諭旨派醇親王載灃爲頭等專使大臣赴 大德國 大皇帝前代表 大清國

大皇帝暨國家惋惜之意。醇親王遵 旨於中歷本年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國國家

業已聲明。在遇害處所。豎立銘志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歷叙 大清國

大皇帝惋惜凶事之 旨。書以辣丁德漢各文。前於中歷本年六月初七日。經 大清國欽差全權大

臣文致 大德國欽差全權大臣。現於遇害處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滿街衢。已於中歷本年六月初

七日興工。

第二款。一。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將中歷上年臘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二等日。

先後降 旨。所定罪名開列於後。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均定斬監候罪名。又約定如



凱 世 袁

皇上以爲應加恩。貸其一死。卽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減免。莊親王載勛。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尙書剛毅。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奪原官。卽行革職。又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聯元。太常侍卿袁昶。因上年力駁殊悖諸國義法極惡之罪被害。至中歷上年臘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開復原官。以示昭雪。莊親王載勛已於中歷本年正月初三日。英年趙舒翹已於初六日。均自盡。毓賢已於初四日。啟秀徐承煜已於初八日均正法。又中歷上年臘月二十五日

上諭將甘肅提督董福祥革職。俟應得罪名。定讞懲辦。中歷本年三月十一日。四月十七日。七月初六日。先後降旨。將上年夏間兇慘案內。所有承認獲咎之各外省官員。分別懲辦。二。

上諭將諸國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

第三款。因大日本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國

大皇帝從優榮之典。已於中歷本年五月初三日。降 旨簡派戶部侍郎那桐。爲專使大臣。赴 大日

本國 大皇帝前代表 大清國

大皇帝。及國家惋惜之意。

第四款。大清國國家允定。在於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已與諸國全權大臣會同商定。其碑由各該國使臣督建。並由中國國家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外省每處五千兩。此項銀兩業已付清。茲將建碑之墳塋。開列清單。附後付十件。

第五款。大清國國家允定。不准將軍火暨專爲製造軍火各種器料入境內。已於中歷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四日降 旨。禁止進口二年。嗣後如諸國以爲有仍應續禁之處。不可運入中國。降 旨將二年之限續展。

第六款。大清國

大皇帝允定。付諸國償款。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此係中歷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條款內第二款所載之各國各會各人。及中國人民之賠償總數。甲。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爲金款。此市價按諸國各金錢之價易金如左。海關銀一兩。卽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奧國三克勒尼五九五。美國一圓零七四二。法國三佛郎克五。英國三先零。日本一圓四零七。和國一福祿零七九六。俄國一魯布四一二。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釐正。本由中國分三十九年。按後附之各章清還本息。用金付給。或按應還日期之市價。易金付給還本。於一千九百二年正月一日起。四十年年終止。還本各款應按每屆一年付還。初次定於一千九百三年正月一日。付還利息。由一千九百一年七月一日起算。惟大清國國家。亦可將所欠首六個月。至一千九百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二年正月一日起。於三年內付還。但所展息款之利。亦應按年四釐付清。又利息每屆六個月付給。初次定於一千九百二年七月一日付給。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辦理。如後

諸國各派銀行董事一名。會同將所有。由該管中國官付給之本利總數。收存分給有干涉者。該銀行出付回執。丙。由中國國家將全數保票一紙。交駐京諸國領銜欽差手內。此保票以後分作零票。每票各由中國特派官員畫押。此節以及發票一切事宜。應由以上所述之銀行董事。各遵本國飭令而行。丁。付還保票財源各進款。應每月給銀行董事收成。戊。所定承擔保票之財源。開列於後。

一。新關各進款。俟前已作爲擔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給後餘剩者。又進口貨稅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將所增之數。加之所有向例進口免稅各貨。除外國運來之米。及各雜色糧麵。並金銀以及金銀錢外。均應列入切實值百抽五貨內。

二。所有常關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管理。

三。所有鹽政各進項。除歸還泰西借款一宗外。餘剩一併歸入。至進口貨稅。增至切實值百抽五。諸國現允可行。惟須二端。

一。將現在照估價抽收。進口各稅。凡能改者。皆當急速改爲按件抽稅幾何。改辦一層。如後作爲估算貨價之基。應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年卸貨時。各貨牽算價

值乃開除進口稅。及雜費總數之市價。其未改以前。各該稅仍照估價征收。二。北河黃浦兩水路。均應改善。中國國家極應撥款相助。增稅一層。俟此條款畫押日兩個月後。即行開辦。除此畫押日期後。至遲十日已在途間之貨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館界線於附件之圖上標明。如後附件十四。東面之線。係崇文門大街。圖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圖上係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線。西面圖上係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線。南面圖上係十二一等字之線。此線循城牆南址隨城垛而畫。按照中歷光緒二十六年冬月二十六日內。後附之條。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

第八款。大清國國家應允。將大沽礮臺。及有碍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礮臺。一律削平。現已設法照辦。

第九款。按照中歷光緒二十六年冬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

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防之處。係黃村。耶坊。楊村。

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塘山。灤州。昌黎。秦王島。山海關。

第十款。大清國國家允定兩年之久。在各府廳州縣。將以後所述之

上諭。頒行布告。一。中歷上年臘月十三日

上諭。永禁或設或入與諸國仇敵之會。違者皆斬。二。中歷本年七月初六日

上諭。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懲辦之處。均一一載明。三。中歷本年某月日

上諭。諸國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鎮。停止文武考試。四。上年十二月十三日

上諭。各省督撫。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於所屬境內。均有保平安之責。如復滋傷害諸國人民之事。或再有違約之行。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之員。卽行革職。永不叙用。亦不得開脫。別給獎叙。以上諭旨。現於中國全境漸次張貼。

第十一款。大清國國家允定。將通商行船各條約內。諸國視爲應行商改之處。及有關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議商以期妥善。現按照第六款賠償事宜。約定中國國家應允襄辦改善北河黃浦兩水路。其襄辦各節如左。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會同中國國家所興各工。盡由諸國派員興修。一俟天津交還之後。即可由中國國家派員與諸國所派之員會辦。中國國家應付海關銀。每年六萬兩以成其工。二。現設立黃浦河道局。經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及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預估後二十年該局各工。及經管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國家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該局員差並權貴進款之詳細各節。皆於後附文件內列明。

第十二款。中歷本年六月初九日降旨。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諸國酌定。改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此

上諭內已簡派外務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變通諸國欽差大臣覲見禮節。均已商定。由中國全權大臣屢次照會在案。此照會在後附之節畧內述明。茲特爲議明以上所述各語。及後附諸國全權大臣所發之文牘。均以法文爲憑。大清國國家旣如此。按以上所有中歷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內各款。足適諸國之意妥辦。則中國願將一千九百年夏間變亂所生之局勢完結。諸國亦照允隨行。是以諸國全權大臣奉各本國政府之命。代爲聲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館兵隊外。諸國兵隊卽於中歷本年 月 日全由京城撤退。並除第九款所述各處外。亦於中歷本年 月 日由直隸撤退。今將以上條款。繕定同文十二分。均由諸國全權大臣畫押。諸國全權大臣各存一分。中國全權大臣收存一分。光緒二十七年 月 日在北京定立。已上皆譯稿。約中細目甚多。茲不備錄。

諸國欽差駐紮京師全權大臣爲出示曉諭事。照得上年春夏之間。中國北方各省釀成大亂。拳匪

亂兵造極惡之罪。大悖仁義之道。爲伊古所未有。五月十五日大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慘遭殺害。五月二十四日大德國欽差全權大臣。因事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時。途次被戕。京都各國使館。自是日起直至七月二十日止。同被圍困攻擊。天津各國租界亦被大礮猛攻二旬之久。又被亂兵拳匪屢次撲戰。京津兩處各國人民被害者殊多。財產毀損亦復不少。此外山西等處。各國人民半係傳教之士。亦多慘酷斃命。泰西墳地被侮兼遭掘挖。拋棄屍骨。不可勝數。各國政府驟聞凶信。立即派軍航海彈壓亂情。保護臣民。兼懲罪犯。大沽礮臺京津保定各城。及鎮市等多處。均被聯軍攻破。且與亂兵拳匪屢次開仗。兵拳無不敗北。搜顯戮者不下數千。餘黨遁出直境以外。其干涉謀害西人之王大臣等。均經從重擬罪。其中數人。已照中國

皇帝嚴旨正法。外省各等官員。皆按其應得之咎。予以懲處。各國均獲重大按理之賠款。且戕害苛虐泰西人之地。均停文武考試五年。凡懲辦者。既已懲辦。中國亦甚爲惋惜。將諸國所索各端。慨然應

許。則睦誼重敦。聯軍漸次撤退。惟諸國分應常留兵隊。分保使館。京師至海之通道。由諸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無斷絕之虞。所有與通道有碍之大沽等礮臺。皆須一律拆平。以上各端。由諸國全權大臣出示宣布。俾爾中國士民人等。於聯軍來去情形。無不家喻戶曉。洞悉靡遺。中國官民鑒此前車。慎厥將來。免蹈日後再有復燃之禍。尤爲至要。切切特示。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卽大清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中俄新約

大清國

大皇帝與大俄國大皇帝願將於華歷光緒二十六年即俄歷一千九百年在中國生出之變亂。所傷鄰交。復行敦固。茲爲商議東三省各事。大清國

大皇帝特派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軍機大臣文淵閣大學士。外務部會辦大臣王爲全權大臣。臣便宜行事。大俄國大皇帝特派駐華全權大臣正參政大臣雷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該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權諭旨查核。均屬妥協會同議定條款。開列於後。

第一條。大俄國大皇帝願彰明與大清國

大皇帝和睦。及交誼之新證據。而不願由東三省與俄國交界各處。開仗攻打。俄國安分鄉民各情。允在東三省各地。歸復中國權勢。並將該地方。一如俄軍未經佔據以前。仍歸中國版圖。及中國官治

理。

第二條。大清國國家。今自接收東三省自行治理之際。申明與華俄銀行。於華歷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卽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立合同年限。及各條款實力遵守。並按照該合同第五款。承認極力保護鐵路。暨在該鐵路職事各人。並分應保護在東三省所有俄國所屬各人。及該人各事業。大俄國國家因有 大清國國家所認以上各情。如果再無變亂。並他國之舉動。亦無牽制。卽將東三省俄國所駐各軍繼續撤退。其如何撤退。開列於後。中俄簽字畫押後。限六箇月撤退盛京西南段至遼河所駐各軍。並將各鐵路交還中國。再六箇月撤退盛京其餘各段之官軍。暨吉林省內官軍。再六箇月撤退其餘黑龍江省所駐俄國各官軍。

第三條。大清國國家暨 大俄國國家爲免華歷光緒二十六年。卽俄歷一千九百年變亂。後來再行復熾。且此變亂。皆屬中國駐紮於俄國交界各省之官兵所爲。今令各將軍。與俄國官兵會同籌

定。俄兵未退之際。駐紮東三省中國兵隊之數目。及駐紮處所。中國允認除將軍與俄國兵官籌定。必須敷剿辦賊匪彈壓地方之兵數。中國不別添練兵。惟在俄國各軍全行撤退後。仍由中國酌核。東三省所駐兵數。應添應減。隨時咨照俄國國家。蓋因中國如在各該省各養兵隊。俄國在交界各處。不免加添兵隊以致兩國無益。而加增養兵各費也。至於東三省安設巡捕。及綏靖地方等事。除指給中國東省鐵路公司各地段外。各省將軍教練專用中國馬步捕隊。以充巡捕之職。

第四條。大俄國國家允准。將自俄歷一千九百九月底。即華歷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間。被俄兵所佔據。並保護之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鐵路交還本主。大清國國家允許。一。設有應行保護該鐵路情形。則專責成中國保護。毋庸諸他國保護修養。並不可准他國佔據俄國所退各地。二。修完並養各該鐵路各節。必確照俄國與英國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即華歷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所定和約。及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華歷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二十五日。與公司所立。修該鐵路各欸合同辦理。日後該公司應遵照所出各結。不得佔據。或藉端經理山海關營口新民廳鐵路。三。日後在東三省南段續修鐵路。或修枝路。並或在營口建造橋梁。遷移鐵路盡頭等事。應彼此商辦。四。應將大俄國國家。交還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鐵路。所有重修。及養路各費。由中國國家與俄國國家商酌賠償俄國。因此項未入大賠欸內。兩國從前所定條約。未將此約更改之欸。仍照舊行。此約自兩國全權大臣彼此簽押蓋印之日起施行。並御筆批准。本限於三個月內。在聖彼得堡互換。茲兩國全權大臣。將此約備漢俄法三國文字各二分。畫押蓋印。卽以昭信守。三國文字校對相符。辨解之時。以法文爲本。訂於北京。繕就二分。華歷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三點鐘。慶親王王文韶那桐聯芳瑞良顧肇新樸壽塔克什納。在外部會俄國欽差雷薩爾。繙譯柯里索福。彼此畫押蓋印。各執一分。三月初五奉

上諭奕劻李鴻章電奏。各國索銀四百五十兆兩各情。仍飭商寬則議減分年攤還。此次償欸爲數過

巨。自應分飭各督撫合力通籌。各省庫欸支絀。朝廷固所深知。然當事處萬難。必須竭力籌措。確有指抵之欸。庶不致各國藉口。侵我自主之利權。著各省通盤覈計。將一切可省之費。極力裁節。至地丁漕折鹽課釐金等項。更當剔除中飽。涓滴歸公。此外應如何設法之處。亦須悉心籌度。不遺餘力。以期湊集抵償。該督撫等受恩深重。其各激發天良。力維大局。不得以無欸可籌。稍存諉卸。現在欸議漸將就緒。爲期甚迫。著卽將籌定情形。迅速電奏。欽此。

國書

大俄國 大皇帝敬問 大清國

大皇帝好。頃由貴國出使大臣惠來賜書。詞意摯而且實。恰獲我心。此次貴國內亂。敝國一切辦理。重顧邦交。已在知己洞鑒之中。敝國會明白宣布。此後辦東方事件。不變宗旨。要唯不外保我邦之自主。現

大皇帝賜書中。深明此意。謹當申謝。唯無稽謠傳。謂滿洲之事。改變初議。有惑聖明。雖深以爲異。然實大不然。各統領所奉訓條。一如敝國屢次聲明之語。敝國政府與貴國全權大臣商議各項。正欲尋二百餘年之鄰好。愈見加篤。並不欲稍礙

大皇帝主權。且急欲以滿洲全歸貴國吏治。一切悉照俄兵未據以前辦理。唯詳細情節。自應訂明。以便貴國官吏次第復舊。免再滋變。擾我邊疆。以上情節。此次均應訂明。發給訓條於貴國全權大臣。務

使所商之事。易於成功。實爲貴國大有裨益之舉。速見施行。是所至盼。貴國經此事變。恢復舊規。永保太平。兩國歷久不渝之交誼。益加堅固。不勝厚望之至。惟

大皇帝鑒諸。

大清國 大皇帝敬問 大俄國 大皇帝好。昨得還書仁人之言。大君之度。具形楮墨。慚感實深。嗣

由楊儒遞到東三省約章十二條。逐細尋譯。似中國主權。尙未能保全無礙。大皇帝書云。不欲稍礙

主權。一切悉照俄未駐兵以前辦理。惟詳細情節。自應訂明。免再滋變。斯言也。光同日月。誓等河山。今

十二條所擬。似不盡照未據以前辦理。蓋國書大君之言也。約章廷臣所議也。夫思患預防者。謀臣之

忠。而恤鄰仗義者。大君之仁。倣國東三省業已失守。仍以見還。朕圖報不遑。但可勉從。何忍違異。無如

東三省主權一失。各國皆從而生心。中國將無以自立。大皇帝欲力固和局。而尙不免各國藉口紛

爭。度必不忍出此也。況來書所云。仁至義盡。倣國自度如天之福。大國必昭大信之言。前此之衅。曾知

過矣。今日之事。惟大國實保全之。已飭倣國全權大臣楊儒。與貴國詳加酌議。謹再致書。道達苦衷。惟大皇帝始終玉成。朕與億萬臣民同深感幸矣。

回鑾誌盛

兩宮在太原時。李鴻章入京議和。各國使臣。卽有請

皇上回京主議之說。李相以告。

皇上頗肯允從。惟

太后之意不然。旣而南省督撫亦力請 回鑾。

太后爲之猶豫。鹿傳霖奏言北京萬分危險。西安去海遙遠。洋兵萬不能到。因請入陝。當以此計爲萬全。

太后然之。遂於閏八月初八日啟鑾西幸。迨和議允協。列國撤兵。內外大臣奏請 回鑾。茲以翰林院

侍講學士惲毓鼎一疏錄左。

奏爲籲請 回鑾。以定大計。而安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見近來和約已成。洋兵將撤。京師雖遭

兵火。苟有以善其後。未嘗不可奠。鼎祚而卜靈長。惟回鑾日期。至今尚未宣示。官商士庶。喁喁西望。日盼。鑾輅之早還。我

皇太后

皇上一日不還。大局一日不定。卽宗社一日不安。舉凡政教號令。亦一日不能歸一。此誠今日之要務。中興之轉機也。況又翠華西巡。瞬將一載。上瞻陵廟。下顧臣民。度我

皇太后

皇上仁孝之心。必有不忍翫置者。議者必謂北方危險。車駕未可輕還。夫處君父於患難之中。聖心固有不安。臣心亦何忍輕議。惟熟籌今日時勢。我

皇太后

皇上萬不能不還。還之後亦萬無意外之慮。如必欲昭慎重則暫移蹕。卽封。體察情形。再行北上。西安

災歉糧運艱難。萬乘久居。誠非便利。開封控制較便。儲峙較豐。趁此春和。從容就道。似亦萬全之策也。伏乞 獨申宸斷。宣示啟蹕日期。外消敵人覬覦之心。內慰薄海瞻依之慕。臣馳心 行在。寤寐難安。謹瀝膽上陳。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北京滿漢大小官紳致敬止齋尙書公函如下

大冢宰大人閣下。竊聞 廷旨召公前赴 行在。詢問廻鑾事宜。都下官民。上念我

皇太后

皇上西巡半載。始慶言旋。如嬰兒之重逢慈母。莫不歡忻鼓舞。蓋關中非久安之地。古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京師則聯軍使館。互相牽制。莫敢先犯不韙。其地似危而實安。我

皇太后

皇上固已洞悉情形。無庸過慮矣。我公宗室大臣膺茲重任。自必仍以京師似危實安之故。剴切敷陳。慰慈廕而孚眾望。惟念我公到秦之日。已屆三月中旬。似宜於初次召對時。卽請宣示。啟鑒日期。昭布中外。並仰體

皇太后

皇上恤民至意。所有蹕路經過之地。屏去一切浮文。自不致多延時日。以四月初旬。鑾輅首途。天氣既極清和。道路亦無水潦。庶

慈輿安而聖心益安。若遲至端節以後始抵都門。則計時已逾夏至。炎蒸暑雨皆非所以保衛皇太后

皇上聖躬。如欲待至秋涼。則大局關係非輕。聖明亦決不出此。某等私心過計。所願早定。迴鑾日

期者此也。惟望我公竭智盡忠。無疑無貳。以慰臣民等思慕

皇太后

皇上之心。卽以體

皇太后

皇上思慕 祖宗 陵廟之心。某等孺慕微忱。私相籌慮。意見皆同。用敢合詞上言。伏祈鈞鑒。子宣。

北京商民公遞敬止齋尙書稟牘

爲呈請據情奏懇 迴鑾事。竊商民等皆在北京經商。近聞 行在諭令大人前往。詢問 回鑾一切事務。並派充稽查蹕路大臣。懼忤之忱。匪言可喻。竊商等食毛踐土二百餘年。感戴

皇太后

皇上深恩。各安生業。自

兩宮西巡以後。瞻望之忱無時或釋。雖洋人入城。尙未十分擾害。全權王大臣及留京大臣辦理交涉。彼此亦無扞格。畿輔數百里內。行旅漸可通行。農民亦思耕作。而水無源則其涸立待。民非后則生業難安。是以目下官權。似有而實無。匪患此消而彼起。欲事懋遷而憂疑不定。欲力南畝而不敢還鄉。且也南漕不到。則八旗之生計日艱。京餉不來。則市面之銀根將匱。都下情形。實有

兩宮一日不 回鑾。則四民一日不能安枕者。伏思

皇太后

皇上平日痼癰在抱。方且視民如傷。豈當兵燹之餘。反置數百萬生靈於不顧。特以洋兵未退。不易登程。商民等亦何敢善自爲計。而不審慎以處 朝廷。惟默觀時局。徧采風聲。聞各國公使兵頭等人。亦深願

兩宮及早 回鑾。尙無他意。此時大人到陞。當在三月望後。

兩宮若於四月初間 啟鑾。則途次炎天暑雨。尙可無虞。此尤商民蟻忱所爲私心叩禱者也。以上情形大人必早鑒及。但商民等依戀微忱。眾口如一。街談巷議。處處皆然。惟有仰懇大人奏對時。將商民等下情奏 聞。務懇我

皇太后

皇上俯順輿情。早定 回鑾日期。商民等無任瞻 天仰 聖。迫切懇禱之至。理合具呈。伏乞大人恩准施行。謹呈。 四月初一日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兩次代遞紳民呈請回鑾稟牘。茲復據都察院聯銜陳奏。具見依戀悃忱。朕恭奉慈輿駐蹕長安。遙瞻宗社。時切愴懷。未嘗不急欲回鑾。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奕劻、李鴻章將和約迅速議結。俾洋兵早撤。以便定期回鑾。該親王等即將此旨徧諭臣民人等知之。至回鑾有期。內廷應行預備各事宜。著傳諭世續屆時先爲料理。欽此。 二十一日。又奉

上諭。上年七月以來倉猝播遷。朕侍

慈禧端佑康頤昭預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暫駐關中。瞬將經歲。睠懷宗社。時切疚心。今幸和局已定。昨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禁。本欲卽日回鑾。惟現在時令已交仲夏。天氣炎蒸。

聖母高年。極宜衛攝起居。以崇敬養。勢難於溽暑之際。跋涉長途。自應俟節候稍涼。再行啟鑾。茲擇於七月十九日。朕恭奉

慈輿。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著各該衙門先期敬謹預備。將此通諭一體咸知。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欽此。至七月初一日。忽有改期之諭。前擇七月十九日回鑾。早經降旨宣示。朕侍奉

聖母皇太后。無日不睠懷宗社。北望思歸。方擬依期啟鑾早紆

慈念。乃昨據升允奏稱。關中炎熱較上月尤甚。大雨之後泥淖彌深。懇請展期。回鑾。並代奏陝西全省紳民。籲懇俟天時涼爽。再行啟蹕。庶萬乘之重。不至冒暑遄征等語。復據松壽奏稱。本年夏令積雨

連旬。河水驟發。蹕路多被冲毀。靈寶閿鄉等處。深溝一綫之路。山水暴注。尤屬危險。泥深數尺。節節阻滯。鞏縣行宮。現因洛河漫溢。工程亦有損失。刻正設法改造。因思七月間秋熱方盛。六飛在道。實非所宜。懇恩將回鑾日期。改至八月節後。秋高氣爽。較爲安適一摺。該撫等所奏。查係實情。不能不加審慎。沿途行宮。前已有旨。力從簡畧。卽或備辦未齊。原可遷就。惟山溝險窄。積潦未退。勢難暢行。且炎陽正熾。濕熱薰蒸。

聖母高年。方資衛攝。值此憂勞靡暇。尤宜保重起居。若長途跋涉。觸暑遄行。揆諸敬養之道。朕心萬不能安。卽天下臣民之心。亦必代爲不安。再四籌維。祇得籲懇

慈恩。勉從該撫等所請。准改於八月二十四日。恭奉

慈輿啟蹕回京。所遲不過月餘。一切較爲妥慎。著卽遵照辦理。將此諭令一體知悉。各該地方官。仍屆期敬謹預備。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朕 稟承

慈訓。常以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我

聖母皇太后。平時節用愛人無微不至。自上年駐蹕關中。宮廷服御膳羞。尤無一不極從簡省。地方每日供億皆有定數。諸事撙節力祛靡費。卽此次起鑾回京。沿途行宮供張。早經傳知屏除華靡。帳褥綵緞之屬。均飭毋庸備辦。自上用以至內監人等所需車馬數目。皆開單親加裁核。極爲減少。

聖慈愛惜物力。厪念民艱。至於如此。凡爾大小臣工。更當觀感興起。各崇儉約。庶幾上下交儉。返樸還純。至將來蹕路所經一切用費。均已准撥正款。原不至擾累民間。惟修治道途等事。終恐損及農田。有勞民力。朕仰體

慈懷。深加軫卹。允宜特沛恩施。所有陝西河南直隸各地方。凡係蹕道經過之處。應徵本年錢糧。著加恩豁免。如有業經徵收者。准其留抵來年正賦。各該督撫卽飭藩司刊刻謄黃。先期頒行張貼。俾眾咸

知。務期實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巡方布澤。子惠黎元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八月二十四日。鐘鳴八下。

兩宮起鑾由南門出。陝中紳民。先在城外跪送。呈上貢傘。

皇太后飭收。賞以銀牌。鑾駕迤邐至東門。然後向東行。所經之路以紅緞爲棚。高懸燈綵。地上鋪砌平齊。鋪戶門首各懸紅燈。纍纍如聯珠。前有馬隊開道。驅逐閒人。次爲宮監百餘人。次爲御前侍衛。身穿黃馬褂。騎馬得得而行。次爲御輿數輛。中貯章奏要件。次御前頂馬衛隊。諭令百姓跪伏道左。後爲皇上之輿。以十六人舁之。以二十人扶之。

皇上著黃緞龍袍。端坐輿中。向前直視。不顧道旁。次

皇太后之輿。

太后亦著黃緞龍袍。面長白色。兩頰高聳。口闊脣厚。雙目閃閃。左右顧盼。顏色已衰老。次

皇后之輿。皇后見道旁之人。皆不安者然。次妃嬪之輿。次大阿哥之輿。然不見其人。次爲王公貝勒大學士榮祿之輿。最後有大車若干。皆從侍之人。各官行李。已先一日啟行。十月初十日。

兩宮在開封。慶賀。萬壽。計行宮五大間。上房之中間。安設一寶座。廣三尺。長二尺六寸。高二尺四寸。以黃緞爲套。坐褥甚厚。有方長靠枕二。東次間爲召見處。近憲坑上有黃緞枕墊。東套間爲太后寢室。牀上鋪黃緞被褥。不用帳幔。

皇上寢室在西。陳設如之。其餘門簾燈彩俱極輝煌。

皇太后當日食素。不用葷腥。地方官早備上用磁器二十餘桌。次者一百餘桌。平常磁器一千餘桌。茶碗帽筒燕菜碗。點心碗。四百餘桶。本定十月二十三日。

兩宮自開封啟鑾。嗣以

皇太后稍有不豫。降旨改于十一月初四日啟鑾。十四日午後四點鐘。

兩宮至順德府。前有黃轎十乘。無人在內。後有黃轎四乘。皆以四人抬之。以十二人扶之。均衣黃衣。第一係

皇上輿。第二

太后輿。第三

皇后輿。第四珍妃輿。

皇上瘦而黃。似有不豫。

太后面不甚瘦。戴滿頭花。然已衰老。一路東瞻西顧。

皇后面窄而長。年在三十許。珍妃面胖。身穿花衣。

皇后屢以銀牌。賞路旁跪迎之老人。前後護擁。均係旗兵。號衣上有滿洲字。扈駕之王公皆騎洋馬。

順德城中公館設二百餘處。尚不足用。又佔鋪戶民屋不少。駐蹕後。卽召見袁世凱。旋又召見

數員。十五日駐蹕一天。十六日起 輿北行。隨從兵丁頗形騷擾。正定官場。先接趙州行在電諭。着加備公館二百五十處。故舖戶萬分急忙。紛紛搬讓。恭親王溥偉。率領承順郡王及公爺一位乘火車到正定接

聖駕。在車站前。有彩棚一座。深廣八十一間。外邊掛五色綢之繡球。各色花綢均以黃緞爲飾。地上鋪西藏絨毯。是爲

兩宮茶點之所。御路兩旁編置紅箔。盛以清水。上有紅燈。兩邊鋪戶民宅。均掛紅綢紅燈。各差棚寫天子萬年等字樣。西南柳林鋪。御橋上木板。均已硃漆。兩邊欄杆掛繡花八仙像。另有龍旗四面。府城南城樓覆以紅綢。二十一日午後三點鐘。

聖駕到正定府。先有空黃轎七乘。過二刻餘。

鑾駕始至。前有紅旗四十柄。黃傘一柄。騎馬穿黃馬褂者八人。未穿黃馬褂者十餘人。袁宮保之兵站

立兩旁。

鑾輿以八人抬之。以八人扶之。次爲

皇太后慈駕。儀仗與

皇止同。又次爲

皇后。又後有綠轎數乘。未見何人在內。有一道士年已百餘歲。在行宮前跪迎。手獻掛麵十封。

皇后親手接之。袁宮保身佩洋刀一柄。長三尺許。穿長袍無大褂。亦無馬褂。來接。駕之王公。先在城

外恭迎。後又到行宮接。駕。正定行宮正殿五間。中爲

皇太后寢室。偏東爲

皇上所居。召見處在正殿前。共兩間。中置

皇太后寶座。東有

皇上寶座。前有龍桌一。上有玉如意一對。蘋菓一盤。百合一盤。下鋪絨毯。桌椅均以黃緞爲罩。繡有龍形。行宮前門。掛有五色綢。門皆漆硃紅金花。執事人皆穿號衣。紅心白邊。上有太差夫役字樣。共四百名。御廚在西偏門。御馬廠在舊軍營。御前他坦處在馬隊營。壽宮大他車馬在行宮東南。書房他坦在行宮南。那郡王住路南閭宅。載洵載濤住涓宅。榮中堂住隆興寺。鹿尙書住鹽店。軍機大臣公所在守備衙門。內閣公所在福榮花店。吏部大堂在魏家水溝房。袁宮保行轅在傅宅。直隸藩臺住積榮錢莊。其餘貼有某某大臣紅條者一百四十一處。官錢店七處。大差局三處。總辦均係道員。官驛草廠在府文廂後。麩料廠在府文廂前。大米白麵小米各有專廠。車馬廠五十六處。皆四面圍以草席。二十四日

兩宮乘火車北上。隆興寺亦粉飾新鮮。大庭中設有

皇太后

皇上

皇后寶座。鋪墊陳設。均從京中借來。有金塔玉佛玉鉢等珍玩。惟寺殿坍塌。故未進。

兩宮回京至前門。降輿入關帝廟。洋人在城牆上瞭望者數百名。相距不過四丈。謁廟畢入前門。至觀音庵門首。

太后降輿。經華官兩人扶掖入廟。僧人捧祭器相隨。

太后入廟五分鐘卽出。立廟門首。舉目仰望。見上有德公使及其參贊。美國護兵統領。及其夫人等。

太后舉手作揖。洋人皆答之。

太后前行數步。復作一揖。乃登輿。是時滿漢各兵及各微員均肅跪道旁。有平民數百。本在城樓後面。見洋人在彼。亦放胆出觀。計自馬家舖車站至紫禁城有四英里。均打掃潔淨。天壇先農壇中間空地。鋪以黃沙。一路居民。閉門不出。兩旁有兵看守。甚爲嚴密。初入京。大風陡起。塵沙交作。未幾卽止。

上用車共二十二輛。午刻行抵車站。旁有英奧兩國馬兵站班。華官則上自親王督撫。下至道員。約二千名。均於

皇上下車時。分跪於地。直至登輿。乃各立起。

皇太后既坐定。卽傳英國站長孚利及司機之馬芬上前。

皇上慰勞之曰。今日初次乘車。深愜朕意。皆卿等布置妥善之功。二人敬謝。車遂行。以馬隊爲前導。各官亦乘馬相從。次爲滿蒙各官。又次慰帥。身穿黃馬褂。後爲

皇上鑾輿。旁有步兵保護。

皇太后前有榮相國祿與各親王。或乘黃轎。或乘綠轎。一路華兵跪地。舉鎗致敬。道途雖不准人觀看。然華民至高處聚觀者。數以萬計。實爲從來未有之盛。美兵在宮殿對面縱觀。英兵及各武員。以奉命不准擅出。皆怏怏不平。公使未出觀者。惟英、美、法、俄四員。公使夫人無不出觀。由華官設座以待。

聞

太后早有優待洋人准其出觀之命。既入宮 召見臣工。重興百廢。

